

## 周易经传异同

宋祚胤 著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经文，共64卦，384爻；《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内容比《易经》多，一般人都把《易经》看作是算命占卦的书，因此对《易经》的解释牵强附会。本书作者认为《易经》不是算命占卦的书，而是借用算命占卦的符号形式来为周厉王复兴周王朝出谋划策的政治书。透过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论，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这种看法在海内外还是首次提出。《易经》之所以被后人当作算命占卦的书，是由于《易传》的缘故，《易传》沿袭《左传》对《易经》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提出了算命占卦的一些具体做法，那就是变爻和变卦，而这些都是《易经》中根本没有的。宋先生对《易经》和《易传》的同与不同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并且是结合卦象进行，特别是详细地叙说了《易传》到底是怎样利用《易经》进行算命占卦的，解开了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解开的谜。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后，对全面了解《周易》，对用《周易》算卦的原委都会清清楚楚，而且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本书有《易经》《易传》原文，并进行了适当的翻译。

## 目 录

自序.....	1
乾第一.....	1
坤第二 .....	13
屯第三 .....	21
蒙第四 .....	26
需第五 .....	31
讼第六 .....	35
师第七 .....	40
比第八 .....	44
小畜第九 .....	50
履第十 .....	55
泰第十一 .....	60
否第十二 .....	65
同人第十三 .....	69
大有第十四 .....	73
谦第十五 .....	77
豫第十六 .....	81
随第十七 .....	85
蛊第十八 .....	89
临第十九 .....	93
观第二十 .....	97
噬嗑第二十一.....	102
贲第二十二.....	107

剥第二十三	111
复第二十四	115
无妄第二十五	120
大畜第二十六	124
颐第二十七	128
大过第二十八	133
坎第二十九	138
离第三十	143
咸第三十一	147
恒第三十二	152
遁第三十三	156
大壮第三十四	160
晋第三十五	165
明夷第三十六	169
家人第三十七	174
睽第三十八	179
蹇第三十九	184
解第四十	188
损第四十一	192
益第四十二	197
夬第四十三	201
姤第四十四	206
萃第四十五	210
升第四十六	215
困第四十七	218
井第四十八	224
革第四十九	229
鼎第五十	234

震第五十一.....	239
艮第五十二.....	244
渐第五十三.....	248
归妹第五十四.....	254
丰第五十五.....	259
旅第五十六.....	264
巽第五十七.....	269
兑第五十八.....	273
涣第五十九.....	277
节第六十.....	282
中孚第六十一.....	286
小过第六十二.....	290
既济第六十三.....	295
未济第六十四.....	299
系辞传上.....	304
系辞传下.....	330
说卦传.....	359
序卦传.....	373
杂卦传.....	394

## 益第四十二

###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损卦是贤臣对周厉王进行谏诤，以免因为沉重地打击了武人而得到解脱就骄矜起来，这对厉王大有助益，所以就接上了益卦。卦象是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是雷要升腾向上，得到风的助益，越发轰轰烈烈。象征周厉王要中兴西周王朝，得到贤臣帮助，会干得有声有色。卦辞“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是就着下震进行概括，说明厉王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下去将很有利，碰上巨大困难也能克服。下震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巽比喻贤臣，是下震赖以活动的条件，是辅卦。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这条《彖传》完全无得于经义。认为本卦讲的是“损上益下”，即损统治者以益人民，因而“民说无疆”，这与贤臣对周厉王进行助益去取得更大胜利是一点也不相干的。“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说统治者能向下关心人民，他们的统治就会大为巩固。这还是顺着“损上益下”说。“利有攸往，中正有庆”，是说其所以发展下去有好处，是由于六二和九五都既得中，又得正，这些是爻位说。“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是说其所以碰上

巨大困难能解决，是由于上巽为木，木可以做成船驶入大江大河。这也没有点明厉王得助于贤臣就会克服巨大困难的内容，还以巽为木，与本卦以巽为风去对雷进行助益的情况不合。“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是说益卦下震为动，上巽为顺，动而合理，会“日进无疆”，“动而巽”是天之所施，地之所生，是宇宙的自然规律，好处说不完。因此益卦所讲的规律是无时而不存在的。这些话都很空泛，使人难以捉摸。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从震下巽上的益卦，如何悟出“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实在难以令人想通。王弼注：“迁善改过，益莫大焉。”这是把益说成利益的益，与助益的益无关。由于益在本卦指助益，王弼的解释就说不通。朱熹《周易本义》：“风雷之势，交相助益，迁善改过，益之大者。”本卦只是风有助益于雷，而不是风雷交相助益；由此而得出的“迁善改过，益之大者”，自然也站不住脚。《大象》是无得于经义的。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爻是主卦下震主爻，所讲的是本卦最重要的问题。“大作”指大事，即复兴西周王朝的大事。在贤臣大力帮助下，干这样的大事将很有利，所以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用即“以”，“以”即“凭”，“用为大作”即凭着贤臣帮助干大事。“为大作”：干大事业。孔颖达《周易正义》：“谓可以兴作大事也。”本爻是全卦的一个总的提示，以下各爻都围绕着它展开。《小象》的“下不厚事”不知所指。孔颖达《周易正义》：“厚事犹大事也。”如其说，则“下不厚事”将是下面的人不帮助干大事，那怎

样能“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呢？不是适得其反吗？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本爻用比喻说明，贤臣将以最大力量帮助周厉王中兴（“或益之十朋之龟”），这不能推辞（“弗克违”）。在中兴复国以后，周厉王凭着他的巨大成就去享祀上帝，上帝会赐给他以吉祥和美好。《小象》“自外来也”不能说明爻辞，与经义无关。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用凶事”，即以凶事益之，即从凶险方面进行“助益”，这就不是助益，而是损害，“无咎”是反诘。“有孚”指周厉王得到上天用孚赋予而内心有孚。“中行”指周厉王内心有孚，就凡事不偏不倚，合于中道，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还去与来帮助的贤臣紧密联系而“告公用圭”，就更会得到贤臣助益而前程似锦了。公指大臣，即贤臣。圭：瑞玉，上圆下方，作为一种信物用。本爻是把贤臣助益的重要作用提到了一个空前高度的。《小象》的“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语意不明，无法理解。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本爻为辅卦上巽主爻，明白指出贤臣（公）将听从周厉王（中行），以其在领地上所建立的国家作为周厉王依靠着来进行迁都的国家，以避免武人迫害，再兴西周王朝。本爻讲贤臣帮助周厉王很具体，看来《周易》作者对于西周行将迁移都是

预见到了的。《小象》“告公从，以益志也”，很难讲通。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本爻是辅卦上巽辅爻，是就大臣而言。“有孚惠心”是说上天有孚，以孚加惠（赋予）于贤臣的心。这样贤臣与厉王一样，也内心有孚。以有孚者去帮助有孚者，是不用问都大为吉利的。“有孚惠我德”是说上帝有孚，以孚相命，使贤臣也有了美好品德，这样去帮助厉王就更具备条件了。本爻直接继承《尚书·高宗彤日》的“天既孚命正厥德”（天以孚相赋予而端正其品德），使孚（诚）在先秦的发展有了一条明确线索。《小象》对于“有孚惠心”没有具体说明，只讲“勿问之矣”，是不知所云。至于说“惠我德是”“大得志”，也不对。因而都不能有得于经义。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本爻为上巽辅爻，还是就大臣而言。说大臣中如果没有人去帮助周厉王，却倒有某些人要打击周厉王，这样就是居心不善，会招来凶险的结果。言外之意是一定要去帮助周厉王，而不能打击周厉王，对“益”的意义予以强调。勿：杨树达《词诠》训此“勿”为“不”。“恒”指善良，恒心即善心。参阅《孟子·梁惠王上》赵岐注。“立心勿恒”指居心不善。《小象》说“莫益之”是“偏辞”，说“或击之”是“自外来也”，都不知所云。

通观益卦《易大传》，《彖传》《大象》不知经义之所在。《小象》初九语意不明，六二不能说明爻辞，六三也语意不明，六四很难讲通，九五无得于经义，上九全是废话。本卦《易大传》与



经义相左也是比较突出的。

## 夬第四十三

### ䷪ 乾下兑上

夬(guài):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是履卦九五“夬履”的“夬”。《彖传》、王弼注、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王夫之《周易内传》都训为“决”,“决”有冲开或去掉的意思。卦象是乾下兑上,乾为天,比喻周厉王,兑为泽,比喻武人,泽在天上,比喻武人在压抑周厉王,周厉王应当予以冲开或去掉,来重新为天下之王。损卦和益卦不是已经有贤臣帮助周厉王去掉骄矜之气,使之大有作为么?为什么又是“夬”呢?原来损、益两卦都是《周易》作者的设想,到本卦才又回到当时的现实。当时是武人凌驾于周厉王之上,周厉王伏处于武人之下,如同于夬卦卦象所显示的。卦辞是就下乾说,是要周厉王用怀柔之道去安抚武人,因而下乾是主卦,上兑是辅卦。周厉王受尽武人欺凌,其怀柔、安抚武人,也只是《周易》作者的设想,以为周厉王献计献策。“扬于王庭”,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释是:“王庭是百官所在之处,以君子决小人,故可以显然发扬决断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隐也。”孔氏以“王庭”为“百官所在之处”,即周厉王的朝堂或朝廷,以“扬”为“显然发扬”,即公开宣布,都很有可取。“孚号有厉”是说尽管有危险,还是用诚心号召。联系“扬于王庭”,就是说,周厉王在朝廷上公开宣布,安抚武人

尽管有危险，还是要用诚心去号召的。“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是说从都邑向下传告，即从王庭向下传话，只有认为打仗不利，不去使用武力，发展下去才会好。“邑”是泰卦上六“自邑告命”的“邑”，指京邑，即王庭。即戎：打仗。这几句明显表示了要用柔，不用刚，必须贯彻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后取先的一贯策略。

《彖》：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以决训夬，正确。“刚决柔”根据《彖传》的看法是五刚决一柔，因为它说“柔乘五刚”，即一个阴爻凌驾于五个阳爻之上。这是把上兑和下乾合为一体，混同内外卦而为一，违反了研究《周易》的正确方法。要说“刚决柔”，应该是下乾这个阳刚的卦，在冲决上兑这个阴柔的卦，也就是周厉王在向武人作斗争。“健而说”是把内外卦的卦德联系起来说，乾之德为健，兑之德为说（悦）。“决而和”是说下乾虽然以其刚健决上兑，但由于上兑用和悦态度对待，于是矛盾就消除了。“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为“其危险终能渡过，而取得光荣”，实为牵强，因为“其危”不等于“其危险终能渡过”，而“光”也决不是“光荣”。《彖传》这两句话是难以讲通的。“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是没有看出“不利即戎”是用柔不用刚。“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刚长”指夬卦下五爻都是刚，这些刚将决去最上面的那一个柔爻，这不正确。这条《彖传》基本上不可从。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从辞句看,《大象》是认为泽虽然上了天,还会往下流,而诚如王弼所言,“泽上于天,必来下润,施禄及下之义也。”这与《彖传》毫无相同之处,也足以证明《彖传》和《大象》不是一人所作。本卦《彖传》疵谬很多,但“刚决柔”之说却有其可取的内核,比“施禄及下”全无得于经义,还是有区别的。朱熹《周易本义》:“居德则忌,未详。”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本爻为下乾辅爻,是就周厉王而言。“壮”是强壮有力,说脚强壮有力,是比喻要刚强得先,不柔弱取后,这与卦辞提出的“孚号有厉”和“不利即戎”的指导思想不合。所以《周易》作者认为将“往不胜,为咎”。《小象》“不胜而往,咎也”,是避开本爻主要内容“壮于前趾”不提,只对“往不胜,为咎”加以重复,说了等于没有说,可见对于经义是无所知的。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号”是警惕地进行号召,是对卦辞“孚号”的一种申说。“莫夜有戎,勿恤”,是说即使傍晚或晚上有敌人来进犯,都不必担忧。莫:同暮,傍晚。夜:黑夜,晚上。有戎:有敌人来进犯,指同武人作斗争。勿恤:不必担忧。本爻是着重讲要用“惕号”,即警惕地用诚心去向武人号召,以分化瓦解他们,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重要内容,是本卦主旨的集中表现,所以用主卦下乾主爻表达。《小象》用“得中道也”说明“有戎,勿恤”,是用了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能解决问题。

九三:壮于夬,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本爻进一步指出不能用刚强，只能用柔弱。“壮于夬，有凶”，是说绷紧了面孔，有凶险，用以比喻如果用刚强，结果将是不好的。“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是说君子要去掉那些必须去掉的对象，只有用柔弱，不能用刚强，如果用刚强，将会象一个人踉跄独行碰上下雨而弄湿衣服，搞得很狼狈，不过还不至于有什么坏处。这些是进一步提醒周厉王，要制服武人，还得运用正确策略，以申说卦辞所提出来的“孚号有厉”和“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若濡：而濡。若：王念孙：“若犹而也。”有愠：很生气，即搞得很狼狈。有：程度副词，如同于今天的“很”。《小象》“君子夬夬，终无咎也”，没有涉及爻辞主要内容，只是节取一部分原文，还没有加以解释，是无得于经义的。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本爻属于上兑，是就武人而言。“臀无肤，其行次且”，是说屁股上没有肉，走路歪歪斜斜，用以比喻武人受到打击，如同把屁股上的肉打掉了，丧失了活动能力，只有投降，才有出路。肤：肉，《周易》把肉说成肤。次且：即趑趄，马融曰：“却行不前也。”即走得很艰难的样子。“牵羊悔亡”，是说只有向周厉王投降，才没有悔恨。“牵羊”指投降。《史记·宋微子世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闻言不信”，是说听到了象微子投降的这些话难道还不相信，是反诘句，意思是要武人象微子向周武王投降那样向周厉王投降。本爻招降武人，正是“孚号”的具体

化。《小象》的“位不当”指本爻是以阳爻(九)居于阴位(四),是爻位说。“聪不明”是说听觉不好,不能作为“闻言不信”的理由。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一株柔脆的小草要冲开它所冲开的东西。只有合于中道,才没有坏处。苋陆:王弼注和孔颖达疏都认为是一种柔脆的小草,从“苋”字从草看,应该是正确的。柔脆的小草要冲开压在它上面的东西,简直不可能。比喻武人要把周厉王掀掉,绝对做不到。本爻属于上兑,仍是就武人而言。“中行”是合理的意思。接着上面说是要武人做事情合理,不去侵犯周厉王,这样就“无咎”。《小象》不知道“苋陆”为何物,也不知道“苋陆夬夬”是说些什么。却用了“中未光”这个爻位说的得中说,是无一而可的。

上六:无号,终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本爻是上兑主爻,象征武人中为首的。指责他如果不去号召部属,和他一起去牵羊投降,结果会受到致命打击。《周易》作者对待武人,特别是为首的,态度是极为严厉的。无号:不去号召。无:不。本卦“孚号”、“惕号”、“无号”的“号”都是号召的“号”,一义贯通,并无别解。爻辞是说无号必凶,《小象》却说“无号之凶,终不可长”,是互为背戾的。

通观夬卦《易大传》,《彖传》只有训“夬”为“决”可取,其余都成问题。《大象》无得于经义。《小象》初九于经义无所知,九二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九三只节取爻辞部分次要内容,还没有作解释,九四用爻位说,并对爻辞有错误理解,九五用爻位说的得中说,上六与爻辞背戾。

## 姤第四十四

### ䷫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陆德明《经典释文》：“薛云：‘古文作遘，郑同’。”张参《五经文字》：“遘，遇也。见《易·杂卦》。《唐石经·杂卦》亦作遘，乃古文之仅存者。今本《杂卦》亦改为姤，甚矣俗字之易滋也。”是卦名“姤”应当改为遘”。从各家的训释看，“遘”的意义是遇，即碰上。从卦象看，下巽为风，上乾为天。天受到风吹，比喻周厉王受到武人冲击，“遘”即指此而言。《周易》作者见武人在当时仍然强大，要周厉王暂时避开他们，所谓“女壮，勿用取女”，用女子太强壮了，不要去娶她作为比喻。这是先让开一步，然后作好充分准备，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去逐步制服武人。这还是夬卦思想的继续。从上乾进行概括，上乾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巽比喻武人，是辅卦。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成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姤应该改作遘。以遇训遘正确，但说是“柔遇刚”，就不正确，因为是以柔为主了。柔如果指下巽，那只是颠倒了上乾与下巽之间的主卦和辅卦的关系。但按之以 卦《彖传》的“柔乘五刚”之说，柔应指下巽初六，刚指从九二到上九。这就不仅颠倒了内外卦的主卦和辅卦的关系，还混同内外卦而为一，是颇为淆乱的。对“勿用取女”所比喻的内容全无所知，只说“不可

与长”(与女不能长久相处,据孔疏),是望文生义。“天地相遇,品物成章”,是说天地合而万物生。按之本卦卦象,只是天在上,风在下,何来“天地相遇”?既没有“天地相遇”,又哪来“品物成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是说九五得中得正,天下将大行其道。只截取九五,把它孤立起来,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何况又用了爻位说?象以上这样颠三倒四说了一通之后,却用“姤之时义大矣哉”作结,更是不伦不类的。在“天地相遇,品物成章”下面,孔颖达《周易正义》指出:“孔子更就天地叹美遇之为义不可废。”不知这两句话与卦义完全无关,是对孔子的最大诬蔑。孔子与大量文不对题的《易大传》是不能牵合在一起的。

《象》: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天下有风,姤”,是对上卦、下卦的卦象作了正确说明,没有加以混同。就这一点看,《大象》优于《彖传》,也说明《彖传》和《大象》不出于一人之手。“姤”应该改为“遯”。从古人认为君子之德是风,小人(广大人民)之德是草,风行而草偃的观点出发,《大象》从“天下有风”推衍出“后以施命诰四方”,未尝没有根据。但从卦辞到六条爻辞,都与此全无关系,这就说明这条《大象》作者对本卦不理解。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本爻是辅卦下巽主爻,冲击上乾,以它为主。《周易》作者再三指出它不能前进,也就是叫武人不能进逼周厉王。“系于金柅”是说要象拴在一个金属做的制止车辆滚动的器具上面,一动也不动。这是告诫武人不能任意行动,以免危及周厉王。金柅,孔颖达《周易正义》:“柅之为物,众说不同。王肃之徒皆

为织绩之器，妇人所用。惟马云：‘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王注云：‘柅者，制动之主’。盖与马同。”从尼，尼有止的意思，加上这里又是叫武人不能乱动，所以应该取马融和王肃的解释。“有攸往，见凶”，是说如果有所往，即向周厉王进犯，就会遭到凶险。见：表被动的助动词，如《庄子·秋水》“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的“见”。“系于金柅”是不能动，“有攸往，见凶”是动了不好，意思递进，反复强调，决不能干犯周厉王。“羸豕孚蹢躅”是比喻，是说不能前进，即使象一头瘦弱的母猪那样确实慢吞吞地徘徊着也不行。下巽是阴卦，所以用羸豕指它的主爻。孔颖达《周易正义》：“羸豕谓牝豕也。”孚：确实，从“诚”引申。蹢躅(zhízhú)：徘徊不进的样子。本爻是告诫武人千万乱动不得。《小象》“系于金柅，柔道牵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柔道牵者，阴柔之道必须有所牵系也。”这些也说到下巽主爻初六应该受到牵系而不动，但没有说出比喻意义。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本爻是下巽辅爻，仍然是在讲武人。包：陆德明《经典释文》：“包亦作庖，下同。”庖是厨房。厨房里有鱼是比喻武人家底不薄，一般说来，没有坏处，所以“无咎”。但对于周厉王却不利，因而“不利宾”。周厉王成了“宾”，是主于武人而言。《小象》对“包有鱼”无解释，说“包有鱼，义不及宾”，也不是“包有鱼”，“不利宾”的意思。看来对于经义是无所知的。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臀无肤，其行次且”，与夬卦九四相同。这里是用来比喻武人在周厉王的打击下如同受到刑仗，臀部皮开肉脱，行动艰难，已经没有力量向周厉王进犯。“厉，无大咎”，是说这样狼



狈，自然不好；但因此而无法冲击厉王，却也没有大的灾咎。本爻是辅卦下巽辅爻，还是在讲武人。《小象》的“行未牵也”语意含混。孔颖达《周易正义》：“行未牵者，未能牵据。”“牵据”不知所云，不能作为《小象》的解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其行非有人以绳牵引之”则是望文生义。

#### 九四：包无鱼，起凶。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本爻是主卦上乾辅爻，是就周厉王而言。“包无鱼，起凶”，是说厨房里无鱼，没有什么好的菜肴，要接待客人，就会大为不妥。这是比喻周厉王如果没有实力，要对付武人就很困难。言外之意是要厉王蓄积力量，等待时机，以便复国。《小象》认为“无鱼之凶”，是“远民”的结果，这很中肯。因为脱离人民是无往而不凶的。

####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木是坚硬的，瓜是柔脆的。用杞木编成的器具去包瓜，是以刚强对付柔弱，即使怀着美好的用心（“含章”），也会象从天上狠狠地摔下来那样一败涂地。（“有陨自天”。“有陨”狠狠地摔下来。“有”，程度副词。）这是《周易》作者告诉厉王必须用柔退制服武人，不能失之刚强，是全卦的主旨，所以用主卦上乾主爻九五表达。《小象》“九五含章，中正也”，是爻位说的得中得正说，不能说明问题。“有陨自天，志不舍命”，前人都无法讲圆通。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不当读为否，闭塞不通也。舍借为舍（捨）。‘志不舍命’即志否舍（捨）命，谓其志闭塞不得行，则舍弃生命也。”破字既没有根据，解说又失之穿凿。这是由于《小象》的“志不舍命”本来不通，却要强为之辞。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姤其角”即“遘其角”，碰上野兽的角，比喻周厉王有时会受到武人打击，弄得比较狼狈（吝）；但由于以退为进，以后取先，终将挫败武人，取得胜利，因此“无咎”。本爻是主卦上乾辅爻，所写的自然也是周厉王的事。《小象》认为“姤其角”表现在上面的人处于穷吝之境，而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指出：“《象传》此释乃以上九之爻象爻位为据。上九为阳爻，为刚，居一卦之上位，象人处于上位；上九又居一卦之尽头，象人处于穷困之境。”《小象》对其角用了爻位说，已经不妥；对于“吝，无咎”全未顾及，更是不对。

通观姤卦《易大传》，《象传》只有以遇训遘可取，《大象》与经义无关。《小象》初六抽象有得于经义，九二于经义无所知，九三“行未牵也”语意含混，九四很中肯，九五用爻位说，而“志不舍命”复不辞，上九用爻位说，而且对爻辞加以割裂。

## 萃第四十五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本卦卦象是坤下兑上，坤象征地，兑象征泽。泽的水在地面上是得其所，卦名叫做萃，萃是聚集的意思。本卦接着夬卦和姤卦，夬和姤都要周厉王怀柔武人，而武人则必须坚定不移地臣服于周厉王，这里就用泽在地上平坦安舒，比喻周厉王得

到武人拥戴而安于其位。“亨”指周厉王中兴事业顺利进行。“王假有庙”是设想周厉王登上王位，去太庙主持祭祀大典，再度掌握国家权力。假：到。《尔雅·释诂》：“假，至也。”有庙：大庙，即太庙，天子的祖庙。有训大，如有周即大周。这里又以王作为陈述对象，联系别的条件一起考察，是《周易》所写的必然是周厉王的根据之一。“利见大人”是说厉王复国以后，将造福于人民，天下人民以能见到这样的大人而得到好处。“亨，利贞”，是再一次欢呼周厉王中兴事业会顺利展开，并以行动正确得到好处。“用大牲吉”是说在太庙进行隆重祭祀，用牛做祭品很吉利，表示对厉王有由衷的拥戴。“利有攸往”总括一句，以发展下去一切都会美好作为卦辞的结语。卦辞主于周厉王说，是就上兑概括，上兑是主卦。下坤作为上兑所处的环境，是辅卦。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以“聚”训“萃”，正确。“顺以说”是说下坤为顺，上兑为说（悦），是卦德说。“刚中而应”是说上兑九五以刚居中，与下坤六二相应，是爻位说的相应说。“‘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只是泛泛而言，没看出是对周厉王再秉国政的一种欢欣鼓舞。“‘利见大人’，聚以正也”，“聚以正”应该是以正道相聚，不能成为“利见大人”的理由。“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是对厉王复国的讴歌，看不出有“顺天命”的内容。“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是说从一系列讲“聚”的当中，可以看出天地万物的实情，这句总结性的语言落了空，因为以上都没有从如何聚、怎样聚而言。这条《彖传》除

了解释卦名正确外，其余全是错误的。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从“泽上于地”这个卦象和卦爻辞都看不出有“除戎器，戒不虞”的内容。“除戎器”是修治兵器，“戒不虞”是防备意外。王弼注：“聚而无防，则众心生。”孔颖达《周易正义》：“人既聚会，不可无防备，故君子于此之时，修治戎器，以戒备不虞也。”这些都是节外生枝的附会，不能成为本卦是讲“除戎器，戒不虞”的理由。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本爻是下坤辅爻，是就武人而言。“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是说武人即使有诚心对待周厉王，但不能坚持到底，那坏事就会集中到他们头上。这是告诫武人必须老实臣服，忠贞不二，不然就不会有好结果。孚：诚。乃：第一个“乃”讲成“那么”，第二个“乃”讲成：就”。“若号，一握为笑”，是说武人如果害怕祸之将至，向厉王号呼求饶，厉王自然会尽弃旧恶，握手言欢，许其自赎。若：如果。号：号呼。丁寿昌《读易会通》：“‘若号’，马郑诸子皆读为号呼之号，平声。”“一握为笑”：一握而笑，即握手言欢。为：而。《史记·信陵君列传》：“乃装为去。”即“乃装而去”。“勿恤，往无咎”，是说在厉王宽大处理下，《周易》作者要武人不用担惊害怕，发展下去没有坏处，是对武人进行安抚。本爻力戒武人不能反侧，必须永远做忠顺之臣。《小象》只解释“乃乱乃萃”，是抓住了重点。说“其志乱”，即其所以“乃乱乃萃”，是由于思想出现反复，也是有道理的。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本爻是下坤辅爻，仍然是就武人而言。本爻重点是“孚乃利用禴”，是说武人只要真心归顺，即使贡献不大，也会吉利。禴是薄祭，仅用饭菜，不用大牲，比喻没有大的贡献。武人如果确实一本于诚，弃暗投明，将永远吉利而没有坏处。“引吉，无咎”，是倒装在“孚乃利用禴”前面的。《小象》不就“孚乃利用禴”解释，却去说明“引吉，无咎”，是本末倒置；而“中未变”又是爻位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指出：“《象传》此释乃以六二之爻位为据。六二居下卦之中位，象人守正直之道。”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六三：萃吉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本爻指武人聚于厉王周围，如果只是唉声叹气，不是心悦诚服，那就没有好处。《小象》“往无咎，上巽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上读为尚（参见小畜卦）。巽，伏从也。传意：爻辞云‘往无咎’，以其重尚伏从君上也。《象传》此释乃以六三及九四之爻象爻位为据。六三为阴爻，九四为阳爻。六三居九四之下，象臣民伏从君上。”高氏以破字立说，已不可从。复从关系说申言，更非《小象》之义。《小象》用“上巽”说明“往无咎”，是难以索解的。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本爻属于上兑，是就厉王而言。下坤已经力争武人来归顺于周厉王，九五“萃有位”又说厉王登上了王位，可见形势非常好。“大吉，无咎”，就是对这种形势的肯定和歌颂。当然，厉王复国还只是《周易》作者的愿望，于是“大吉，无咎”也只是一种祝愿了。《小象》的“位不当”指九四以阳爻居于阴位，是爻位

说，不能说明《周易》的问题。而且“大吉，无咎”是非常好，却断之以“位不当”，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本爻仍然是就厉王而言。“萃有位”是说厉王登上了大位。这是《周易》作者的期望。萃训聚，有集和止的意思，引申为“登上”。有位：大位，王位。“无咎”指登上大位，没有坏处，极言其不会有问题。“匪孚”是说不是事实，指登上大位不是事实。“元永贞，悔亡”，是说只要发扬光大那永远正确的品德，就会悔恨没有了。元，大，发扬光大。永贞：永远正确的品德，指训为诫的孚。本爻明确提出“萃有位”，是《周易》作者的最高目的。同时指明不是事实，又作了清楚交代。“萃有位”是最大的志得意满，《小象》却说是“志未光”，即志趣没有得到发舒，与经义是背道而驰的。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赍咨(jīzī)：叹气。王弼注：“嗟叹之辞也。”涕洟：眼泪，鼻涕。这里都用如动词，即流眼泪，流鼻涕。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说：“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本爻是说即使情况十分不妙，厉王狼狈不堪，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厉王的中兴复国是铁定不移的。这是《周易》作者对厉王必然胜利的最有力的肯定。《小象》的“未安上”语意不明，令人费解。

通观萃卦《易大传》、《彖传》只有以“聚”训“萃”正确，其余全无是处。《大象》尽是外加。《小象》初六有些道理，六二是爻位说，六三文字不通，九四是爻位说，还文字不通，九五与经义

相反，上六语意不明。

## 升第四十六

### ䷭ 巽下坤上

升：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上升。从卦象看，下巽象征木（巽有时象征风，也可以象征木，在本卦象征木），上坤象征地，是木从地中长出来，比喻周厉王得到合适的条件，将日益发展壮大。萃卦已经设想周厉王为武人所拥戴，到这里就蓬勃向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犹圣人在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这里的“圣人”与“诸侯”对举，是指王而言；“在诸侯之中”，是还没有奋飞而出；而“明德日益高大”，则是发展前途非常美好：这些都与当时周厉王的情况切合，只是还没有能够把本卦所写的就是周厉王明确地指出来，犹相差一间。周厉王当时受压很重，象树苗深埋地底，但一定会破土而出，不断成长，以至“升虚邑”而参天拂云，其强盛将赶上文王、武王而“享于岐山”。《周易》作者认为他是自强不息，“冥升，利于不息之贞”的。卦辞就下巽即所象征的周厉王进行概括。“元亨，利见大人”，一上来就断之以中兴事业将大为亨通，天下人都以能见到周厉王而得到好处，把全卦的主要内容点明。“南征吉”是突出强调周厉王一定会建立起超过前王的功业，因为从昭王到穆王，周代向南方荆楚用兵总是失败，《周易》作者迫切希望厉王能振作有为，向南方用兵胜利。明夷九三的“于南狩，得其大首”，是勉励厉王征讨荆楚，获

其首恶。这里的“南征吉”也是预祝厉王南征能够成功。下巽是升的主体和陈述的主要对象，象征周厉王，是主卦。上坤是下巽的生长环境，象征武人，是辅卦。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时升”，应采取朱熹《周易本义》，是“以卦变释卦名”。朱氏认为本卦从解卦(䷧)变来。六三上升成为六四，九四下降成为九三，解卦就变成升卦。卦变与《周易》无关，不能用来说明问题。“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巽”指下巽，顺指上坤，是说有了下巽上坤的卦象，就意味着卦德柔顺。“刚中而应”是说下巽的九二与上坤的六五相应，是爻位说的相应说。这些都不能是“大亨”的理由。“用见大人”应该逗断，因为与“勿恤”联系不上，而“勿恤”应该是“南征吉”的一个按断。用“有庆”说明“用见大人”，用“志行”说明“南征吉”，都肤泛而不切贴。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朱熹《周易本义》：“王肃本‘顺’作‘慎’。今按，他书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盖古字通用也。”“君子以慎德”是说君子要慎重于德行，也就是要提高道德品质，这符合于“升”的意义。“积小以高大”是说通过道德的积累，逐渐由低到高，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也符合于“升”的意义。这条《大象》是比较能得卦义的，只不过还不能够具体到周厉王。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坚定地指出，埋在地里的种子肯定会发芽，成长，不断壮大上升，将大为吉利。这是就本卦之为



“升”而概括言之，是全卦的纲领，主题。《小象》“上合志”，孔颖达《周易正义》：“上谓二、三”，已不知其所谓。以“合志”为“合志俱升”，复增字解经。“上合志”本难知其确指，无法讲通。

###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这是《周易》作者要周厉王一本于诚，就会日进无疆，即使对天地鬼神致以薄祭，也不会影响中兴大业的完成。王弼注：“闲邪存诚，志在大业。”基本上看出了本爻所要讲的内容。而巽木的蓬勃生长，上升，自在言外。《小象》的“有喜”是讲对了的，是针对事业会顺利发展说的。

### 九三：升虚邑。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用树木向上生长，其高度已经超过了建筑在山坡上的城邑，比喻周厉王中兴大业成就喜人，表现了《周易》作者的迫切希望。虚邑，建筑在山坡上的城邑。陆德明《经典释文》：“虚，马云，‘丘也’。”《小象》“无所疑”的含义极不明确。

###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本爻属于上坤，是就武人而言。爻辞是说武人看到厉王中兴大业行将完成，必去祭祀岐山之神，是吉利而无咎的。亨：同享，祭祀。丁寿昌《读易会通》：“亨当读为享，说见随卦。荀慈明、王辅嗣俱释亨为通，非也。”岐山：西周境内的山名，在今天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即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的西山。文王、武王都曾经以其成功告于岐山之神，这里是把厉王与文王、武王相提并论，以歌颂他的出色成就。《小象》的“顺事”不知所指。

六五：贞吉，升阶。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本爻是武人看见厉王事业如升阶之步步上进，肯定为合于正道而吉利，对厉王是心悦诚服的。《小象》“贞吉，升阶，大得志也”，由于本爻上承六四的“王用亨于岐山”，因而“大得志”是正确的。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武人看见厉王中兴大业在不知不觉中发展，便加以赞美，肯定是凭着自强不息的正道而得到好处。冥：孔颖达《周易正义》：“冥，犹暗也。”引申为不知不觉。于：以，凭着。厉王事业的发展，是凭着自强不息，这一点借武人的口说出来。《小象》的“消不富”不知所指，王弼、孔颖达等都讲不出所以然。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亨按富字义可通，但不确切。”更说明了“消不富”这句话是不通的。

通观升卦《易大传》，《象传》用卦变说，爻位说，不可从，《大象》基本上有得于经义。《小象》初六的“上合志”不知其确指，九二的“有喜”与经义大体相合，九三的“无所疑”未得爻辞之旨，六四的“顺事”不知所指，六五的“大得志”正确，上六的“消不富”文字不通。

## 困第四十七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卦卦象是坎下兑上。坎象征水，兑象征泽。水本来应该容纳于泽中，现在却离开了泽而向下渗透，以致泽无水而受困。水离开泽而散漫无归，是困泽亦复自困。在这里，下坎比喻武人，上兑比喻周厉王。武人本来应该供职于朝廷，现在却离开朝廷而放任自恣，为非作歹，使厉王陷于困境，难以自拔。而武人以破坏纲常，为举国上下所不容，也狼狈不堪。坎兑相乖，比喻君臣相背，卦名的“困”首先指周厉王，同时包括武人在内。周厉王是从“升”回到“困”，从作者的设想又回到了现实。卦辞有“大人吉”，表现出是就着厉王说。“亨，贞”，“无咎”，是指厉王中兴事业会亨通，以合于正道，而没有坏处。“有言不信”是《周易》作者的话，他反问读者，“亨，贞，大人吉，无咎”，这些难道不能相信吗？意思是应该深信不疑。这明白肯定了厉王前途必然光明，并为全卦定下了基调。卦辞就厉王概括，也是就上兑概括，因此比喻厉王的上兑是主卦，比喻武人的下坎是辅卦。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刚掩”指上兑居于下坎之上，即以上兑之柔，掩盖下坎之刚。兑主爻是上六，是阴爻，从而上兑是柔。坎主爻是九二，是阳爻，从而下坎是刚。“刚掩”或刚为柔所掩，是说下坎之刚掩于上兑之柔，是把“困”主要说成下坎，不主要说成上兑，与本卦的“困”主要是说上兑，即指周厉王为武人所“困”这一中心思想不合。“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是说明为什么困了还会亨。“险以说”是从卦德说，下坎为险，上兑为说（悦），指陷入危险，仍然欢悦，这与卦义无关。卦德说前人根据《易大传》，往往加以运用，其实不能解经。因为上下卦卦象所

象征的并不固定，而卦德说则是一成不变的。“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是泛泛而言，在道理上没有错误，但不能指实是周厉王。“贞”应该连着“亨”读，“亨，贞”是其所以亨通，是由于正确；不能连着“大人吉”读成“贞大人吉”，因为“贞”字在《周易》从来不用作修饰词。丁寿昌《读易会通》：“王辅嗣、虞仲翔俱以贞大人吉为句，与大传合。”但《象传》读成“贞大人吉”是不对的。“刚中”是指下坎九二、上兑九五都以阳爻而居于上下卦的中间，是爻位说。这样一来，下坎、上兑，同为正确，如何能分出厉王与武人之间的是非呢？“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是说逞其口说，不会为人相信，而归于穷困。这样解说“有言不信”与经义也是渺不相关的。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致命犹授命也”，“即舍弃生命之意”，“遂志即行其志愿”。“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愈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从而舍弃生命以行其志愿。”这些解释很有得于《大象》的原意，但《大象》与经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本爻为下坎辅爻，是就着武人讲的。“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是说臀部跌在树桩子上，随着掉入幽暗的深谷之中，是比喻武人背叛厉王，会跌大跤子，并将一蹶不振，困苦之至。“三岁不覿”是说武人陷于困苦，将持续多年，好象长时期不能看到天日，而坠入黑暗之中。这些都是对武人的严厉警告，要他们不能老是为难厉王，自取罪戾。三岁：泛指许多年，也就是长时期。覿(dí)：见。本爻是说武人以背叛周厉王而自困，与水离开泽而向下渗透以自困相同。《小象》只用“幽不明”解说本爻，

是没有抓住要害，表现了对本爻的无知。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本爻是辅卦下坎主爻，表现了厉王要怀柔武人，武人应该归顺厉王。“困于酒食”是说武人荒淫，醉饱过度。“朱紱方来”是说周厉王正好来安抚。“朱紱”这里指代周厉王，是天子穿的衣服，红而明亮叫朱。《说文》：“天子朱市，诸侯赤市。”徐铉曰：“今俗作紱。”即遮蔽下体前面的衣服。“利用亨祀”是说武人如果接受安抚，回到朝廷，就能参与祭祀，得到好处。“征凶”是说武人如果别有行动，就有凶险。“无咎”是说武人终会痛改前非，所以没有坏处。本爻情辞恳切，宛转动人，是《周易》作者替周厉王精心构思的一席话。《小象》只就“困于酒食”阐说，完全没有抓住要害。而“中有庆”还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有庆者，言二以中德被物，物之所赖，故曰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本爻是辅卦下坎辅爻，仍然是就武人而言。“困于石，据于蒺藜”是比喻，是说武人如果一味反对周厉王，不知改悔，其处境就会十分险恶，如同被困在乱石堆里，而撑拒在蒺藜丛中。“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是写实，是说武人如果顽固到底，将会家破人亡，最后连妻子也难保。“凶”是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概括。本爻对武人作了最为严厉的警告，希望他们迷途知返。

《小象》“据于蒺藜，乘刚也”，是用关系说，“乘刚”指六三凌驾于九二之上，怎么能说明“据于蒺藜”呢？“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当然“不祥”，用“不祥”说明，等于没有说明。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本爻是主卦上兑辅爻，是就周厉王说，是讲厉王受到武人困扰，但中兴大业终归会成功。“来徐徐”是用走路做比喻，指中兴大业进展缓慢。“困于金车”也是比喻，指厉王受到武人困厄。金车：一种用黄铜装饰的华贵车子，这里指乘金车的有权势的人，也就是武人。惠士奇《易说》：“昏礼，诸侯亲迎，乘金车。”“吝，有终”，是说厉王中兴大业暂时有些困难，但终归会好起来。《小象》“来徐徐，志在下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释是：“徐徐者，疑惧之辞。九四有应于初”。以“徐徐”为“疑惧”，未当。以“志在下”为“九四有应于初”，是相应说。“虽不当位，有与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释是：“位虽不当，执谦之故，物所与也。”“不当位”是九这个阳爻居于四这个阴位，是爻位说。以“有与”为“执谦之故，物所与也”，是指九四以阳居阴，有谦退之德，初六因而与之相应，是爻位说与相应说。如果采取孔颖达说法，《小象》无得于经义。如果不用孔说，则含混不清，不知所指。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本爻是主卦上兑辅爻，还是就周厉王说。“劓刖，困于赤绂”，是说周厉王受到武人困扰，其势甚为严重，如同受了割鼻子和断脚的酷刑。劓刖(yī yuè)：割鼻子和断脚。赤绂：“诸侯赤

绂”，这里指代武人。“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是说厉王慢慢会高兴（说同悦）起来，因为武人的迫害不能长久，就会恢复王位，进入太庙，主持祭祀，得到好处。本爻是九四内容的加深和具体化。《小象》以“剗剗”为“志未得也”，这是把严重性和残酷性看轻了。以“乃徐有说”为“以中直也”，根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象传》中直之说乃以九五之爻位为据。九五居上卦之中位，象人守正中之道。”以“利用祭祀”为“受福也”，是讲了等于没有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本爻是主卦上兑主爻，它集中、突出、明确地写出了周厉王受困于武人，可谓狼狈之至，但发展下去终会吉利，中兴大业定会达成，作为本卦的结语。爻辞是说，周厉王困难重重，如同受困于葛藤和木桩之中，稍有行动灾难就接连而来，但发展下去还是吉利的。葛藟：葛藤。臲臲（niè wù）：小木桩。曰：语助词。《小象》用“未当也”说明“困于葛藟”，是把严重情况讲得太轻，用“吉行也”说明“动悔有悔”，是把坏事讲成好事，都不恰当。

通观困卦《易大传》，《彖传》绝大部分不正确，还用得中说。《大象》“致命遂志”之说，与厉王终将摆脱困难的经义无关。《小象》初六没抓住要害，九二是得中说，六三是关系说，九四是爻位说，九五有得中说，上六或把情况讲轻，或把情况讲反。

## 井第四十八

###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本卦卦象是巽下坎上。巽为风，坎为水，是风在下面鼓动，使水源源而出，是一个水井的样子。因此井指水井，不象李镜池《周易通义》所说是井田。井能养活万民，本卦用来比喻西周的王业，使万民各得其所养。同时指出，它将永恒地存在下去，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如果有人想要向它捞取什么，将偷鸡不得，倒蚀一把米。“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是说即使城邑改变了，水井也不会改变，它是无损无增的，时光在流驶，水井还是原来的水井。这些都一再强调指出，井将永恒地存在，不受时与空的影响——“改邑不改井”是不受空间的影响，“往来井井”是不受时间的影响——用以比喻西周王朝的永恒性。往来：指时光的流驶。井井：井还是井，没有变化。“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是说有人快要走到井边了，还没有把系汲水瓶的绳子放入井中，就打破了汲水的瓦罐子，这是凶险的。这些是用比喻说明，如果有人要覬覦西周王业，想损害它来壮大自己，在下手之前，就会头破血流。汔(qì)至：快要走到井边。孔颖达《周易正义》：“汔，几也。几，近也。”繙(jū)井：把系汲水瓶的绳子放下井去。繙：《说文》：“汲水缋也。”扬雄《方言》：“关西谓缋为繙。”来知德《易经来注图解》：“缋即辘轳之索。”羸(léi)：程颐《易传》：“毁败也。”即打破的意



思。瓶，汲水用的瓦器。《庄子·天地》：“抱甕而出灌。”《说文》：“甕，汲瓶也。”很明显，这条卦辞是郑重宣告了西周王业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性，以严厉警告武人，绝对不能存非分之想，必须放出厉王，使之重新君临天下，而厉王也应该努力把天下治理好。（九三：“王明，并受其福。”）在困卦，《周易》作者预言周厉王一定会摆脱武人给他造成的困难，本卦则就此而进一步申言之。上卦是坎，坎为水，在本卦指水井。下卦是巽，巽为风，是作为坎水源源而出以成为井的条件。因此，上坎是主卦，下巽是辅卦。卦辞是就上坎概括的。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是说风鼓动水，使水向上汨汨而出，叫做井。这对于卦名的解释正确，因为对于内外卦关系的理解正确。孔颖达《周易正义》：“此卦坎为水在上，巽为木在下。又巽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井之义也。”孔氏把本卦的下巽与升卦的下巽等同起来，认为都象征木。殊不知巽在升卦为木是理之必然，因为它破地而出，逐步成长上升。在本卦如果也看成木，就讲不过去。如孔氏之所言，是“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这不合情理，木入于水如何能使水上升或凌驾于水之上呢？“井养而不穷也”，是紧接上文，把井说成水井，沾溉万民，作用无穷，这也正确。但由于没有指出其比喻意义，就无得于卦旨了。“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认为阳爻在内外卦位于中爻，是“改邑不改井”的原因，这是得中说，不能说明经义。“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是只从文字表面说，没有指出实质性内容。“羸其瓶，是以凶也”，是重复卦辞，毫无申说。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木上有水，井”，实不可通。孔颖达以本卦下巽为木，是根据《大象》而说差了的。王弼注：“木上有水，井之象也。上水以养，养而不穷者也。”也是跟着《大象》一起犯错误；而“上水以养，养而不穷”，更是不知所云。“劳民劝相”，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讲成“在劳民之时，劝民互助”，“《集解》引虞翻曰：‘相’，助也”。这样讲也可能有得于《大象》之旨，但《大象》所说与经义不相干，本卦是说周厉王将王业永固的。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本爻是辅卦下巽主爻，突出武人放恣，危害国家，以囚禁厉王使西周王朝国运艰难，几于一片废墟，如同井水里充满泥土，不能饮用，又好像旧井里死气沉沉，禽鸟也不来栖息。这是用比喻说明西周王朝受害之深，通过井的荒废来表达。《小象》认为井水里之所以充满泥土，不能饮用，是由于井的处境低下，这没有揭示出比喻意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象传》‘下也’之说乃以初六之爻位为据。初六居一卦之下位，象井之位置低下。”则又是关系说。“旧井无禽，时舍也”，据高氏之说，是其时“旧井已舍弃而不用”，这是从文字表面解释，不知其所指。

九二：井谷射鲋，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本爻是辅卦下巽辅爻，言武人弄兵潢池，危害国家，结果将身败名裂，如同向井里用箭射那些小鲋鱼，不但射不中，反而会把汲水用的瓦罐子射穿，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力戒武人，必须老实听话，不能玩火自焚，以有利于厉王和西周王朝。井谷：王引之《经义述闻》：“井中容水之处也。”《小

象》用“无与”说明“井谷射鲋”，“无与”等于不相干，是讲“井谷射鲋”不会有收获，这触及表面意义，但没有联系“甕敝漏”的比喻意义，就无得于爻辞之旨。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爻是辅卦下巽辅爻，仍是就武人说，“我”是武人自我。本文是设想武人中也有较为关心西周王朝的人，认为政治环境改善了却不能有所作为，将使他们伤心。井渫(xié)：井里淘干净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渫，去秽浊，清洁之意也。”用来比喻政治环境改善。食：喝，与初六“井泥不食”的“食”相同。为我心恻：使我们心伤。为：王弼注：“为犹使也。”心恻：心里难受。“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是说井里水干净，可以汲来饮用，比喻政治环境改善，可以有所作为。用：王引之《经传释词》：“词之以也。”即这个“用”当“以”讲。在可以有作为的条件下，希望君王英明振作，做出一番事业，大家都会得好处。这里把话讲得直接、清楚，是力求改善政治的呼声，是对厉王有所不满的微词，也表现了《周易》作者的思想。《周易》作者为厉王献计献策，写了一部《周易》，主要是出于要维护西周王朝的爱国思想，决不是对厉王有偏爱；相反，这里对厉王是指责的。《小象》“井渫不食，行恻也”，据朱熹《周易本义》：“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为恻也”，把“为我心恻”讲成“行道之人皆以为恻”不妥当。“求王明，受福也”，等于没有解释。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爻辞用井的四壁铺上砖块，使井壁坚牢，井水清洁，来比

喻周厉王得到武人中那些真正向化归心的人帮助，把政权和西周王业巩固起来，因而没有坏处。本爻属于主卦上坎，是就着周厉王说。甃(zhòu)：《说文》：“井壁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以砖垒井，修井之坏，谓之甃。”《小象》用“修井”解释“井甃”，是只从辞句说，并不理解其比喻意义。

###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用“井冽，寒泉食”比喻厉王政治清明，使天下人都得到了好处，是“王明，并受其福”的实现，是本卦最带有关键性的内容，因此用象征厉王的主卦上坎主爻表达。这当然是作者的幻想。冽：《说文》：“水清也。”食：如同于初六“井泥不食”和九三“井渫不食”的食，都指饮用。《小象》用“中正”说明本爻，是因为阳爻九居于上坎之中，是得中，又居于五这个奇次，是得正。这是爻位说，不能作为《周易》卦爻辞的说明。

###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收勿幕”是说到了傍晚把井绳收上来却不盖上井口，这样一般会有脏东西进入井内。但“有孚元吉”却是只要内心有诚，就一切大为吉利，即使有脏东西也入不了井。这些是比喻周厉王在政治上可能会有失误，但由于有诚，就毫无问题了。《周易》把“孚”(诚)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小象》用“大成”说明未爻，不知其所指。孔颖达《周易正义》：“上六所以能获元吉者，只为居井之上，井功大成也。”这是勉强在作解释，其实也不知道“大成”的含义，因为《小象》的“大成”是说明“元吉在上”，而孔氏却用来说明“井功”，二者不是一回事。

通观井卦《易大传》，《彖传》解释卦名和指出井的作用都

正确，但未涉及比喻意义。其余或为爻位说，或说了等于没有说。《大象》以巽为木，说“木上有水，井”，实不可通，而“劳民劝相”之说，也无得于卦义。《小象》初六或用关系说，或只解释文字，九二未触及比喻意义，九三或不够切合，或等于没有解释，六四未触及比喻意义而无得于经义，九五是得中得正的爻位说，上六的“大成”不知所指。

## 革第四十九

### ䷰ 离下兑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本卦卦象是兑上离下，兑为泽，为水，离为火。水在火上，受火烧灼，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叫“革”，“革”就是变革。《杂卦传》：“革，去故也。”“革”的最重要意义是革去一些旧的过时的东西，让新事物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从而否定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井卦已经设想武人中可能有一些开明的人，会帮助周厉王改变西周王朝的面貌，如九三的“井渫”，九四的“井甃”，九五的“井冽”等。本卦再设想这些人将继续帮助周厉王进行多方面改革，并取得成就，为人民造福。卦辞是说要经过一段时间改革才会为人们相信，改革事业将大为顺利，凭着改革的正道得到好处，从而没有悔恨。很明显，这些都是就着厉王说的。从卦象看，泽水是变化的主体，离火是变化的条件，因此上兑是主卦，下离是辅卦，卦辞就着上兑概括。“己日乃孚”：王弼注：“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

这些都讲得很好，特别是“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这几句话出于《商君书·更法》，而又深得“已日乃孚”之意，这可以看作《更法》受到“已日乃孚”的启示，在《周易》革卦中有法家的一点影子。《周易》作者根据历史经验，认识到任何一种改革，在刚开始时都会受到旧势力阻挠。他在卦辞突出这个问题，是要周厉王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大胆、深入地进行改革。

《象》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上兑是泽，是水，下离是火。“相息”指水灭火，火灭水，所以接下去说“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二女”分别指下离和上兑，两卦各有一个阴爻，两个阳爻，在《周易》属于阴卦，所以说是“女”，《说卦传》以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以志不相得而相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不能说明革，因为革是改革，《彖传》于本卦主旨无所知。奇怪的是，后面的一些说法，倒或多或少有得于卦义。例如说“已日乃孚”是“革而信之”，这就不错。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文明”指下离，“说”（悦）指上兑，文明而且欢悦，就意味着改革得好。凭着正确而大为亨通，也是改革得好。所以接下去的“其悔乃亡”，就顺理成章。这些都与经义相合。至于进一步把“革”推广到自然界和重大的人事变化，特别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意义更为深刻，虽不能直指厉王，却也暗暗包含着厉王必须进行改革在内。《彖传》在本卦得失互见，可取之处比较多。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泽中有火”应作泽下有火或水下有火，不然火将为泽水

熄灭，还有什么革可言呢？本卦明显地是讲政治改革，从九五的“大人虎变”，上六的“君子豹变”，更可以看出来，决不是讲什么“治历明时”，《大象》是无得于卦义的。《彖传》认为本卦能联系到“汤武革命”，而《大象》却说是“治历明时”，相差太远，决非一人所作。朱熹《周易本义》：“四时之变，革之大者。”则是顺着《大象》，为之张目。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本爻属于下离，是就武人中比较开明而且乐意帮助厉王改革的人而言。“巩用黄牛之革”是比喻要把必须改革的问题紧紧抓住，毫不放松，以便及时处理，加以解决。巩：《说文》：“巩，以韦束也。”即用熟牛皮捆着。“巩用黄牛之革”，即用熟黄牛皮捆着。本爻意义明显，是要抓紧问题解决，大有作为，《小象》的“不可以有为也”，适得其反。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本爻是辅卦下离主爻，指出武人中的开明派帮助厉王改革，步子很隐重，凡百措施，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检验，要确实可行，才去改革。这样发展下去就吉利而没有坏处。改革是既要抓紧，又要稳重的。《小象》的“行有嘉也”只是爻辞“征吉”的对译，不能说明对爻辞有什么理解。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本爻仍然是就着帮助厉王改革的武人中的开明人士说。郑重指出，搞改革发展下去有可能出危险，也可能以正确而受到指责。但只要改革计划取得很多成就，大家就会很相信。这是再一次分析了改革会碰上困难，同时也表明了对改革有信

心。革言：改革之言，即改革的计划。三就：多种成就。三：表示多。有孚：很相信。有：很。孚：信。《小象》“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应是说改革计划取得很多成就，还到哪里去呢？即还有什么说的呢？何之：之何，到哪里去，有什么说的。没有说的，就是很相信，即“有孚”。这条《小象》说得过去。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本爻属于上兑，是就厉王说。“悔亡”是说由于锐意改革，成绩多而且大，因而没有悔恨。“有孚”是说厉王以改革很得人民信任。“改命吉”是说改革是吉利的。“改命”指改变了以前的一些措施，就是改革。本爻继九三之后，再一次强调“有孚”，即改革应得到人民很大的信任。对于取信于民，《周易》作者是重视的。《小象》的“信志”语意不清楚。孔颖达《周易正义》：“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下指初九。“信下之志”是本爻九四相信初九的意志，即九四与初九相呼应，是相应说。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本爻属于上兑，仍然是就着厉王说，“大人”是指厉王的明显证据。“虎变”是说如虎之变，即象老虎那样变得文采斑斓，斐然可观：比喻厉王改革成绩大，为天下臣民景仰。当然这只是《周易》作者的希望，不是事实。乾卦用龙，本卦用虎，都明显地指周厉王。“未占有孚”是说厉王改革成绩必然大，即使不通过占筮，也很为人民信服。这里要指出两点，一点是不通过占筮也能肯定成绩大，是《周易》作者不相信占筮的本证和铁证；但从《左传》起《周易》却成了占筮之书，历千百年至今为人们深信不疑，真不知从何说起。第二点是“有孚”（即很为人信服）在本爻第三次出现，可见《周易》作者要取信于民的思想是



深固而不可动摇的。《小象》用“其文炳”讲“大人虎变”，炳是鲜明，文采鲜明是比喻改革成绩大，《小象》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没有指出其实质。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本爻是主卦上兑主爻，再一次点明周厉王从事改革，必将有很大成绩。“君子”就是“大人”，“豹变”犹言“虎变”，是互文见义，不是“君子豹变”低于“大人虎变”一等。李镜池《周易通义》：“豹变与虎变意同。”如果说“大人”指厉王，“君子”指大臣，就不符合主卦主爻所表现的必然是最为主要的问题或人物的通例。“小人革面”是与“大人虎变”或“君子豹变”相对而言，“大人”、“君子”，其变可观。“小人”则只是在表面上有变化，不认真改革，发展下去必然危险，要谨守改革正道，才会吉利。本卦到本爻是高峰，不但反复强调改革有美好前途，还用小人不认真改革衬托，以进一步突出改革的重大意义。《小象》“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如果“顺以从君”，还是在改革，这与只改革于表面的内容不合。至于文蔚，也只是从现象说，没指出其本质。这条《小象》对经义是没有什么理解的。

通观革卦《易大传》，《彖传》于本卦主旨无所知，但某些说法有得于经义。《大象》“治历明时”之说与卦义无关。《小象》初九与经义相反，六二不理解经义，九三“何之”不知其确指，九四“信志”语意不明，九五只停在文字训释，上六也无得于经义。

## 鼎 第五十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

孔颖达《周易正义》：“鼎者，器之名也。”“以供烹饪之用。”本卦卦象是巽下离上，巽为风，离为火。火在风上，风助火势，以烧熟鼎中食物，比喻改革顺利进行。孔颖达《周易正义》：“《杂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烹饪有成新之用。”革卦已设想周厉王改革很成功，本卦则用鼎中食物的变化进一步突出改革的新成就。《革》与《鼎》联系紧密，古人常用“鼎革”一词来说明朝代的变换，以革故而鼎新，正缘于此。上离是促进食物变化的主要力量，下巽是条件，因此上离是主卦，下巽是辅卦。卦辞“元吉，亨”是就主卦概括。主卦主爻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是说天子的鼎是金黄色的耳和铉，当其烹饪食物，无不以恰好合乎要求，用以比喻厉王改革的新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古代天子器物用黄色，黄耳是黄色的鼎耳，金铉是黄色的鼎铉。皇后也一样，如坤卦六五的“黄裳元吉”。耳：鼎耳，用以移动鼎。铉：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以贯鼎而举之也。”即插入鼎耳以便抬鼎的金属棍子。本爻正是卦辞“元吉、亨”的根据。至于《鼎》虽然以“取新”为主，如上六的“得妾以其子”；但必然紧接着“去故”，如初六的“鼎颠趾，利出否”，其间的联系是清楚的。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

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说鼎是一种物象，这不错。“以木巽火”是以木入火，即把木柴放在火里烧。这个“巽”训“入”。从卦象看，巽为木，离为火。离在上，巽在下，是“以木入火”，这是为了烹饪。这些对卦象的解释与卦名为鼎是密切相关的。至于下巽的巽，或训风，或训木，都讲得通。这条《彖传》的三个亨字都是烹的假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是用鼎烹饪的发挥，与卦义无关。“巽而耳目聪明”，是说下巽的上卦是离卦，离为火、为明，因此说“巽而耳目聪明”，是把卦象和人体比附，无与于卦义。至于“柔进而上行”是说本卦从巽卦(䷸)变来，巽卦六四之柔，进而上行以代九五之刚，九五之刚，退而下行以代六四之柔，巽卦就成为本卦(䷱)，这是卦变说。“得中而应乎刚”是说巽卦六四进入本卦成为六五后，就既为上离的中爻，又与下巽阳爻九二相呼应。这是得中说和相应说。这些与卦义之为“鼎取新”，即厉王改革会得到新成就全不相干。这条《彖传》除了“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这几句无关宏旨的话还说过得去以外，其余无可取。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文》引郑云：‘凝，成也’。”“鼎之为器，正位而立，始不倾复，用之煮食物，唯人所命，皆能完成其任务。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从而以鼎为法，持正以居其位，完成君上所予之命令。”高氏对于“正位凝命”的解释大体近是，可以看出，这条《大象》是无得于经义的。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本爻为辅卦下巽主爻，从革故说到鼎新，既把《鼎》与《革》

联系起来，又明确了《鼎》是取得了新胜利。“鼎颠趾，利出否”，是说把鼎的脚颠倒过来，使鼎向下，这有利于把鼎里的脏东西清除出去。这是比喻周厉王改革已经很有成绩，所谓“革去故”。趾：足，这里指鼎的脚。否：读为《否》卦的“否”，这里指脏东西。孔颖达《周易正义》：“否者，不善之物。”“得妾以其子，无咎”，是说得到一个侍妾和她的儿子，没有坏处。这是比喻厉王在进一步改革中更得到不少胜利，所谓“鼎取新”。于是从《革》就过渡到《鼎》了。既得妾，又得子，是喜庆不绝，胜利不少。以：与，和。“鼎颠趾，利出否”和“得妾以其子，无咎”之间表面上没有联系，但所讲的都是厉王的喜事，前后是一致的。《小象》把本来只是一句的“鼎颠趾，利出否”拆成两句，已经错误。而且“鼎颠趾”不仅是“未悖”，还大有成绩；用“以从贵”讲“利出否”，如果取朱熹《周易本义》，“从贵谓应四”，则是相应说；而“得妾以其子”，则全无分析。这条《小象》无得于经义是明显的。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本卦是辅卦下巽辅爻，是“鼎取新”正在发展。“鼎有实”是说鼎中有烹饪的食物，比喻厉王改革仍在进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是说我的仇人武人正有疾病，不能接近我来夺取鼎中食物，因而吉利，是比喻厉王改革进行顺利。即：《说文》：“就食也”。“不我能即”，即不能即我，即不能就食于我，从而夺走食物。《小象》用“慎所之”说明“鼎有实”，从朱熹《周易本义》看：“有实而不慎其所往，则为仇所即而陷于恶矣”，足以说明《小象》正确。用“终无尤”说明“我仇有疾”，也不错，因为“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则鼎中食物不会被夺，就终于没有差

错了。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本爻为辅卦下巽辅爻，其内容仍然是“鼎取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是说鼎耳脱落，鼎的行动停止（即鼎无法移动），以致煮着的野鸡肉不能吃（指烧焦），用以比喻在改革中出现挫折。革：脱落。塞：停止。雉膏：野鸡油，这里指野鸡肉。“方雨亏悔，终吉”，是说正好下了雨，减轻了损失，才终于吉利（指由于降了雨，灭了鼎下面的火，野鸡肉还勉强能吃），用以比喻改革有了转机。亏悔：减少悔恨，即减轻损失。《小象》只解释“鼎耳革”，是失之片面；而“失其义”则不知所指。

九四：鼎折足，复公餗餗，其形渥，凶。

《象》曰：“复公餗”，信如何也？

本爻是主卦上离辅爻，用“折足”“复餗”比喻厉王在改革中也可能有失败，应该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鼎折足”是鼎断了脚。“复公餗”是把大臣们的汤菜或稀粥泼了。不直接说王而曰公，是从侧面衬托，也是一种避讳。餗(sù)：稀饭或汤菜。“其形渥”是泼在地面上的稀饭或汤菜样子湿漉漉、水汪汪的。渥(wò)：又粘又稠的样子。本爻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在节节胜利的同时必须防止失败，居安还得思危，为厉王着想是够周到的。《小象》的“信如何也”译成口语是真该怎么办，是一种发问或商榷，对于“复公餗”并无明确阐释。这样解经，如何能行？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象》：“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本爻是主卦上离主爻，直指厉王说。“黄耳”、“金铉”都是天子之器，即以代替厉王。“鼎黄耳，金铉，利贞”，是说厉王将凭着正确的措施，得到改革的好处，是对“鼎取新”的高度赞扬，成为本卦高峰，也是卦辞“元吉，亨”的具体内容。《小象》“中以为实”不知其确指。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中，正也。《广雅释诂》：‘为，成也’。《说文》：实，富也。”（详见《泰》卦）传意：爻辞云“鼎黄耳金铉，利贞”，言人有此华贵之鼎，乃以正中之道成其富也。《象传》此释乃以六五之爻位为据。六五居上卦之中位，象人得正中之道。”据此，是《小象》用爻位说在解释，无得于经义。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本爻是主卦上离辅爻，是主爻内容的进一步强调。不言“黄耳”是承上爻省，“玉铉”与“金铉”相同，“大吉，无不利”是“利贞”的深化，用以比喻厉王改革无往不利，王业恢复，指日可待，是体现了《周易》作者的迫切愿望的。《小象》的“刚柔节”，王弼注：“体刚履柔”，“高不诫亢，得夫刚柔之节。”孔颖达《周易正义》：“以刚履柔，虽复在上，不为乾之亢龙，故曰‘刚柔节也’。”王孔两氏都认为本爻是刚，下面六五是柔，这是“以刚履柔”，从而刚柔相互调节，所以“高不诫亢”，“不为乾之亢龙”。象这种解释“刚柔节”是关系说。关系说不能说《易》，因此《小象》是不明经义的。

通观鼎卦《易大传》，《象传》说鼎是一种物象，里面装着东西，用木柴烧火烹饪，这样解释卦名并联系卦象说还是对的。但其余都不正确，特别是用了卦变说、得中说和相应说。《大象》“正位凝命”之说与经义无关。《小象》初六的“未悖”与经义相反，九二不深透，但勉强说得过去，九三的“失其义”，根据王

弼和孔颖达的说法，是一般的爻位说和爻位说中的相应说，九四并未解经，六五“中以为实”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上九“刚柔节”是关系说。

## 震第五十一

###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巨大的雷声，也叫霹雳或疾雷，这里用来表示西周王朝的声威之盛。在上面的革卦和鼎卦，作者已经设想周厉王进行许多改革，取得辉煌成果。本卦更设想周厉王有无穷的声威，如同响震在天宇的疾雷，使叛乱的武人感到十分害怕。郑玄说：“雷之发声，犹人君出政教以动国中之人也。”也认识到本卦与政治有关，只不过朦胧而不具体。根据《周易》通例，凡是自重卦，内卦是辅卦，外卦是主卦。卦辞首先断定周厉王王业必定亨通，然后分别从周厉王和武人说。“震来虩虩”是说周厉王那疾雷般的声威使叛臣无比震恐。虩虩(xì)：陆德明《经典释文》：“恐惧貌”。“笑言哑哑”是说当叛臣惊惶失措，周厉王却笑语自如，态度非常从容自得。哑哑：笑的样子。《说文》：“哑，笑也。”“震惊百里”是说周厉王象疾雷般的声威给武人以巨大的震惊。百里：指代武人。周代诸侯最大的封地是方百里，武人如周、召、共伯和等都是当时最大的诸侯。“不丧匕鬯”是说当武人都无比震惊，而正在主祭的周厉王却毫不在乎，手里拿着的酒勺子连一点酒也没有洒出来。丧：失掉，这里指洒出

来。匕鬯：匕里的鬯。匕：扬雄《方言》：“匕谓之匙。”《说文》：“匙，匕也。”鬯(chàng)：用黑黍与香草酿成的香酒，用来祭神。卦辞描写了周厉王改革胜利后的情况，周厉王是喜气洋洋，而武人却惴惴不安，等于是革卦和鼎卦的一个小结。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说“震，亨”，是重复卦辞。下面分别解释四句卦辞。朱熹《周易本义》：“程子以为‘迩也’下脱‘不丧匕鬯’四字”。案王弼注已有这四个字，今补上。“震来虩虩”，恐致福也”，是说巨雷响起来了而惊惧震恐，就会得到好处。这与卦义相反。“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是说巨雷响起来了还谈笑自若，以后就有了榜样。这还没有点明卦义。则：法则，榜样。“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是说巨雷响起来了而震惊百里之远，使远者惊，近者惧。这也没有与卦义挂钩。“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说巨雷响起来了，主祭者还态度安详，匕中的鬯没有洒出一点，象这样镇定从容的人，出去可以充当宗庙社稷的主持者。这有得于卦义。由于前三句都没有讲对，这里便只是偶而言中罢了。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孔颖达《周易正义》：“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为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惧修省’者，君子恒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惰。今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已过，故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也。”孔氏的解释符合《大象》原意，足征《大象》与经义不合。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



后有则也。

本爻是辅卦下震主爻，是就厉王说。重复了卦辞前两句，再一次强调周厉王的声威之盛和态度的从容自得，而武人则十分惶恐不安，所以断之以“吉”。《小象》完全是《大象》的重复，不再作分析。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本爻是辅卦下震辅爻，仍然是讲厉王。“震来厉”，是说雷响震得很凶，比喻厉王威风十足。“亿丧贝”是说是否会丧失财物？比喻厉王是否会受到一些损失？亿：同噫，发语助词。贝：当时用作货币，指财物。“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是说登上了高山，不必去寻找，七日后就会得到失去的东西，比喻厉王威信还会提高，即使暂时有损失，也不必管，通过天道循环，自然会夺回来。这些都说明周厉王终归是有得无丧的。跻(jī)：登上。九陵：多重的山坡，即高山。九指多。逐：追逐，寻求。七日：指天道循环，参看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注释和分析。所谓“七日得”就是说自然会得。《小象》“乘刚”是指本爻以阴爻凌驾于初九这个阳爻之上，这是关系说，不能作为《周易》的说明。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本爻是下震辅爻，还是说周厉王。“震苏苏”，是说巨雷的声音使人害怕，比喻周厉王的威风使武人畏惧。苏苏：孔颖达《周易正义》：“畏惧不安之貌。”指武人。“震行，无眚”，是说雷声震开去，没有坏处，比喻周厉王声威遍及天下，远近畏服，因而无坏处可言。本爻是上爻的发展。《周易》作者在上爻

担心大好形势下会出现漏洞，在本爻则认为周厉王一切顺利，感到放心。《小象》的“位不当”指本爻以阴爻居于阳位——六是阴爻，三是阳位——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写周厉王威力无穷，象巨雷横扫大地，击败武人，至于彻底。遂：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遂当作队，古坠字”。这是本于陆德明《经典释文》：“遂，荀本作队。”“震遂泥”是说疾雷从空而降，深深坠入泥中，比喻厉王对武人犁庭扫穴，如巨雷横扫大地，武人遂无一漏网。这是对厉王成就作了最高的估计。《小象》的“未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成“道德未能光大”，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成“见识不多，胆量不大”，都与经义相反。

####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辅爻，还是在说厉王。“震往来厉”是说巨雷在天空回荡，非常迅猛，比喻厉王仍在扫除残余武人。“亿无丧”是说厉王没有损失。亿是发语词。“有事”是说有事等待厉王去处理，指最后一些善后事宜。《小象》说“震往来厉”是危险行为，与厉王以迅猛手段清除武人残余势力的含义不符。说“亿无丧，有事”是“其事在中，大无丧也”，“在中”指本爻居于上震中间，是用得中说讲“无丧，有事”，与厉王没有任何损失，却有善后事宜有待处理的含义也不符。这条《小象》是无得于经义的。

####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

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辅爻，仍然是在讲周厉王。“震索索，视矍矍，征凶”，是说厉王如雷的声威吓得武人们不敢迈步，四下张望，而徘徊游移，不立即归顺，这样发展下去有危险。索索：陆德明《经典释文》：“犹缩缩，足不正也。”这里指不敢迈步，手足无措。矍矍(jué)：《说文》：“矍，鹰隼之视也。”这里形容武人惊惧四顾的样子。“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是说雷不打在君子身上，而是施加于武人，这样没有坏处。邻：邻人，指武人。“婚媾有言”，是说武人们有怨恨之言。婚媾：指武人。根据《竹书纪年》“伯和篡位立”，是取周厉王而代之的是共伯和。共伯和是异姓诸侯。当时异姓诸侯与西周王朝多有婚姻关系，周王用伯舅相称，所以婚媾是指武人。本爻说明周厉王声威很大，对武人打击准确，武人残余势力再不立即投降，其后果不堪设想。《小象》“中未得也”即未得中也，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以本爻是上爻，所以说“中未得”。这不能说明《周易》的问题。用“畏邻戒也”解释“虽凶无咎”，语意不明。孔颖达《周易正义》：“畏邻之功，惧而自戒。”是增加一些字来讲，这说明“畏邻戒”是讲不通的。

通观震卦《易大传》，《彖传》解释四句卦辞，只有最后一句对。《大象》“君子以恐惧修省”之说与卦义不合。《小象》初九是重复《大象》的前两句，六二的“乘刚”是关系说，六三的“位不当”是爻位说，九四的“未光”含义暧昧，六五或与爻辞意义不符，或是得中说，上六或是得中说，或语意不明。

## 艮第五十二

### ䷳艮下艮上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卦名脱去,今补上。

《彖传》、《序卦传》、《杂卦传》和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王夫之《周易内传》都说:“艮,止也。”艮为山,山巍然峙立,寂然静止,所以卦有“止”的内容。胡方《周易本义注》:“卦只告人以止,而唯止所当止,方是止。故告人以止,即告人以止所当止。”从本卦看,所谓“止所当止”就是不妄进、不躁动,务必把《震》的声威保持下来,并一直稳定下去,使周代王业永盛不衰,因此主卦主爻上九说“敦艮,吉”,就是说努力从事于艮而不妄进躁动,自然吉利。下艮开始止,是辅卦。上艮是止的最高阶段,是主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是说停止了背部活动就全身都不能动,这是突出了静止,比喻周厉王有了《震》的威严就要保持下来。“行其庭不见其人”,是说走在院子里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是进一步突出了静止,要周厉王务必很好地持盈保泰。“无咎”是对上面两句话的按断,是把静止没有坏处这个内容完全明确起来。本卦没有标题,是为了避免与卦辞第一个艮字重复。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

咎也。

说“艮，止也”是正确的。卦以止为义，而《彖传》既讲止，又讲行，还说“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是动和静、行和止并提，不专以止为言，这有失于卦义。“艮其止”，朱熹《周易本义》引晁氏曰：“（止）当依卦辞作背。”这一意见可取。《彖传》还认为“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原因是“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所谓“上下敌应”是指初六与六四，六二与六五都是阴爻，九三与上九都是阳爻，这是相应说。相应说是不符合《周易》实际的。再说，“无咎”是好，不是坏，以之言敌应，也不妥当。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指下卦是山，上卦也是山，可说明艮为山。艮又为止，则是取义于山的静止。“思不出其位”是说思考有应有的范围，必须停止在所思考的对象上。这是从止出发，联系人的思维活动讲，可自成一说。但与本卦是讲周厉王已经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抓住，不能失去的卦义是不相符合的。孔颖达《周易正义》：“兼山艮者，两山义重，谓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镇止。今两山重叠，止义弥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为义各止其所，故君子于此之时，思虑所及不出其已位也。”孔氏得《大象》之义，但卦义并不是如此。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本爻是辅卦下艮初爻，所以用趾来作为比喻。趾：足趾。“艮其趾”是说停止了足趾活动，是一开始就静止。“无咎”是说静止没有坏处。“利永贞”是说将以静止的永远正确得到好处。本爻是止的开始，下面将循此渐进，扩大止的范围，把止的重大意义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小象》用“未失正”说明本爻，大

体上可以，但没有讲出所以然，即没有讲出止的重大意义何在，因此还不能说有得于经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上爻讲趾，本爻讲腓，从趾到腓，是止的继续。腓(fēi)：小腿。本爻是说，停止了小腿活动，却不停止与之相连的大腿活动，就感到不舒服。用以说明静止必须连续，不能断断续续。随：相随，指大腿，大腿是随着小腿的。拯其随：救助大腿，即使大腿也静止不动。作者认为在当时以止为最好，即保泰持盈为最好，所以要使大腿静止，就用了拯这个词。才讲到小腿静止，就想到大腿也要静止，足征对静止的关心，从而把静止进一步突出起来。《小象》的“未退听”不知所指。朱熹《周易本义》：“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听乎二也。”不知根据什么，说三(九三)要听乎二(六二)，这对“未退听”还是不能作出说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不退而听取追随者之意见也。”以随为追随，已失其义；以拯为听取，更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高氏也不能解释“未退听”，更证明这一句是无法讲清楚的。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本爻是说停止了腰部活动，两肋肌肉象分裂开似地疼痛，又象有恶臭之气在薰灼着心。这是用比喻说明，要坚持静止也有很大困难，但从以人体作为比喻看，其上爻六二，下爻六四都止而不动，则本爻也不能不止而不动，仍然是在强调静止的。静止是从大腿说到腰部，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要也。”要，古腰字。朱熹《周易本义》：“限，身上下之际，即腰胯也。”列：古裂字。《说文》：“列，分解也。”程颐《易传》：“列绝其夤。”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夹脊肉也。”即两肋的肌

肉。厉薰心：厉；恶臭之气。薰：象火烧似的。《小象》“艮其限，危薰心也”，是照抄爻辞部分文字，只易厉为危，不能说明问题。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从“艮其限”到“艮其身”，从停止腰部活动到停止胸部活动，是静止又向上发展一步，到了更高的水平，真是稳如泰山，不能动摇移易。比喻西周王业不能觊觎，千古不磨。断之以“无咎”，表现了作者对止的肯定，在他看来止是适时而必要的。身：胸部，古文身字象人胸部突出。《小象》的“止诸躬”是“艮其身”的对译，毫未加以解释，不能说明能理解爻辞意义。孔颖达《周易正义》：“‘止诸躬’也者，躬犹身也。明能静止其身，不为躁动也。”孔氏之说比《小象》明确，可见也不完全为《易大传》限死。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从“艮其身”到“艮其辅”，从停止胸部活动到停止口辅活动，是静止又向上发展一步，到了头部，而登峰造极。比喻周厉王对于止要下最大工夫，以达到最高水平。“艮其辅，言有序”还体现了《周易》作者要周厉王谨于言论，避免祸从口出，以保持长治久安。辅：口辅，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即今语所谓‘嘴巴’，”序：条理，秩序。《小象》“中正”之说，其根据是爻位说，但六五只得中，不得正，不好说是“中正”，因此朱熹《周易本义》说：“正字义文。”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本爻是主卦上艮主爻，是卦义的集中表现，是全卦的结

语，与卦辞的止乃无咎的内容相呼应。“敦艮，吉”则说要努力从事于止而不动摇，不躁动，才能吉利。比喻周厉王必须从始到终努力维持其声威和成就，使西周王朝永远繁荣昌盛，这样才好。《小象》用“厚终”说明“敦艮”，“厚终”是善终，“敦艮”是努力从事于止。努力从事于止是既善于始，又善于终，只归结为“厚终”是不全面的。

通观艮卦《易大传》，《彖传》或动静并提，不专以止为义；或用相应说。《大象》“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说思维应限于思维对象，有止的意义。《小象》初六大体可取，六二“未退听”不知所指，九三等于没有解释，只对译“厉薰心”为“危薰心”，六四也等于没有解释，只对译“艮其身”为“止诸躬”，六五的“以中正也”是爻位说的得中说（据朱熹《周易本义》，定“正”字为衍文），上九“敦艮之吉”是全面说“敦艮”的吉利，只讲“厚终”，失之片面。

## 渐第五十三

### ䷴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

要西周王朝终古止于隆盛，一定要有贤臣辅弼，所以艮卦之后接着渐卦。渐是徐而不速。周厉王求贤臣必须从容甄别，贤臣欲事周厉王也不能汲汲于旦夕。从爻辞看，下艮三爻是用雄鸿的始而“渐于干”，继而“渐于磐”，终而“渐于陵”，比喻周厉王求贤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上巽三爻是用雌鸿的始而“渐于木”，继而“渐于陵”，终而“渐于陆”，比喻贤臣欲事周厉王也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说下艮的鸿是雄鸿，是比喻周厉王，是由于下艮是阳卦，而初六还有“小子厉”，周代君王常自称“小子”，如《诗经·周颂》“闵予小子”，“小子”即周成王自称。说上巽的鸿是雌鸿，是比喻贤臣，是由于上巽是阴卦，而且与下艮所比喻的周厉王相对待。雄鸿自下而上，非常清楚，因为是先干，次磐，再陆。为什么说雌鸿自上而下呢？这不但由于巽卦是上卦，要与下艮相遇必须自上而下，更重要的是到最后才“渐于陆”，与雄鸿会合。如果也是自下而上，就应该是自陆而木而陵，不是自木而陵而陆了。卦辞“女归吉”是用妇女嫁给丈夫比喻贤臣归于周厉王。下艮比喻周厉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卦。上巽比喻贤臣，是周厉王追求的对象，是辅卦。《周易》各卦卦辞十之八九是就着主卦概括，但不是百分之百，例如本卦的“女归吉”就是就着辅卦上巽所比喻的贤臣概括的。尽管也可以说成女之归是由于男之求，但毕竟是绕了弯子。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朱熹《周易本义》怀疑“渐之进也”的“之”是衍文，或是“渐”字。如果“之”是衍文，那就是“渐，进也”。如果“之”是“渐”字，那就是“渐，渐进也”。两说都可通，但以“渐进”之说为长。这是解释卦名，没有错。“女归”之所以吉，是由于“利贞”，即凭着为妇或为臣的正道而得到好处。朱熹《周易本义》：“以卦变释利贞之意。盖此卦之变，自涣而来，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皆为得其位之正”。这是说明什么是“进得位，往有功也”和“进以正，可以进邦也”。所谓“自涣而来，九进居三”，是涣卦(䷺)九二上升到第三爻为九三，六三下降到第二

爻而为六二，就成为本卦(䷛)。所谓“自旅而来，九进居五”，是旅卦(䷷)九四上升到第五爻而为九五，六五下降到第四爻而为六四，也成为本卦(䷛)。无论是“九进居三”或“九进居五”，都是既得位，又得正。因为三与五是阳位，阳爻居之，就是得位、得正。《彖传》用卦变说经，不正确。“其位，刚得中也”，指本卦九五，以阳刚之爻，得位而又得中，仍是解释卦辞“利贞”，是爻位说、得中说。“止而巽，动不穷也”，是说下艮为止，上巽为顺，《渐》的卦象是静止而逊顺，朱熹《周易本义》认为是“以卦德言渐进之义”，是动皆合于正道，故不困穷。用这些说明“利贞”，也是无得于卦义的。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巽为木，但常为风。“山上有木，渐”，殊为不辞。若换成“山上有风，渐”，那就体现了有一种清风徐来的景象，一切和谐。“居贤德善俗”，王肃本作“居贤德，善风俗”，朱熹本“疑贤字衍，或善下有脱字”。无论是“居贤德，善风俗”，或是“居贤善俗”，都是讲君子应该有美好品德以移风易俗，与卦义无关。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本爻是主卦下艮辅爻，是就着周厉王说。“鸿渐于干”是说雄鸿慢慢地从山涧里飞到岸边，比喻周厉王开始沉着冷静地去寻求贤臣。干：河岸。《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之干即河之岸。“小子厉”是说周厉王有危险，因为寻求贤臣会受到武人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危及安全。“有言”即是武人有责怪之言。“无咎”是《周易》作者的话，是鼓励厉王放心大胆地去求，一定要把贤臣求到手。《小象》只解释爻辞的“小子厉”，已流于片面；而“义无咎、则等于说了没有说，因为“义”不知何所指。本爻《小象》是无得于经义的。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本爻是主卦下艮辅爻，仍然是就着周厉王说。“鸿渐于磐，饮食??”，是说雄鸿从岸边缓缓飞向岸边的高地，又喝又吃，喜气洋洋，比喻周厉王寻求贤臣，进展顺利，兴高采烈。磐应作般。王引之《经义述闻》：“遍考西汉以前之书，言磐石者皆连石字为文，无单称磐者。今按《史记·孝武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并载武帝诏曰：‘鸿渐于般。’孟康注曰：‘水涯堆也。’其义为长。初爻渐于干，干，水涯也。二爻渐于般，般为水涯堆，则高于水涯矣。三爻渐于陆，则又高于水涯堆矣。此其次也。”衎衎(hàn hàn)：喜乐的样子。《礼记·檀弓》上：“饮食衎尔。”郑玄注：“衎尔：自得貌。”“吉”是作者的按断。是对周厉王积极耐心求贤的鼓励。《小象》只解释“饮食衎衎”，说是“不素饱”(不白吃饱饭)，不仅片面，而且“不素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模糊而笼统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喻人之靠己之劳力以得饮食，不剥削他人。”如果这些就是“不素饱”的含义，那《小象》也是无得于经义的。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本爻是说雄鸿从岸边高地缓缓飞到高而且平的陆地，即将与雌鸿遇合，比喻厉王求贤就会成功。“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是说周厉王求贤会受到武人破坏，将毫无结果，如同丈夫出门不能回家，或妇人怀孕不能生育。(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子未成而胎坠，即流产。”)，其结果是凶。“利御寇”是说厉王能排除干扰，形势还是好的。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

翻曰：“高平称陆。”征：行，这里指出门。复：回家。本爻是《周易》作者从初六的“小子厉，有言”，设想到武人可能出面干涉，事情可能失败。但只要厉王坚决干下去，寇还是能御，干扰还是能排除的。厉王求贤必须打破武人的障碍，这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全卦最重要的内容，所以用主卦下艮主爻表达。关于《小象》，王弼注和孔颖达《周易正义》多用爻位说和关系说说明，不足取。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本爻属于上巽，是就贤臣而言。“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是说雌鸿从天空中缓缓降落到树上，踩着象桷的树枝，很平稳，没有坏处，用以比喻贤臣也在行动起来，并站稳脚跟，行将与厉王遇合，为周厉王所用。桷(jué)：《说文》：“椽方曰桷”。既是“渐于木”而“得其桷”，那桷就是指近似于方形的树枝。鸿脚趾之间有蹼，踩上一般是圆形的树枝会站不稳，只有踩在类似于方形的树枝才站得稳。《小象》的“顺以巽也”，孔颖达《周易正义》：“顺以巽也者，言四虽乘三，体巽而附下。三虽被乘，上顺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犹顺以巽也。”根据这种解释，《小象》是用了关系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象传》‘顺巽’之说，乃以六四及九五之爻象爻位为据。六四为阴爻，为柔；九五为阳爻，为刚。六四居九五之下，是为柔从刚，象臣民伏从君王。”根据这种解释，《小象》还是用了关系说。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本爻是辅卦上巽辅爻，仍然是就着贤臣说。爻辞是说：雌鸿从树上缓缓降落到山坡，贤臣快要与周厉王遇合，武人却出来干扰，使事情很久难以成功，但终于阻挠不了，还是吉利。这

是把君臣的遇合推进到了即将成功的边缘。陵：山坡。《说文》：“陵，大阜也。”妇三岁不孕：比喻事情很久难以成功。终莫之胜：指武人阻挠不了贤臣靠拢周厉王。吉是《周易》作者的判断。《小象》的“得所愿”，孔颖达《周易正义》：“得所愿也者，所愿在于与三和好。既各履中正，无能胜之，故终得其所愿也。”孔氏解释多误：“所愿在于与三和好”，毫无根据。九五诚然是既得中、又得正；但九三只得正，不得中。说“各履中正”，与九三爻位情况不合。看来“得所愿”难以确指，更何能说明经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不可乱也。

本爻是辅卦上巽辅爻，仍然是就贤臣说。爻辞说，雌鸿慢慢从山坡降落到陆地，它的羽毛可以装饰君王仪仗队的旌旗，这很吉利。是比喻贤臣终于接近了周厉王，并与周厉王相契合，成为股肱之臣。陆：是九三“鸿渐于陆”的“陆”，也就是雄鸿在栖止着并等待着雌鸿的“陆”。雌鸿终于从天外飞来，在这里碰上雄鸿，成为配偶，贤臣终于与厉王相值，共谋国事。前人多不了解这一内容，总认为是雄鸿一直向上飞，自陆而木，自木而陵，这句“渐于陆”就不好讲，成为雄鸿回头向下飞，与“渐”是“渐进”的意思不合，于是想方设法改字，如程颐《易传》本于胡瑗，改“陆”为“逵”，江永《群经补义》本于顾绛，改“陆”为“阿”，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又改“陆”为“陂”，都是不对的。仪：朱熹《周易本义》：“羽毛旌纛之饰也。”此说较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的“舞具”说和李镜池《周易通义》的“道具”说为优。丁寿昌《读易会通》：“后世卤簿谓之羽仪，仿此。”《小象》用“不可乱”说明“其羽可用为仪”，应是说可用为仪的羽不能淆乱，以免鱼目混珠；殆指庸妄之人不能与贤臣杂然共进，有可取。

通观渐卦《易大传》，《彖传》基本上是卦变说和爻位说。

《大象》与经义无关。《小象》初六的“义无咎也”不知所指，六二的“不素饱”模糊不清，九三随文生训，无与于经义，六四的“顺以巽”是关系说，九五的“得所愿”难以确指。上九或有可取。

## 归妹第五十四

### ䷵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

渐卦设想周厉王寻求贤臣，经过几度曲折，终于得到贤臣作为股肱，“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但这只是《周易》作者的设想。由于对周厉王得贤臣一事关心太切，本卦又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就是担心厉王登进贤臣或被坏人占了先着，如屈原《离骚》所说的：“恐鸩鴆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对此，作者用嫁女作为比喻。古代贵族嫁长女，常以妹妹陪嫁。如果妹妹嫁了，姐姐却没有嫁，那就不正确。本卦用嫁女是妹妹嫁，不是姐姐嫁，比喻坏人登进，贤臣不得入，实际上是希望周厉王能有圆满结果，与渐卦相辅相成。本卦的“妹”应该如何讲？王弼注：“妹者，少女之称也。”是以妹为少女。孔颖达《周易正义》：“妇妹犹言嫁妹也。”是以妹为妹妹。如果孔氏认为妇妹的妹是少女，那么嫁妹还是嫁少女，与王氏一致。证以本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则妹是少女，不是妹妹。因为殷帝乙（纣之父）只嫁女儿给周文王，没有嫁妹妹给周文王。本卦卦象是兑下震上，兑为泽，震为雷，是泽水在雷火之下，泽水渗于下，雷火炎于上，是水火相悖。以比喻贤臣与周厉王相互乖违。兑是

阴卦，象征贤臣，震是阳卦，象征周厉王。本卦讲归妹，主要是就贤臣说，所以下兑为主卦，上震是辅卦。卦辞“征凶，无攸利”，是说归妹只归妹妹，不归姐姐，如初九的“归妹以娣”和六三的“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这样就很不好，发展下去只能是凶，不能是吉。这概括了全卦主旨，是就着主卦下兑概括的。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从“归妹”到“人之终始也”，是就“归妹”的意义加以解释。因“归妹”而男女相交，所以生育人类，因此说是“人之终始”。推而广之，即天地相交以产生万物。如果“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宇宙就会旷焉寂灭，因此“归妹”又是“天地之大义也”。从“归妹”是“人之终始”说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是对卦名“归妹”的解释和发挥，是完全正确的。“说以动，所归妹也”，是从卦德说明“归妹”。下兑为悦，上震为动，合起来是说而动。说所归之妹是高高高兴兴嫁到夫家去，这也正确。“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是就卦辞解释。朱熹《周易本义》：“卦之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刚。”所谓“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是指九二以阳居阴，六三以阴居阳，九四以阳居阴，六五以阴居阳，都以“位不当”而“征凶”。所谓“三五又皆以柔乘刚”，是指六三居于九二之上，六五居于九四之上，都是“柔乘刚”而“无攸利”。这些或用爻位说，或用关系说，都不正确。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这条《大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较好的解释。“敝，《释文》作弊，按敝即弊病之弊。《归妹》之下卦为兑，上卦为震。兑为泽，震为雷。然则《归妹》之卦象是泽上有雷。《易传》认为

滨湖地区，天寒时雷入于泽中，故《随·象传》曰：‘泽中有雷，随。’天暖时雷出于泽上，故《归妹·象传》曰：‘泽上有雷，归妹’。（详见豫卦）古代男女结婚，四时皆可，但多在春季。雷出于泽上，乃春季男女结婚之时，是以卦名曰《归妹》。男女相配，如配得其当，则成佳偶，夫妻同心，白首偕老，可以永终。如配失其当，则成怨偶，夫妻反目，甚至中途离异，其弊甚大。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从而为子女择配，谨慎从事，以永其终，又知其弊，故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弊。’高氏甚有得于《大象》原意，于以知《大象》与经义不合。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爻是主卦下兑辅爻，是就着臣说。“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是说嫁女却嫁了妹妹，象这种情况要跛子能走路，发展下去才会吉利。言外之意是嫁妹妹而不嫁姐姐，不会吉利。这是比喻周厉王求贤的过程中，贤臣不能登进，佞臣反而佯进，要拔擢贤臣，斥去佞臣。娣：女弟，妹妹。履：行，走路。征：发展。《小象》的“以恒”和“相承”语意不明，前人和今人解释多不可从。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本爻是主卦下兑辅爻，还是就着臣说。“眇能视”前面省去了“归妹以娣”，是承上爻省。孔颖达《周易正义》：“九二不云‘归妹’者，既在《归妹》之卦，‘归妹’可知，故略不言也。”爻辞是说嫁女却嫁了妹妹，象这种情况要瞎子能看见，才会凭着“幽人”的正道而吉利。言外之意和所比喻的内容都与上爻相同，是反复强调周厉王在求贤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甄别，防止鱼



目混珠。幽人：程颐《易传》：“二有刚正之德，幽静之人也。”是“幽人”指正人君子。要瞎子能看见，才会凭着正人君子的正道而得到好处。意思是归妹以须不以娣，就决无好处可言；在登进人材时应该把好关。《小象》用“未变常”说“利幽人之贞”，是把“幽人”看成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凭着他的正道得到好处是“常”，也可以说是“未变常”，从这一点看，《小象》是正确的。

###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本爻是主卦下兑主爻，把归妹只能以须，不能以娣合起来说，也就是把只能登进贤臣，不能拦入佞臣合起来说。一正一反，讲得很全面。“归妹以须，反归以娣”，是说嫁女应该把姐姐嫁出去，现在反而把妹妹嫁出去，这就不好。用以比喻贤臣不得登进，佞臣反而拦入，后果将是严重的。这是本卦主旨，所以用主卦下兑主爻表达。须：同嫔。贾逵：“楚人谓姊为嫔。”通观本卦各爻，归妹应该是以须而娣从之。《小象》“归妹以须，未当也”，明显地与经义相反，是《小象》与经义不合的例子中比较突出的。

###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爻是上震主爻，是就周厉王说。爻辞用周厉王口气讲话，说要嫁过来的新人耽误了日期，未能及时赶到，要迟嫁来一些，但终归有嫁来的时候。是比喻周厉王在等待贤臣，并且认为贤臣一定会得到，表现了《周易》作者的期望殷切。《小象》“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是说贤臣其所以有推迟日期再来的思想，是由于要有所等待才来，这明显地认为爻辞是就着贤臣说，不是就着周厉王说，把本爻是为什么人立言都搞错了，又怎样能有得于经义？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本爻属于辅卦上震，还是就周厉王说。“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说嫁来的姐姐还不及妹妹的地位高，即姐姐本来高的地位被压低了，妹妹本来低的地位被抬高了。用以比喻贤臣受到阻挠，非贤臣得到提拔，厉王认为这些不恰当，但又认为到了有利时机，情况会改变，所以说“月几望，吉”，即时机成熟，姐姐或贤臣自然吉利，得到应有待遇。厉王是迫切希望贤臣能颖脱而出的。袂：王弼注：“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为礼容”是作为行礼的样子，如举起衣袖表示尊敬等。这里用袂的良和不良，比喻地位的高和低。君之袂不良，即君的地位低。娣之袂良，即娣的地位高。君与娣相对，娣是妹妹，君指姐姐。“月几望：一个月快到农历十五，是月圆的时候，比喻时机成熟。《小象》“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是照抄爻辞原文。“其位在中，以贵行也”，是说本爻居上震之中，在尊贵的地位，是爻位说的得中说。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本爻属于辅卦上震，仍是就周厉王说。爻辞是说，女的拿着篮子，里面却没有东西，男的宰杀着羊，体内却没有血流出来，这没有好处。用以比喻周厉王寻求贤臣，到头来将是一场空，表现了《周易》作者悲观失望情绪。他尽管处处为周厉王出谋划策，但心境是凄凉的。《小象》“承虚筐也”，只讲了“女承筐，无实”的事实，没有说明任何问题。

通观归妹卦《易大传》，《彖传》解释卦名正确，但用爻位

说、关系说讲卦辞却不正确。《大象》单纯说婚姻，是停留在问题表面。《小象》初九的“以恒”、“相承”，语意不明，九二的“未变常”有合于经义，六三与经义相反，九四也与经义相反，六五是得中说，上六只从表面解释部分爻辞，没有接触实质性问题。

## 丰第五十五

###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本卦是离下震上，离为火，震为雷。是迅雷响震于长空而电火随之，比喻周厉王奋发有为而贤臣助之。渐卦设想周厉王与贤臣遇合，归妹卦设想周厉王与贤臣睽违，本卦是就渐卦的内容而申言之，设想周厉王与贤臣将如水乳之交融，以重新振兴西周王朝，而“来章，有庆誉”的。但《周易》作者深知这不可能，会终于“三年不覿”，不过空有一片谋国的忠心罢了。雷动而电火相随。是上震为主，下离为辅，比喻周厉王的上震是主卦，比喻贤臣的下离是辅卦。卦辞讲王，说明是就着主卦上震概括。《周易》卦爻辞提到王不少，足以证明是为西周的某个王而作。再加上一些强有力的佐证，就足以断定是为厉王而作了。“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是说厉王来到贤臣当中，就不必忧虑，到时机成熟，一切都会得到恰当解决。这是指厉王只要深入贤臣，与之打成一片，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好；言外之意是中兴复国也不会成问题。假(gé)：至，来到。与家人卦“王假有家”，萃卦“王假有庙”的“假”相同。之：指代贤臣。宜日中：以

日中而宜。日中：指成熟的时机。宜：指事情得到合理的解决。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丰，大也。明以动，故丰。”这是用卦德解释卦名。丰下卦为离，离为火，为明。上卦为震，震为雷，为动。从内外上下卦的次序看，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所以是“明以动”。有光明的品德去进行工作，成就必然会大，因此就“丰”了。这是说本卦所讲的是杰出人物必然会有大的成就，与卦义还能相合。“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这是对卦辞进行解释，而语言诘曲为病。对“假”不作训释，其义难通。“尚大”不知所指。以“宜日中”为“宜照天下”，也不妥当。“日中”还可说“宜照天下”，“宜日中”如何能是“宜照天下”呢？总之，这许多话都有毛病，不能强为之辞，更不能说与卦义有关。“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彖传》作者在读了本卦之后所发抒的感想。本卦是希望厉王努力达到丰大，以至无穷无尽，因此这些话与卦义相反。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震为雷，离为电。本卦上震下离，是“雷电皆至”，声势盛大，因此叫丰。雷电在古人看来是天地的刑罚，《大象》作者认为从本卦可以得到“折狱致刑”的启示，也就是断狱和用刑的启示，与噬嗑卦大体相同。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本卦并不以雷电为天地刑罚，要凭之“折狱致刑”，《大象》是脱离卦义，自立其说的。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本爻是辅卦下离辅爻，是就贤臣讲。爻辞是说贤臣将碰上能与他相配合的君王，即使拖延点时间得不到任用也不要紧，发展下去是会达到希望的。本爻含义明确，贤臣想得到周厉王任用的思想跃然于纸上，是君臣相互契合的前奏。配主：能相配合而图治的君王，指周厉王。旬：十天。从紧接着“无咎”看，应是指拖延一段时间得不到任用。尚：《尔雅》邢昺疏：“尚谓心所希望也。”坎卦卦辞“行有尚”，节卦卦辞“往有尚”，含义与这里的“往有尚”相同，既指发展下去会达到希望，也指前途一定美好。《小象》只拘泥于“旬”字表面，不能深入阐明爻辞内涵。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本爻为辅卦下离主爻，是就贤臣讲。爻辞是说，把小草席子加大，复盖宽广，中午能看见北斗星。这简直昏天黑地，发展下去会患精神病。但只要内心有诚，这种怪病就会消除，将是吉利的。“丰其蔀，日中见斗”是比喻环境黑暗，贤臣要与周厉王遇合困难重重。“往得疑疾，有孚发若”是直陈这样下去贤臣会患精神病，但以有孚而消除。反复强调贤臣与周厉王遇合之难，甚至要以孚来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贤臣求与周厉王遇合的决心大，所以用下离的主爻表达。丰：大，用成使动，即加大。蔀(bù)：王弼注：“覆暧蔀光明之物也。”郑玄作“菩”，训为小席。按：蔀同于菩，指盖屋顶的小草席子。斗：北斗星。疑疾：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精神错乱，多惊多疑之疾。”发：《广雅》：“去也”。引申为消除。若：语末助词，与如相同。《小象》只解释“有孚发若”，已嫌片面。以信训诫，也不确切。以“发若”为“发志”，更不妥当。“若”本来是虚词，如何能说是

“志”呢？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本爻是辅卦下离辅爻，还是就贤臣讲。爻辞是说，加大了幡幔，把房子遮盖得很严实，一片漆黑，到中午才能看见小星。在摸索中折断右臂，但结果没有坏处。这些是比喻环境艰难，贤臣要与周厉王遇合很不容易，甚至受到严重挫折，但终归要遇合，因此没有坏处。这样就把贤臣力求与周厉王遇合这一点越发突出起来了。沛：王弼注：“幡幔，所以御盛光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沛本作旆。”程颐《易传》：“丰其沛，其暗更甚于晡也。”沫：《子夏传》作“昧，星之小者”。肱(hóng)：臂。《小象》以“丰其沛”为“不可大事”，幡幔遮住了光线，与“不可大事”有什么相干？“折其右肱”诚然是“终不可用”，但接着“无咎”又如何讲呢？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是就周厉王讲。爻辞是说，把小草席子加大，覆盖宽广，中午才能看见北斗星。这个不以特殊身分自居的君王被贤臣碰上了，很吉利。这里再一次指出环境黑暗恶劣，以作为周厉王求贤臣的衬托。这样还去汲汲求贤是了不起的，所以用主卦主爻表达。“遇其夷主”是夷主为贤臣所遇，是受动句，不是施动句，古汉语施受同词。夷：平常，不特殊。《小象》“丰其蔀，位不当也”是爻位说，以九居四，以阳爻居阴位，是“位不当”。“日中见斗，幽不明也”，是只从表面现象说。“遇其夷主，吉行也”，是把“遇其夷主”看成施动了。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辅爻，还是就周厉王讲。爻辞是说，取得了美好的政绩，有值得庆贺和称赞的，很吉利。这是直陈句，是讲周厉王得到贤臣帮助，治国有方，政绩斐然，《周易》作者所企图和盼望的正在于此，求贤的目的是达到了。这是设想的高峰。来章：取得美好政绩。来：达到，取得。章：美，指美好政绩。《小象》只重复爻辞部分文字，无以见其有得于经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本爻是主卦上震辅爻，仍是就周厉王讲。爻辞是说，屋很大，室内漆黑，从门户里看，静悄悄地没有人，以后很多年也将看不到人，这是凶险的。这是比喻西周王朝衰颓，多历时，也难复兴，体现了《周易》作者的清醒认识。井卦九三慨叹“王明，并受其福”，是对厉王的昏庸知之甚深。这里用荒凉、凄清、寂寞刻划大屋，是对西周王朝终难复兴知之甚明。作者之所以还拳拳于西周王朝和周厉王，无非是基于黍离之思的爱国思想。丰其屋：使其屋丰，即把屋子修得很大，也就是屋子很大。蔀其家：以蔀覆盖其家，意即室内一片漆黑。阒：同窥。阒(qù)：静。覿(dí)：看见。《小象》“天际翔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天际翔也者，如鸟之飞翔于天际，言隐翳之深也。”把房子大（“丰其屋”），隐翳深，说成天际翔，实令人费解。“自藏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自藏也者，言非有为而当自藏，可以出而不出，无事自为隐藏也。”是“自藏”指“无事自为隐藏”。“窥其户，阒其无人”，难道是说这家的人都无缘无故地自己隐藏起来了吗？

通观丰卦《易大传》，《彖传》解释卦名还好，解释卦辞诘曲为病。《大象》“折狱致刑”之说无关于经义。《小象》初九只拘泥于“旬”字表面，六二错误地训释“有孚发若”为“信以发志”，九三不可通，九四用爻位说，六五只重复爻辞部分文字，上六既不能疏通爻辞文字，更无得于大义。

## 旅第五十六

### ䷷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本卦的旅倒底指什么？孔颖达《周易正义》：“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丁寿昌《读易会通》：“《序卦传》‘旅而无所容’，《杂卦》‘亲寡旅’，明为羁旅之旅。”明夷卦写周厉王在放逐途中，“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其情况非常凄苦。到彘以后，被安顿下来，但几遭挫折，既以“焚其次”而“号咷”，又以“丧牛于易”而“凶”，前途仍然是一片渺茫。尽管周厉王已经日暮途穷，可是《周易》作者对他并没有丧失信心，说他在极度困难中还会“小亨”，而且将以合于正道而吉利，于是就费尽心思，撰写一部《周易》，来为他中兴复国提供意见。明夷卦之所以是为厉王而作，其强有力的证明是“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伐楚活捉楚王）在当时来说非周王莫属；而周王则正在放逐途中，这就是周厉王了。本卦写一个握有“资斧”的人在羁旅之中，“资斧”经可靠材料证明是“齐斧”，“齐斧”是天子专征伐的信物，于是这个“旅于处”的人就非周厉王不可



了。从这里可以判断，不能因为有“资斧”说本卦是写商旅，更不能说是写行旅，因为“旅于处”是旅人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至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王肃说本卦是写军旅，也没有可靠的根据。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与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情况相同，不能据以推断为军旅。丰卦最后面对现实，反映出西周王朝衰败不堪，接着以本卦写厉王流放，就顺理成章了。本卦卦象是艮下离上，艮为山，离为水，是火在山上燃烧，把山头烧得破败不堪，这是厉王流放环境的写照。火势迅猛，山头是燃烧场所，所以上离是主卦，下艮是辅卦。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这是针对卦辞解释。“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是说六五居于外卦的中间，向上面顺从着阳刚之爻上九，是爻位说加上关系说。“止而丽乎明”，是说本卦下卦为艮，为山，为止，上卦为离，为火，为明，下卦依附（丽）于上卦，是卦德说。具备以上条件为什么就能“小亨，旅贞吉”，作者没有交代，即使有交代，也必然是牵强附会，因为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可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旅之时义大矣哉”，就只能是一种漫无边际的浮夸了。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孔颖达《周易正义》：“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久留，故为旅象。又上下二体，艮止离明，故君子象此，以静止明察，审慎用刑，而不稽留狱讼”。从而可以看出《大象》与卦义无关。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爻辞是说周厉王识见卑下，不识大体，这成为他招来灾祸

的原因。开门见山，予厉王以中肯的批评，其具体表现是任用荣夷公专利和使卫巫监谤等。旅：羈旅之人，指周厉王。琐琐：细小，即识见卑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曰：“琐琐，小也。”又引王肃曰：“细小之儿。”所取灾：即所以取灾，古汉语有用“所”代替“所以”的，例如《公孙龙子·迹府》：“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灾：指遭到放逐，流亡于彘。《小象》“旅琐琐，志穷灾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志穷灾’者，志意穷困，自取此灾也。”“志穷灾”是否即如孔氏所解释，尚待研究。就算孔氏解释正确，《小象》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抓住爻辞要害。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爻辞是说，成为羈旅之人的周厉王到了他所居住的地方，还掌握着天子用以整齐天下的齐斧，并得到臣民以正道侍奉。这些表明周厉王尽管被放逐，但还是应当拥戴和尊奉的天子次：次舍的次。王弼注：“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这里指厉王被放逐的地方，即彘。怀其资；陆德明《经典释文》：“本或作‘怀其资斧’。”证以本卦九四的“得其资斧”和巽卦上九的“丧其资斧”，应该是“怀其资斧”。资斧是古代钱币，但《周易》中的这几个“资斧”却应该是“齐斧”，指天子的黄钺。《汉书·王莽传》：“下司徒寻亡其黄钺。”房扬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晋书音义》引张晏《汉书》注：“齐斧，黄钺也，所以整齐天下也。”《周易》作者说周厉王被流放于彘，还拥有齐斧，是承认他还是堂堂正正的天子。《小象》“得童仆贞，终无尤也”，程颐《易传》：“羈旅之人所赖者童仆也，既得童仆之忠贞，终无尤悔矣。”这正确地解释了《小象》，但也可以看出《小象》无得于经义。因为对“齐斧”没有解释。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爻辞是说，作为羁旅之人的周厉王住处失了火，还失去了臣民以正道侍奉，这是危险的。这应当是写实，住处被火焚烧，可能是武人们弄的鬼。臣民从拥戴到不拥戴，更可能是武人们作祟。孔颖达《周易正义》和程颐《易传》都把“贞”字连着“童仆”读，是正确的，因为上爻说“得童仆贞”，这里自然是“丧其童仆贞”。朱熹《周易本义》认为“贞字连下句为义”，不可取。《小象》“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同已。说旅人以其次舍被焚烧而悲伤，当然不错，但没有进一步发掘出被焚烧的原因。“以旅与下，其义丧也”，是说以羁旅之人对待下人，从道理上说会失去下人的拥护，这就不正确。为什么主人在羁旅之中下面的人就会不拥护他呢？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爻辞是说，作为羁旅之人的周厉王找到了住处，又再得到齐斧，但我心里却不愉快。周厉王住处刚刚烧掉，又新找到了一个住处。“得其齐斧”表明齐斧在“旅焚其次”时失掉，现在又得回来了。“我心不快”的“我”是《周易》作者自称。周厉王复得齐斧作者应该高兴，为什么反而“不快”呢？这是由于周厉王已遭放逐，虽得回齐斧，却无法用来“整齐天下”，这就引起了作者的怅惘了。《小象》“旅于处，未得位也”，“未得位”指以九居四，以阳爻在阴位，是爻位说。“得其资斧，心未快也”，是爻辞“得其资斧，我心不快”的重复。对于“我心”究竟是谁的心还没有搞清楚，又何能有得于经义？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爻辞是说，射野鸡，一支箭失掉了，但终于以此得到人们的称誉和天命的保佑。这是比喻作者希望周厉王能奋发有为，消灭犯上作乱的武人，尽管会小有损失，但结果将收获很大。这是周厉王摆脱羁旅生涯的必由之路，所以用主卦上离主爻表达。《小象》的“上逮”，解说纷纭。孔颖达《周易正义》：“上逮者，逮及也。以能承及于上，故得终以誉命也。”程颐《易传》：“逮，与也。能承顺于上而上与之，为上所逮也。”朱熹《周易本义》：“上逮，言其誉命闻于上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上，君上。逮犹赐也。传意：爻辞云‘终以誉命’，言君上赏赐其人也。”无论解说如何，都没有触及周厉王以奋发有为终将大有称誉并为天命所保佑的这些内容，从而看出《小象》之无得于经义。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爻辞是说，鸟巢焚掉了，作为羁旅之人的周厉王先笑容满面，后来却号咷痛哭，由于掉以轻心而损失重大，这是凶险的。“鸟焚其巢”是比喻周厉王的住处在“旅焚其次”以后再一次被焚烧，武人们真想赶尽杀绝。“旅人先笑后号咷”表明周厉王原来还有恢复的信心，现在却心灰意冷了。这是《周易》作者所极不愿意看到的。“丧牛于易”是责备周厉王以率易遭到重大损失，“于”训“以”，是恨铁不成钢。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认为这是讲殷先王亥失其牛于易国，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这是讲太王居邠，狄人来侵略而被迫迁于岐周的本事，都嫌

论据不够充足，难以信从。《小象》“以旅在上，其义焚也”，是说阳爻以失位而居于上，是爻位说。“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是说以率易而损失重大，而自己却还不知道，有责备的意思，与经义有一定的联系。

通观旅卦《易大传》，《彖传》是得中说和关系说。《大象》与卦义无关。《小象》初六是泛泛而谈，六二无得于经义，九三欠深刻，九四是爻位说，六五无得于经义，上九有爻位说，也有与经义相关的。

## 巽第五十七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xùn)：篆文象二人跪在几上，是顺伏的意思。《彖传》：“柔皆顺乎刚”。《杂卦传》：“巽，伏也。”是前人把“巽”看作顺伏。顺伏可以是服从或投降。是什么人服从什么人？是什么人向什么人投降？从本卦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并联系履卦六三爻辞“武人为于大君”看，显然是说篡夺了王位的武人必须悔悟，去臣服于周厉王，才会以合于做武人的正道而得到好处。这是《周易》作者要武人老老实实向周厉王投降。旅卦六五爻辞“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是作者设想周厉王总有一天能荡平武人，于是本卦接着就设想武人向周厉王投降了。卦象是巽下巽上。巽为风，风连续不断地吹，使被吹的东西都倒伏下来，这就是顺伏。下巽是武人开始顺伏，上巽是武人已经顺伏，所以上巽是主卦，下巽是辅卦。卦辞主于上巽而言，说武

人向周厉王投降，事情小有亨通，发展下去还会有好处，更将以能見到周厉王而得到好处。对于武人的革面洗心，去恶从善，是作了多方面鼓励的。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重巽”指下巽上巽相重，合成巽卦。“申命”指反复申说教命。“重巽以申命”是说以相重的下巽和上巽合成的巽卦在反复申说阴必须顺乎阳，柔必须顺乎刚这些重大原则。因此从卦象看，是九五进入了中正位置，其意志得以施行，初六和六四都处于阳爻下面，从而随顺着它们。用爻位说和关系说表现阴阳刚柔的关系，所说明的是武人必须臣服于周厉王，是歪打正着的。把“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用“是以”与上文综合，说明这些都是阴顺从阳，柔顺从刚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武人顺从周厉王的结果。这条《彖传》是比较能够联系经义的。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本卦是两巽相重，巽为风，然则本卦象是风与风相随而吹也。案《象传》又以风比君上之教命，随风乃比教命重申。君子观此卦象，从而重申其教命，以推行其政事。故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高氏阐释有得《大象》原意，从而看出《大象》与经义无关。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爻辞是说，已经冒进而窃据王位，就应后退以谨守臣节，这样才会以合于做武人的正道而得到好处。这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耳提面命，要武人让出王位，向周厉王投降。程颐《易传》把“进退”讲成“或进或退”，朱熹《周易本义》把“进退”讲成“进退不果”，但“或进或退”和“进退不果”都是游移不定，如何

会“利武人之贞”呢？《小象》以“进退”为“志疑”，“志疑”即志虑疑惑不定，三心二意，于是“进退”就是“或进或退”、“进退不果”，而成为程朱之先导。以“利武人之贞”为“志治”，“志治”即向往于治，希望太平，而以武人能归于正道为条件，这就合于经义了。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爻辞是说，武人害怕得在床下蜷伏着，还请史和巫来纷纷然禳解，这样才吉利而没有坏处。这是《周易》作者所看到的武人狼狈相，“用史巫纷若”，表现了武人想投降厉王并请厉王赦免罪过的迫切心情。史巫：史是史官，巫是沟通天人的。这两种人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文化，能言善辩，所以武人要请他们去说项，以求得厉王谅解。纷若：纷纷然，多的样子。若：然，语末助词。《小象》的“得中”是指本爻居于下巽中间，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能说明经义。

九三：频巽，吝。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爻辞是说，武人如果以顺伏于周厉王感到头痛，那就没有好处。这是《周易》作者再一次严厉警告武人，要他们心安理得地臣服于周厉王，不能再有二心。频：皱起眉头，感到头痛的样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频，颞也。”王弼注：“频：频蹙不乐，而穷不得已之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频者，频蹙忧戚之容也。”《小象》的“志穷”据孔颖达《周易正义》是“志意穷屈，不得申遂”，即今语心情不舒畅，用来说明“频巽，吝”也可以，只是不够确切中肯。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本卦各爻均主于武人而言，多勉励武人诚心归顺于周厉王。本爻为主卦上巽主爻，特申言武人如果来归，就不会再有悔恨，并将大有收获，如田猎得到各种禽兽。这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勤勉和鼓励，表现了热爱西周王朝的思想。《小象》以“有功”解释“田获三品”，“有功”是有成绩，有建树，“田获三品”是收获很多，二者联系紧密，也只是不够确切中肯。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本爻是紧接着上爻加以申说。“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都是“田获三品”，即收获很大的具体化。“无初”是说当初篡夺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开头；“有终”是说今天顺伏好，有一个好的结果。“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加上庚一共是七日，指“七日来复”，天道循环，事物将“终则有始”，结束不好的过去，再来一个好的开头，因此说是“吉”。《周易》以“七日来复”表示吉利，除复卦和本爻外，还有蛊卦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和震卦六二的“勿逐，七日得”等。《小象》“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是说本爻以阳爻而在五这个阳位，是得正，居于上巽之中，是得中，明显地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巽在床下”是说武人顺从地蜷伏在床下，比喻向厉王投降。“丧其资斧”是失掉齐斧，即向厉王奉上黄钺，交出了窃去的天子权力。这样很好，为什么即使正确也凶险（贞凶）呢？原来“贞凶”是一个反诘句，应该讲成这样很正确，难道还有什么凶险吗？是正确而没有凶险的一种加强语气的说法，以表示对



武人正确行为的鼓励，使他们尽可能快地向化归心，《周易》作者的用心是很深细的。《小象》语言诘曲，殆不可晓。

通观巽卦《易大传》，《彖传》是爻位说和关系说。《大象》与经义无关。《小象》初六部分合于经义，九二是得中说，九三、六四不够确切中肯，九五是爻位说，上九语言不通。

## 兑第五十八

###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

一般训兑为说，说就是悦，兑象征泽，孔颖达《周易正义》“泽以润生万物，所以万物皆说。”巽卦写武人顺伏于周厉王，周厉王会有以安抚而怀柔之。这样，周厉王和武人互相怡悦，西周王朝的中兴就指日可待了。下兑表明周厉王和武人以正道互相怡悦，到上兑有所加强，因此上兑是主卦，下兑是辅卦。卦辞是说，中兴事业将顺利达成，周厉王和武人以合于上下交孚的正道而得到好处。本卦专写周厉王与武人相互怡悦，因此“利贞”的“贞”就是指上下交孚的正道。孔颖达《周易正义》：“说物恐陷谄邪，其利在于贞正。”程颐《易传》：“为说之道，利于贞正。非道求说，则为邪谄而有悔吝，故戒贞正也。”都释“贞”为“正”，但未能指出是上下交孚之正，嫌不太切贴。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训兑为说（悦），正确。“刚中而柔外”是爻位说。九二是阳

爻，是刚，居下卦的中位；九五也是阳爻，是刚，居上卦的中位。这叫“刚中”，象征君子内有刚健之德。六三是阴爻，是柔，居下卦之外；上六也是阴爻，是柔，居上卦之外。这叫“柔外”，象征君子外抱柔和的态度。这些都是爻位说。“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大力肯定凭着正道得利的和悦，其意义十分重大，以至到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程度，这对于本卦所要讲的和悦的重要性作了极度渲染，但还未涉及周厉王与武人应该和悦相处。从“说以先民”到“民劝矣哉”，进一步肯定了和悦的作用，虽然也无关卦义，但对于应该如何使民却是说出了重要意见的。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高亨《周易大象今注》：“王弼曰：‘丽犹连也。’《小尔雅·广言》：‘丽，两也。’丽泽是两泽相连。本卦是两兑相重，兑为泽，然则本卦卦象是两泽相连。两泽相连，其水交流。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从而朋友讲习，以交流知识。此可悦之事也。故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高氏得《大象》原意，从而看出《大象》与经义无关。

初九：和兑，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爻辞是说，相互怡悦一定要没有偏私，恰到好处，才会吉利。和：苏蒿坪《周易通义》本于《中庸》，解释为：“和者，发而中节之谓。”也就是恰到好处。本爻说明相互怡悦，一定要处理得当；过与不及，都得不到应有的效果。王弼注：“无所党系，和兑之谓也。”程颐《易传》：“以和为说而无所偏私，说之正也。”这些都看到了“和兑”是毫无偏私，并发而中节的相互怡悦，诠释准确，但都没有看出是就周厉王和武人说。《小象》用“行未疑”解释“和兑，吉”，含混不清楚。

九二：孚兑，吉，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爻辞是说，要一本于诚去相互怡悦，才会吉利，没有悔恨。这是《周易》作者告诫周厉王和武人相交必须出于诚信，不能尔诈我虞，才会把关系搞好。这实质上是要周厉王很好地去怀柔武人，安定国家。《小象》的“信志”是说要有诚信之志，也就是要有认真地相互怡悦的思想，这样解说也行，但没有落到实处。

六三：来兑，凶。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爻辞是说，走过来就相互怡悦，这是凶险的。所谓走过来就相互怡悦，是指既不是发而中节，又不是一本于诚，只是为了取悦对方。这是《周易》作者对周厉王和武人的告诫，希望他们不要这样。王弼注：“非正而求说，邪佞者也。”程颐《易传》：“来兑，就之以求悦也。”“枉已非道，就以求悦，所以凶也。”都说得正确。《小象》“位不当”指以阴爻“六”居于阳位“三”，是爻位说。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爻辞是说，尽管考虑如何相互怡悦还没有决定，却已经象大病霍然而愈了。本爻极言相互怡悦，意义重大，如果周厉王与武人能这样做，西周王朝就会复兴。这是《周易》作者对他们的鼓励。商：商量，考虑。宁：定，决定。介疾：大病。马融曰：“介，大也。”有喜：病愈。《小象》以“有庆”解释“九四之喜”，即解释“介疾有喜”，这是从字面上把“庆”和“喜”联系起来，不知这个“喜”指病去，不是喜庆之喜。字义还没有弄通，如何能有得于经义？

九五：孚于剥，有厉。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爻辞是说，孚被损害，就有危险。于：被，剥：击，损害。本爻可以与九二的“孚兑，吉，悔亡”合看。相互怡悦而有孚，就吉利而悔亡。反之，如果孚被损害，就有危险。这些都是强调孚在相互怡悦中的作用。本爻还可以与随卦九五的“孚于嘉，吉”比较。孚被嘉许就吉利，孚被损害就危险。孚（诚）在《周易》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小象》的“位正当”是说阳爻“九”居于“五”这个阳位。从爻位说看，这很好，不能说明“孚于剥”。可见《小象》对“孚于剥”理解得适得其反。对爻辞文字还不能懂得，又如何谈得上有得于经义呢？

上六：引兑。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爻辞是说，要永远相互怡悦下去。引：长。《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引申为永远。萃卦六二“引吉”，也是说永远吉利。本爻是《周易》作者祝愿周厉王和武人永远相互怡悦，是本卦主旨，所以用主卦上兑主爻表达。前人多认为引是牵引。王弼注：“故必见引然后乃说。”朱熹《周易本义》：“引下二阳，相与为说。”这对引的训释既然错误，因为引后面没有兼语，就不能训为牵引，还夹杂着关系说，如“引下二阳”，从而与本爻原意就相去很远了。《小象》的“未光”应是说不能广大，狭隘难通。揆之以“引兑”是永远和好，就甚为枘凿。这也是《小象》训释语言文字的明显错误之一。

通观兑卦《易大传》，《彖传》是爻位说。《大象》与经义无关。《小象》初九、九二抽象地有得于经义，六三是爻位说，九四未弄通爻辞文字的意义，九五是爻位说，更不懂得爻辞词义，上六理解爻辞文字也有明显错误。

## 涣第五十九

### ䷺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卦象是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风，是风吹水流散，比喻厉王影响武人。《说文》：“涣，水流散也。”巽卦是武人顺伏，兑卦是周厉王与武人相互愉悦，关系融洽，本卦是武人在厉王影响下，愿意竭忠尽智，为王室效力，情况逐步发展变化。水为风所吹动以后就流起来，有了荡涤污秽的力量，武人受厉王教育以后就动起来，有了为王室除残去秽的可能，这些在卦爻辞中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卦辞“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是说中兴事业将顺利达成，周厉王已恢复了王位到太庙祭告祖先，以后将克服巨大困难，凭着正确的行动得到好处。这是明确宣告周厉王恢复了王位，因为不恢复王位就没有资格到太庙祭祖，并告以成功。假(gé)：至，到，与家人卦、萃卦和丰卦的“假”相同。有庙：在《周易》都指太庙，即西周君王的祖庙。从本卦看，周厉王恢复王位，得到愿为王室效力的武人的许多帮助：初六“用拯马壮”，是说武人去拯救厉王强而有力；九二“涣奔其机”，是说武人希望厉王健康长寿；六三“涣其躬”，是说武人帮助周厉王改正错误，克服缺点，六四的“涣有丘”和九五的“涣王居”相同；上九的“涣其血”，是说帮助周厉王拨乱反正很彻底。本卦明白地用了两个王字，还有“用拯”是拯王，“涣奔其机”是涣奔王之机，“涣其躬”是涣王之躬，“涣有丘”的丘也比喻王。可以看出，《周易》是为西周之王复兴而作，经过考证，知

道是为厉王复国而作。上巽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坎比喻武人，是效力于周厉王的，是辅卦。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彖传》是说涣卦之所以有亨通之道，是由于“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弼注：“二以刚来居内，而不穷于险，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与上同。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是以亨。”朱熹《周易本义》认为“二以刚来居内”是讲卦变，谓本卦从渐卦(䷴)变来，九三下降成为九二，六二上升成为六三。这样一来，阳爻九从三转移到二，从外转移到内，艮(䷳)就变成坎(䷜)。坎是险，但“刚来居内”就“不穷于险”，是“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同时六四向上顺从着九五，是“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六以阴爻居四这个阴位，是“柔得位”，“外”指外卦)，是“外顺而无违逆之求”。这是关系说。卦变说和关系说都不能解释《周易》。“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根据朱熹《周易本义》：“中，谓庙中。”这不能解释“王假有庙”。“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弼注：“乘木即涉难也，木者，专所以涉川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乘木涉川，必不沉溺，以涣济难，必有成功。”指出了用涣卦所讲的道理去济乎险难，定会成功，但涣卦究竟讲了些什么道理，靠卦变说和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是不足为据的。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亨于帝，立庙。

孔颖达《周易正义》：“风行水上，涣者，风行水上，激动波涛，散释之象，故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亨于帝，立庙者，先王到涣然无难之时，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庙，以祭祖考，故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庙也。”孔氏之释，应是《大象》原意。

能从风吹水散释而涣然无难，遂以太平，乃“王假有庙”，去阐明卦辞，总算大体上有得于经义。

初六：用拯马壮，吉。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本爻属于下坎，是就着武人讲。“用拯马壮，吉”是比喻，是说武人去拯救厉王于危险之中，象强壮有力的马，能负重致远，解决艰巨问题，使厉王摆脱囚禁，重登王位，因而吉利。这是从武人拯救厉王而概略言之，以为一卦先导。《小象》以“顺也”讲解本爻，王弼注：“观难而行，不与险争，故曰‘顺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完全相同。）王孔之说，如果合于《小象》原意，那《小象》就与经义相反。因为“用拯马壮”是迎难而上，与险力争，不是“观难而行，不与险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象传》此释乃以初六及九二之爻象爻位为据。初六为阴爻，为柔；九二为阳爻，为刚。初六居九二之下，是为柔顺刚，象马顺从人意。”这认为《小象》是用了关系说，关系说是不能有得于经义的。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本爻是下坎主爻，还是就武人讲。爻辞是说，把为厉王准备的在他死后用来抬尸体的床毁掉，象一阵大水把它冲跑，悔恨就没有了。这是祝愿周厉王健康长寿，久居王位，表现了归顺于厉王的武人对厉王高度关心，因此用下坎主爻表达。历来多读“机”为“几”，即茶几。王弼注：“机，承物者也。”程颐《易传》：“机者，俯凭以为安者也。”这样训释“机”就无从窥探本爻的隐微之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机，汉帛书《周易》作阶。”认为要讲成“台阶”。毫无其它佐证，就用帛书本取代通行本，也难令人信从。《小象》的“得愿”是得其所愿，只有“涣奔其

机”，才能达到祝厉王长寿的愿望，是约略地有窥于经义的。

### 六三：涣其躬，无悔。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本爻属于下坎，仍是就武人讲。爻辞是说，把厉王身上的污垢冲洗掉，就不会有悔恨。这是比喻武人中那些有诚心归顺并道德品质较高的人在帮助厉王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以便与民更始，励精图治，从而无悔。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涣，水冲洗也。‘涣其躬’谓以水冲洗其身之污垢，比喻清除德行之邪恶。如此可以无悔。”这种解释正确，只差具体到周厉王。《小象》“志在外”，孔颖达《周易正义》：“志在外者，释六三所以能涣其躬者，正为身在于内而应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这样《小象》就用了相应说，无得于经义。

###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本爻是上巽主爻，是就着周厉王讲。爻辞是说，许多人身上的污垢被冲洗掉，这是很好的。象我这个君王身上的污垢也被冲洗掉，这不是一般人所料想得到的。这是用周厉王口气说。通过比喻，说明武人能帮助臣民甚至周厉王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很值得称道。程颐《易传》：“‘涣有丘，匪夷所思’，赞美之辞也。”这一内容极为重要，所以用主卦主爻表达。有丘：高丘，“有”表示高大。这个“丘”与贲卦六五“贲于丘园”的“丘”，都比喻周厉王。颐卦“于丘颐”的“丘”则比喻武人。《周易》一共只有这三个丘字。夷：平常，一般。指平常人。《小象》只用“光大”解释“涣其群，元吉”。光借为广，广大应是指范围广大，因为工作对象是群众。这样讲也可以，但作为本爻重点的“涣有丘”却没有被提出来，就得小失大了。

###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爻属于上巽，还是就着周厉王讲。爻辞是说，洪水浩瀚，响声象号呼，周厉王朝廷被冲洗得很干净，没有坏处。这是用比喻说，周厉王得到武人帮助，清洗了王宫的小人，革除了王宫的弊端，这更是《周易》作者的设想。涣汗；《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涣汗其大号”注：“言王者大发号令，如汗之出也。”以“汗之出”训“涣汗”，以“王者大发号令”训“大号”，历来为较多的人所信从。其实“涣汗其大号”是对“涣王居”的摹状，“涣汗”是叠韵词，是形容大水的浩瀚无边，“其”是关联虚词，“大号”是指水的响声，如大声号呼。《小象》用“正位”说本爻，是指本爻既得位，又得中，是爻位说。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本爻属于上巽，仍是就着厉王说。爻辞是说，冲掉了血污，还冲走得很远，这没有坏处。这是写周厉王之所见。即以比喻拨乱反正比较彻底。血当是“武人为于大君”时进行杀戮所留下的血迹，现在连这些都看不见了，武人是作了自我清算的。《小象》的“远害”，据孔颖达《周易正义》：“上九处于卦上，最远于险，不见侵害。”也是爻位说。

通观涣卦《易大传》，《彖传》是卦变说和关系说。《大象》大体上有得于经义。《小象》初六是关系说，九二约略有窥于经义，六三是相应说，六四得小失大，九五是爻位说，上九也是爻位说。

## 节 第六十

### ䷻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

卦象是兑下坎上，兑为泽，坎为水，是水容纳于泽中，受到泽的节制，象征武人被安排在朝廷之上，受到周厉王的控制。卦名叫节，就是指此而言。孔颖达《周易正义》：“节者”，“节止之义”。朱熹《周易本义》：“节者，有限而止也。”都与卦义相合。涣卦设想武人为周厉王作出了很大贡献，可能居功骄傲，不受约束。因此，对他们适当地加以节制或控制，就很有必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节，俭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节解节俭与礼节。”如果置卦象和本卦与涣卦之间的联系于不顾，只孤立地看一个节字，这些讲法似乎也通。但从卦象看，水在泽中只能是受到泽的节制；而武人在涣卦既然成就突出，可能骄矜不逊，那么在本卦就不是什么讲究节俭或礼节，而是应当受到控制。从这里可以看出，不以卦象为根据，不注意有关的卦与卦之间的联系，要把一个卦讲准确是不容易的。上坎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兑是使上坎受到节制的条件，是辅卦。卦辞概括了一卦主旨，是就着主卦上坎概括，上坎上六有“苦节，贞凶”，卦辞就说“苦节，不可贞”，是如桴鼓之相应的。卦辞是说，西周王业会亨通，武人应该安心供职，如果认为受到节制是痛苦，那就不合于做臣下的正道。很明显，卦辞是规劝武人应当接受周厉王控制的。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

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本卦上卦是坎，坎是阳卦，是刚。下卦是兑，兑是阴卦，是柔。这叫“刚柔分”。九五是阳爻，是刚，居上坎正中。九二是阳爻，是刚，居下兑正中。这叫“刚得中”。前者是关系说，后者是得中说，不能说明《周易》的问题。用“其道穷也”讲“苦节不可贞”，失之抽象，是谁的道穷，并不清楚。“说以行险”是卦德说，下兑是悦，上坎是险，自下而上，从兑到坎，是“说以行险”。由于下兑所象征的对象不落实，“说以行险”也流于空洞。“当位以节”是指上坎九五是阳爻，是刚，居阳位，六四和上六是阴爻，是柔，居阴位，这是爻位说。“中正以通”是指九五既得中，又得正，也是爻位说。以上解释卦义，全无是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些是发挥、推衍，由于对卦义没有看准，就都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几句空话了。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大象》看出“泽上有水”是水受到泽的节制，从而悟出要创立制度（制，创立；数度，制度），对人民进行防闲，还要研究“德行”，对人民加以麻醉，是自成一套的，但与卦义无关。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本爻是辅卦下兑辅爻，是就周厉王讲。爻辞是说，不走出内户和厅堂，没有坏处。是比喻周厉王对于控制武人一事要保密，不能让外人知道，才容易成功。《系辞上传》第八章：“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王弼注：“‘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后事济而无咎也。”都说得很对。户：《一切经音义》：

“在于堂室曰户。”庭：这里指厅堂。《小象》用“知通塞”讲“不出户庭”。孔颖达《周易正义》：“知通塞者，识时通塞，所以不出也。”通指时势好，可以出而施展抱负，塞指时势不好，必须退而独善其身。在“识时通塞”后接上“所以不出”，是只就塞而言，不就通而言，意思是“天地闲，贤人隐”，明显地与经义不合。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本爻是辅卦下兑辅爻，还是就着周厉王讲。爻辞是说，只不走大门和院子，就危险。是比喻周厉王在控制武人时如果保密不够，武人闻其谋将铤而走险，这就不免有凶了。门：《一切经音义》：“在于宅区域曰门。”庭：朱熹《周易本义》：“门内之庭。”指院子。“不出门庭”是机密已为门庭以内的人知道，指机密在泄露出去。《小象》用“失时极也”讲“不出门庭，凶”。孔颖达《周易正义》：“‘失时极’者，极，中也。应出不出，失时之中，所以为凶。”“中”是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时极”即时中，指时机之良好者，或最良好的时机。以“不出门庭”为丧失最为良好的时机，与经义不合。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本爻是辅卦下兑主爻，还是就着周厉王讲。爻辞是说，如果对武人不加以控制，就会后悔唉声叹气。由于保守机密，注意了对武人的控制，就没有坏处了。本爻是承接上面两爻而来，明确交代必须严格控制武人，否则后患无穷；只有进行控制，才能无咎。这是周厉王必须掌握的关键问题，所以用辅卦主爻表达。《小象》用“又谁咎也”讲“不节之嗟”，指出“不节之嗟”，咎由自取，这有得于经义，但仍然不能具体到周厉王对待

武人的问题。

#### 六四：安节，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本爻是主卦上坎辅爻，是就着武人讲。爻辞是说，武人如果安于接受周厉王控制，就会有美好前途，是对武人的告诫，希望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小象》的“承上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承上道”者，以能承于上，故不失其道也。”“承上道”应是承上之道，不能如孔氏所言。程颐《易传》：“上承九五刚中正之道。”才是《小象》原意。这样就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解释：“《象传》此释乃以六四及九五之爻象爻位为据。六四为阴爻，为柔；九五为阳爻，为刚。六四居九五之下，是为柔从刚，象臣民遵从君上之道。”这抽象地有得于经义，但方法是关系说，不可取。

####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本爻是主卦上坎主爻，仍是就武人讲。爻辞是说，武人如果以接受周厉王控制为乐，就一切吉利，发展下去还大有前途。这是对武人的鼓励，希望倾心于周厉王。“往有尚”与坎卦卦辞“行有尚”相同。本爻是本卦最重要的内容，所以用主卦主爻表达。《小象》“居位中”指本爻以阳爻居于五是得位，又居于上坎之中，是得中。这是爻位说，不能作为爻辞的解释。

####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本爻是主卦上坎辅爻，还是就着武人讲。爻辞是说，武人如果认为接受周厉王的控制是痛苦，那就即使合于正道也凶险，何况是极端违反臣必从君的正道？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控制，悔恨就没有了。以上两爻是从正面指出和鼓励武人接受周

厉王控制的必要性，本爻再从反面加以强调，正反交错，酣畅淋漓；“苦节”还为卦辞所概括。《小象》用“其道穷也”说“苦节，贞凶”，有得于经义。

通观节卦《易大传》，《彖传》多用爻位说，间用关系说。《大象》自立其说，与卦义无关。《小象》初九与经义不合，九二也与经义不合，六三有得于经义，六四是关系说，九五是爻位说，上六有得于经义。

## 中孚第六十一

###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孚在《周易》至为重要，大多数训为“诚”，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它上承原始客观唯心主义的天，而“天既孚命正厥德”（《尚书·高宗彤日》），下启精致客观唯心主义的道，而“有孚在，道以明”（随卦九四爻辞）。以前各卦训为“诚”的“孚”，其最大作用是“行有尚”（所作所为有极大成就），还限定在人事之内。本卦的“孚”更能使“豚鱼吉”，就化及异类，从而把“孚”的作用大大地扩展了。卦象是兑下巽上，兑为泽，巽为风，是“风行泽上，无所不周，其犹信之被物，无所不至”（孔颖达《周易正义》）。要把“信”改为“诚”，才完全正确，因为只有“诚”的流行，才会所过者化。上巽象征化物的“孚”，是主卦。下兑象征“孚”所化的物，是辅卦。卦辞“豚鱼吉”突出了“孚”的至高无上作用。所谓“豚鱼吉”是使豚鱼吉利，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不能解决；这是把全书训为“诚”的“孚”作了总结的。至于“利涉

大川”则是把“孚”的作用再强调一下，以见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而“利贞”则无非是说“孚”以其无比正确而予人以利的。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柔在内而刚得中”，是说中孚卦内两爻是阴爻（即六三和六四），阴爻是柔，这是“柔在内”。外四爻是阳爻（即初九、九二和九五、上九），阳爻是刚，而九二居下兑中间，九五居上巽中间，这叫“刚得中”。“柔在内”是就阴爻与阳爻的关系讲，是关系说。“刚得中”是就内外卦中间一爻的位置讲，是得中说。关系说和得中说（爻位说的一种）都不能说明《周易》的问题。“说而巽”是就内卦和外卦的卦德讲，内卦是兑，兑为悦，外卦是巽，巽为逊，是既和悦又谦逊，彬彬有礼，有诚者往往如此，这接触到了卦义。“孚乃化邦也”是说有诚者能化其邦国，使之繁荣昌盛，这讲得好，但决不是“柔在内而刚得中”的结果。以“豚鱼吉”为“信及豚鱼”，也讲得好，因为明显地是说孚能化及豚鱼，尽管训孚为信还不够准确。以“乘木舟虚”讲“利涉大川”在卦象有根据，因为巽为木，兑为泽，是乘木舟而利涉于大川之上，这可以说是有孚者的一种作用，从而发挥了卦义。“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是说人的孚从天而来，与天相应，这对于《周易》孚的来源是有合乎其实际的阐述的。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泽上有风”，卦象如此，但何以叫中孚。却没有说明。“议狱缓死”是当时统治者所施于民的德政，《大象》作者之意，是认为有诚信者才能如此，以作为卦义的发挥，还能说得过去。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本爻是辅卦下兑辅爻，是就着为孚所感化的人或有生命的物说。爻辞是说，任何人或有生命的物都要安于接受孚的感化才吉利，如果有别的想法就不好。虞：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安也”。有它：程颐《易传》：“志不定也。”指有别的想法。燕：程颐《易传》：“安裕也。”是好的意思。《小象》“志未变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志未变者，所以得专一之吉，以志未改变，不更亲于他也。”这是说安于接受孚的感化，“不更亲于他”，“所以得专一之吉”，是有得于经义的。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本爻是辅卦下兑辅爻，仍是就为孚所感化的人或有生命的物说。爻辞是说，叫着的白鹤栖息在树荫里，那些小白鹤都跟着它叫。我有一杯美酒，与你一起喝乾。阴：同荫，树荫。和：唱和的和，指跟着叫。爵：盛酒的器皿，样子象小雀，作用与今天的酒杯相同，这里代替酒。靡：散，完结，指喝乾。本爻用白鹤的相互和鸣，人们的开怀畅饮，说明受到孚的感化，无往而不快乐。《小象》的“中心愿也”，程颐《易传》：“中心愿，谓诚意所愿也，故通而相应。”这足以阐明《小象》含义，也可以看出《小象》有得于经义。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本爻是辅卦下兑主爻，还是就着为孚所感化的人或有生命的物说。爻辞是说，俘获了敌人，有的人还勇有余而击鼓，有的人却已经疲劳不堪；有的人痛定思痛，悲哀哭泣，有的人斗志昂扬，引吭高歌。鼓：击鼓。罢：同疲，疲劳。本爻是写克敌制胜后的一些情景，以说明有孚就能这样。内容比上两爻重



要，所以用辅卦主爻表达。《小象》的“位不当”是说阴爻六居于阳位三，这是爻位说。爻位说不能说《易》，本爻就能证明。因为既是“位不当”，就只应该“罢”或“泣”，为什么又“鼓”或“歌”呢？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本爻是主卦上兑主爻，是就着化物的孚讲。爻辞是说，月亮快要圆了，虽然失去了马匹，但没有坏处。这是指形势很好，即使有损失，也不要紧，是孚的作用的充分体现，正是坎卦卦辞所说的“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或井卦上六爻辞所说的“有孚，元吉”，所以用主卦上巽主爻表达。几望：接近农历十五，是月亮快要圆的时候。几：接近。望：农历十五。《小象》“绝类上”难以索解。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绝，杜绝也，类，类似也。”认为“绝类上”应讲成“杜绝类似上次之事件”，是望文生义，无得于经义。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本爻是主卦上兑辅爻，仍是就着化物的孚讲。爻辞是说，有孚而绵绵不绝，充实而不可以已，没有坏处。挛如：孔颖达《周易正义》：“相牵系不绝之名也。”本爻直接指出上巽是有孚的实体，并极为充实，所以好处很大，没有坏处，对孚的歌颂是淋漓尽致的。《小象》的“位正当”是说九五以阳爻居阳位，又在上巽中间，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能用来说明《周易》。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本爻是主卦上巽辅爻，还是就着化物的孚讲。爻辞是说，如果鸡能飞上天，即使正确也凶险。这是指鸡飞上天是虚妄，

根本不存在。虚妄是孚的反面，本爻从批评孚的反面来衬托孚的伟大作用。希望人们摒弃虚妄而服膺孚。翰音：《礼记·曲礼》：“鸡曰翰音。”《小象》“何可长也”指责虚妄不能长久，应一惟孚之是从，这有得于经义。

通观中孚卦《易大传》，《彖传》有关系说和得中说，但“信及豚鱼”，甚为可取。《大象》发挥了卦义。《小象》初九有得于经义，九二也有得于经义，六三是爻位说，并暴露出这种说法存在着矛盾，六四的“绝类上”文字不通，九五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上九有得于经义。

## 小过第六十二

### ䷛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宜下，不宜上。大吉。

中孚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孚的作用。本卦则对战略思想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和策略思想的以退为进、以后取先进行总结。卦象是雷仅逾于山，远未至于天，所过者小而不大，少而不多，所以卦名叫做小过。上震的雷是小过的主体，是主卦。下艮的山衬托雷，是小过的条件，是辅卦。卦辞是说，中兴事业会亨通，凭着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得到好处。应当肯定小事，不肯定大事。象飞鸟叫着飞过来了，只宜于飞得低，不宜于飞得高。这就大为吉利。所谓“可小事，不可大事”，就是要安于柔弱，不要居于刚强。小事指柔弱，大事指刚强。所谓“宜下，不宜上”，就是要乐于取后，不要勇于取先。下指取后，上指得先。

只有柔弱取后，才能刚强得先，是从周厉王当时实际情况定的。周厉王被逐下王位，流放于彘，可谓柔弱之至，落后之极。《周易》作者认为柔弱能转为刚强，落后可变成领先，于是就为厉王定下了一整套战略和为之服务的策略，使他能战胜武人，恢复王位。这种策略说穿了就是要后发制人，使弱者能战胜强者，并成为强者。这种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近乎无为而无不为。柔弱取后，近于无为，刚强得先，近于无不为。主卦上震主爻九四“勿用，永贞”，就是说无为永远正确。其所以永远正确，就是无为可以无不为，柔弱取后是可以转化为刚强得先的。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过，小者过而亨也。”王弼注：“过于小事而通。”孔颖达《周易正义》：“过行小事，谓之小过，顺时矫俗，虽过而通，故曰‘小者过而亨也’。”王孔二氏都把过看成过错，把小过说成小事有错误，与《彖传》之意相合，但绝非经义，因为“可小事，不可大事”，不能是“过于小事”或“小者过”。“过以利贞，与时行也。”王弼注：“过而得以利贞，应时宜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由为过行而得利贞。然矫枉过正，应时所宜，不可常也，故曰‘与时行’也。”王孔二氏都把“过以利贞”说成“过而得以利贞”，或“过行而得利贞”，仍认为过是错误。这有得于《彖传》，但不合于经义，因为小过是稍微超过，不是“过行”。“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此就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释‘可小事，不可大事’之义。”这明显地是爻位说和得中说。“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此就六五乘九

四之刚，六二承九三之阳，释所以不宜上、宜下、大吉之义也。上则乘刚而逆，下则承阳而顺，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以上逆而下顺也。”所谓乘和承都是关系说。这条《彖传》是无一而可的。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朱熹《周易本义》：“山上有雷，其声小过。三者之过，皆小者之过。可过于小而不可过于大，可以小过而不可甚过。《彖》（按，指卦辞）所谓‘可小事’而‘宜下’者也。”朱氏之说，甚得《大象》原意。《大象》对“小过”有正确理解，即“小者之过”或“过于小”，也就是只稍微过了一点，而不“甚过”。于此可见本卦的《彖传》和《大象》并不作于一人。《大象》能正确理解卦名，所举三例，也足以说明是稍微过了一点；但对于《周易》在本卦是总结其战略和策略思想则全无认识。

初六：飞鸟以凶。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爻辞是说，鸟飞翔着就凶险。以：而，就。飞翔是刚强得先，不是柔弱取后，违反了卦辞的“宜下，不宜上”，与整个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背戾，所以凶。《小象》的“不可如何”，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为“无可奈何”，甚得原意。爻辞指责“飞鸟以凶”，《小象》却认为无可奈何，与经义相左。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爻辞是说，去访问祖父，却碰上祖母；没遇上君，却碰上臣：这都没有坏处。本爻表明，不刚强而柔弱，不取先而居后，

就没有坏处。意思是否定刚强，肯定柔弱，否定取先，肯定居后。言外之意，还要以柔弱居后，去刚强得先。祖和君，意味刚强得先，妣和臣，意味柔弱居后。《小象》谓“不及其君”则“臣不可过”，是虽不得先，也不居后，与经义是相反的。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爻辞是说，不努力防止刚强取先，从而有人来害他，这就凶险。从本卦内容看，要努力防止的不是柔弱居后，而是刚强取先。本爻明确指出刚强取先凶险，言外之意就是要柔弱居后，才会吉利。朱熹《周易本义》：“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把“过”解释为努力，很正确。两个之字，第一个泛指刚强取先，第二个指代不努力防止刚强取先的人。《小象》用“凶如何也”说本爻，是只重复了爻辞的凶字，对经义没有阐发。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爻辞是说，没有坏处，只要不努力追求刚强取先。刚强取先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正确。过：仍然训为努力，之：仍然指代刚强取先，与九三相同。遇：追求。本爻继续反对刚强取先，提倡柔弱居后，还发展到无为而无不为，是本卦思想高峰，所以用主卦上震主爻表达。“弗过遇之”是反对刚强取先，是爻辞所要肯定的思想。《小象》从爻位说出发，认为本爻是以阳爻九居于阴位四，是“位不当”，而加以否定，与经义恰好相反。这最足以看出爻位说不能用来谈《易》，而《小象》在这里之所以错误地用了爻位说，又缘于对“弗过遇之”作了相反的理解，把为爻辞所肯定的，看成为爻辞所否定的，连爻辞文义都还没有弄通。“往厉，必戒”用“终不可

长”说明，也极为含糊，因为没有点明是反对刚强取先。“勿用，永贞”是本爻以至全卦的重点，是《周易》作者所赞赏的柔弱居后思想的最后发展——无为而无不为，而《小象》却全无理解，不赞一辞，是更足以说明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低下。这条《小象》可议之多一至于此，如何还能说是孔子所作？一意维护《易大传》而经传不分者，可以休矣！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爻辞是说，浓云密布却不下雨，云层从西方郊外拥来，某一个公在这个时候把那躲藏在洞穴里的野兽猎取到手了。弋(yì)：程颐《易传》：“弋：射取之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行将大雨滂沱的景象，是事物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的标志，暗示柔弱居后已经能刚强得先，所以用“公弋取彼在穴”作为比喻，指出周厉王把一些隐蔽很深的坏人也逮捕了。《小象》用“已上”，说明“密云不雨”，朱熹《周易本义》：“已上，太高也。”应是说密云太高，所以不雨。这是把“密云不雨”孤立起来解释，与经义相距十分遥远。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爻辞是说，不去取后，却努力取先，就会象飞鸟投入罗网，遭到凶险，这叫做灾祸。本爻再一次反对刚强取先，肯定柔弱居后。全卦围绕反对刚强取先，肯定柔弱居后行文，中心突出，结构紧密，如何能说《周易》是一盘散沙似的“灵签符咒”？《小象》的“已亢”，孔颖达《周易正义》释为“已在亢极之地”，应是原意。从乾卦上九“亢龙有悔”看，亢很不好。但本爻反对刚强取先，主张柔弱居后却是正确的，如何能认为居于上六就是亢呢？一概认为在上爻就不好，还是爻位说在作祟。

通观小过卦《易大传》，《彖传》释辞错误，还用了关系说和爻位说。《大象》以“小过”为稍过，比《彖传》以“小过”为“小者过”正确。但后人多取《彖传》，以讹传讹。《小象》初六与经义相左，六二与经义相背，九三没有阐释经义，九四用爻位说，六五距经义遥远，上六是爻位说。

## 既济第六十三

###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已经。济：成功。既济：已经成功，指周厉王复国大业已经成功，这当然只是《周易》作者的设想。在《周易》作者看来，周厉王以有孚而无不利，又以战略策略正确而必然荡平叛乱的武人，从而就既济了，既济是《周易》全书的中心，是作者最大希望之所在，一部《周易》就是为了周厉王的既济而写作的。卦辞的“亨”是说周厉王中兴大业大功告成，应该弹冠相庆，为什么又是“小利贞，初吉终乱”，即凭着正确只能得到小的好处，而且还是开始吉利，最后混乱呢？这就要从《周易》所标举的循环论来解释了。在中国哲学史上，《周易》开始提出了循环论，集中表现在泰卦九三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和复卦卦辞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以及“震卦六二和本卦六二的“勿逐，七日得”。从这种理论看，事物都不断向着反面转化，因此，既济必然转化成为未济，而“小利贞，初吉终乱”了。不过，还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周易》作者虽然提出了循环的理论，但他却希望周厉王以及西周王朝凝定于既济而不移，先“初吉

终乱”，再从乱到吉，并永恒地吉下去。从这一点看，既济不但是《周易》全书的中心，也是全书的结尾，虽然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但却是要归于既济的。本卦卦象是离下坎上，离象征火，坎象征水，是火在烹水，使之沸腾而既济，因此下离是主卦，上坎是辅卦。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彖传》把“小利贞”拆开解释，已经错误。还把“小”单独系于“亨”，说成“小者亨”，更是错误。“利贞”本来指凭着战略策略正确得到好处，却说是“刚柔正而位当”，即阳爻居于一、三、五阳位，阴爻居于二、四、六阴位，是阳爻的刚和阴爻的柔各得其正位而当位，是用爻位说抹杀了“利贞”原有含义的。“初吉”本来指既济一开始是吉，“终乱”本来指既济以转化为未济而乱，现在却以“柔得中”的得中说讲“初吉”，还把是到后来才乱的“终乱”释成“终止则乱”，犯了不通文义的错误。这条《彖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拿着《周易》原文读不懂，要说是孔子所作，未免诬蔑孔子！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孔颖达《周易正义》：“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饮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济，故曰水在火上，既济也。但既济之道，初吉终乱，故君子思其后患而豫防之。”孔氏之论，应得《大象》原意，以此知《大象》对卦辞的“初吉终乱”理解不移，因为“终乱”既是“初吉”的必然发展，还会再衍化为“初吉”，并凝定于“初吉”，不存在“思其后患而豫防之”的问题。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爻辞是说，把车轮向后拉，车尾被水沾湿，但没有坏处。车轮本来应该向前，现在却使之退后，车尾本来应该完好，现在却使之沾湿，情况颠倒错乱，说明还在未济。由于未济将转化为既济，所以无咎。《小象》说“曳其轮，义无咎也”，没有讲出所以然，等于没有解释。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爻辞是说，妇人失掉了首饰，不要去找，七天就会得到。茀：妇人的首饰。逐：寻找。七日得：与震卦六二的“七日得”相同，都是用“七日来复”表示一度循环。“妇丧其茀”是未济，“七日得”是既济。这说明通过一度循环，未济已经变成既济，进入了本卦核心，所以用主卦下离主爻表达。《小象》说“七日得”是“以中道”，即本爻以居于下离之中而得中，是爻位说的得中说，不能说明经义。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爻辞是说，殷高宗攻打鬼方，三年才攻下，小人不能用。高宗：名武丁，是盘庚后第三代，在殷代号称中兴的君主。鬼方：当时华夏西北的一个强大部落。《竹书纪年》记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鬼方，就是这里所说的“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小人：指德才都差的人。本爻的克鬼方是既济，由于任用小人，以致花了三年时间。这是既济中包含着未济，开始向未济转化。《小象》只用“惫也”说明本爻的“三年克之”，毫未触及其实质性的内涵，等于没有解释。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爻辞是说，有一件穿着的棉衣被水弄湿，整天小心翼翼。本爻是用比喻说明，既济向未济进一步转化，因为冬天弄湿棉衣，其狼狈是可以想见的。濡(rú)：王弼注：“濡宜作濡。”徐锴《说文系传》引“濡”作“濡”。证之以本卦和未济卦都有“濡其尾”和“濡其首”，这里作“濡有衣裯”是可以的。衣：穿，动词。裯(rú)：絮，指铺在衣内的絮衣。先秦没有棉花，絮指乱丝或乱麻。戒：戒备，小心翼翼。《小象》用“有所疑”说明“终日戒”，不能指实，只是望文生义。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爻辞是说，东方邻国杀牛进行祭祀，还不及西方邻国的薄祭，在实际上得到的好处多。东邻、西邻：《礼记·坊记》引本爻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杀牛：指杀牛祭祀，用太牢之礼。禴(yuè)：一种薄祭的名称，只用饭菜，不用大牲。纣是君，用厚祭。文王是臣，用薄祭。君的厚祭不如臣的薄祭，表明既济更进一步向未济转化。《小象》“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的“时”字，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广雅释詁：‘时，善也。’传意：爻辞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言东邻杀牛之厚祭不如西邻用饭菜之薄祭之美善也。”高氏解释“时”字正确。但用来审视《小象》，则《小象》仍停留在事物的现象上，毫未触及既济将向未济转化的实质。而“实受其福，吉大来也”，也是随文生训。

上六：濡其首，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爻辞是说，水沾湿了车头，很危险。这是用比喻说明既济已经转化成未济，加一个“厉”字，更加清楚。王弼注：“处既济

之极，既济道穷，则之于未济。”说得正确。《小象》用“何可久”说明本爻，没有接触问题实质，不过是一句空话。

通观既济《易大传》，《彖传》主要用爻位说和得中说，还有弄不通卦辞文义的错误。《大象》对卦辞文义也不能作正确理解。《小象》初九等于没有解释，六二是得中说，九三等于没有解释，六四是望文生义，九五无与于经义，上六没有触及经义。

## 未济第六十四

###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上一卦是既济，既济向反面转化是未济，未济再向反面转化又是既济。这从上一卦和本卦卦爻辞都能够看得出来，而王弼对此也有正确认识：“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也。”从《序卦传》“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起，自来都把未济看成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没有极限的。这种看法有两点与《周易》不合：第一，《周易》的发展变化尽管也无穷无尽，但却是循环，不是螺旋式向前，是虽然没有尽头，却又随时有尽头；其次，如以前所指出，《周易》的循环为了服务于其政治上的要求，可以凝定下来，于是发展变化就终止，而不是无限了。因此未济不能如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所说，是表明“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尽头”，而是只要转化成为既济，以作为周厉王还能够中兴复国的理论根据。卦象是坎下离上，坎为水，离为火。孔颖达《周易正义》：“火在水上，不成烹饪，未能济物。”可见本卦的未济性质由上离决定，因此上离是

主卦，下坎是辅卦。卦辞是说，情况会好转(亨)，但目前还象小狐狸在渡水快要渡过的時候沾湿了尾巴，没有好处。汔(qì)：几，快要，差不多。这显然是用小狐沾湿尾巴比喻未济，而断之以亨，则说明未济终必归于既济。朱熹《周易本义》：“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是看到了其中一些消息的。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未济之所以有亨通之理，是因为包含着既济，并将转化为既济。“柔得中”指六五居于上离中间，是得中说。“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是说小狐在将要渡过河时不能出于中道，以致招来“濡其尾”的危险，这些与卦辞是表示未济，全不相干。“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是说小狐以濡尾而不能继续渡河，是就事言事，毫未涉及未济有转化为既济的可能。“虽不当位”，是说初六、六三、六五以阴爻居阳位，九二、九四，上九以阳爻居阴位，是失其位而不当位，是爻位说。“刚柔应也”，是说初六与九四相应，九二与六五相应，六三与上九相应，是相应说。这条《象传》是无一而可的。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弼注：“辨物居方，令物各当其所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见未济之时，刚柔失正，故用慎为德，辨别众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济也。”王孔二氏都从“火在水上，未济”是一种颠倒错乱现象着眼，认为君子见了这种现象，就应该“令物各当其所”，或“使皆得安其所”，以便从未济转化为既济。王氏，特别是孔氏，是把《大象》纳入了从未济到既济的范畴的。至于《大象》是否有这种内容，尚待考定。朱熹《周易本义》认为没有这种内容，所以他用“水

火异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观象而审辨之”解释“慎辨物居方”，不涉及从未济到既济的问题。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爻辞是说，小狐狸在快要渡过河时却沾湿了尾巴，这不好。本爻是紧接着卦辞而来，仍然是在讲未济。程颐《易传》：“濡其尾，言不能济也。”《小象》用“不知极”说明“濡其尾”为不知中道，未尝不可，但却未能触及将由未济转化为既济。朱熹《周易本义》：“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阙之。”朱氏不得极字之解，将其破为敬字。由于持重，还未径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亨按极当作敬，形近而误。”就把极字破为敬字了。

九二：曳其轮，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爻辞是说，把车轮向后拉，因蕴含着正道而吉利。“曳其轮”还是未济，但车子终归要前进，是未济包容着既济，所以吉利。《小象》说“中以行正”，朱熹《周易本义》：“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指出《小象》是用了得中说。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爻辞是说，事情没有成功，发展下去还凶险；但又将以克服重大困难而得到好处。本爻明白指出未济，还指出情况可能比未济更坏。其所以仍然“利涉大川”，是因为未济要向既济转化，而且越是未济，向既济转化就越快。朱熹《周易本义》：“或疑利上当有不字。”这是不懂得上述道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利上当有不字，转写脱去。”是沿袭朱熹。《小象》“位不当”是说阴爻六以居于阳位三而不当其位，是爻位说。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爻辞是说，因归于既济就合于既济的正道而吉利，未济的悔恨就没有了。大将赫然震怒去征伐鬼方，三年把它打败，从大国殷得到了赏赐。震：孔颖达《周易正义》：“震发威怒。”形容统兵主将出征时的威猛精神和敌忾情绪，用以比喻大力克服未济，转入既济，于是“贞吉，悔亡”。本爻明显指出，未济已经转化成为既济。对于这一重要内涵，《小象》说是“志行”，即“震”的目的达到，未免是皮相之见。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爻辞是说，以合于既济的正道而吉利，没有悔恨，君王是伟大的。君王有孚，能变未济为既济而吉利。君子：这里指君王，即周厉王。光：广，大，伟大。“有孚”上承“君子”，应是君子有孚。“有孚吉”，是“孚”能使未济变为既济，“孚”是转化的条件。九四已经未济转化为既济，本爻连贯而吉，是凝定于既济，不转化为未济，而以“君子”当之，即周厉王永远“贞吉，无悔”，与西周王朝一起万古千秋。这是《周易》作者的最高愿望，所以用既济主卦上离主爻表达。《小象》“其晖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其晖吉’者，言君子之德，光辉著见，然后乃得吉也。”这是随文生训，无得于经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爻辞是说，有了孚去喝酒，没有坏处。水沾湿了脑袋，如果有孚，怎会在这方面有失误？喝酒在周代悬为厉禁，《尚书·酒

诰》“祀兹酒”(祭祀才能喝酒)，“无彝酒”(不能经常喝酒)。因为周代统治者认为喝酒可以亡国，“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小国或大国的灭亡，没有不是由酒造成的过失)。这里的“有孚于饮酒”是承接着上爻的“君子”。君子而有孚，去饮酒就无咎，是既济不再转为未济，而凝定于既济的。“濡其首”是未济，君子只要有孚，就不会“濡其首”，也是既济不再转为未济，而凝定于既济的。六五和上九两爻都表示了既济的凝定，最能反映出《周易》循环论的不彻底和希望周厉王和西周王朝的万古千秋。《小象》用“不知节”说“饮酒濡首”，指“饮酒”是没有节制，“濡首”是不加检点，是全无当于经义的。

通观未济《易大传》，《彖传》基本上是用得中说和相应说。《大象》是否涉及卦义待考定。《小象》初六与卦义无关，九二用得中说，六三用爻位说，九四是皮相之见，六五是随文生训，上九无当于经义。

## 《系辞上传》

《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是战国时人所撰写的《周易》杂论，有些把《周易》内容加以改造，有些则与《周易》全不相干。《周易》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道以孚而明，即道以诚而明，象这样的道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道是宇宙间阴阳二气的矛盾统一，这就把道作了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了。《周易》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首先提出了循环论，但只是一件事物的无穷循环。到了《系辞上传》的“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就是矛盾着的事物在进行循环，并产生出新事物。这就不是单纯循环，而是辩证发展了。象《系辞》这些思想，是来源于《周易》，又大大超过《周易》的。《周易》不讲占筮，革卦九五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不通过占筮也很为人们相信）是其明证。但《系辞》上下传却连篇累牍地以《周易》为占筮，并概括为“以卜筮者尚其占”，与《彖传》和《象传》也完全不同。值得指出的是，《周易》本来没有所谓变爻、变卦；变爻、变卦是后人以《周易》为占筮所搞的外加。而没有变爻、变卦，要以《周易》为占筮就无从搞起；从而《系辞上传》那些揲蓍求卦方法就与《周易》全不相干，用不着去做迷信的游戏了。《系辞下传》还有一处讲爻位说，那就是“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二多惧，四多誉”，“三多凶”，“五多功”，分明是以爻位来断定“惧”、“誉”，“凶”，“功”。已经多次指出，爻位说在《周易》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此外，伏羲画卦，观象制器，也全不足信，并为



《周易》所无。至于杂引许多卦来加以解释，绝大部分也与经义不合；而对于《周易》写作时代的分析，也似是而非。总之，《系辞》合于《周易》者少，不合于《周易》者多，前人以此为治《易》指南是很不恰当的。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一节是以乾、坤比拟天地，能产生人类和万物。天尊地卑，天贵地贱，天动地静，天刚地柔，是就天地讲，也是就乾坤讲。“方以类聚”指乾坤产生人类，“物以群分”指乾坤产生万物。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亨按方当作人，篆文人作入，方作方，形似而误。人有异类，各以其类相聚。物有异群，各以其群相分。”所说正确，可以信从。以上两句是合人类与万物而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则只就万物言。由于天地间出现了人类和万物，就有了种种吉凶和变化，宇宙变得复杂起来了。从以上可以看出，这是《系辞》的人类和万物生成说，认为乾坤如天地，能生成宇宙的一切。《易大传》多以乾坤为天地，乾卦《彖传》“天行健”，坤卦《彖传》“地势坤”，《说卦》“乾，天也”，“坤，地也”，《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但以乾坤为天地应是《易》学后起之义，因为通观乾卦，只有象征君王的六龙循环，通观坤卦，只突出刻划王后的“黄裳元吉”，乾应指君王，坤应指王后，都是明确的。由于君王和王后尊贵无比，可以用天地相比拟，并不是乾本来就是天，坤本来就是地。因此《系辞》说乾坤产生人类和万物，用的是后人加之于乾坤的比喻义，不是本义，这首先要弄清楚。由于天地不是乾坤本义，只有君王和王后才是乾坤本义，于是乾坤产生人类和万物的说法就大成问题，也说明为什么接着乾坤的六十二卦都是有关君王和王

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了。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这一节专就乾坤产生人类说，以突出人类，并引出下一节的“贤人之德”和“贤人之业”。“刚柔相摩”指乾坤相互接触，“八卦相荡”指以乾坤为基础并包括乾坤在内的八经卦相互激荡，以矛盾冲突而产生人类，有朴素辩证法。“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是说在产生人类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过程中，还有雷电的鼓动和风雨的润泽，以加速其进行，体现了矛盾转化需要条件。“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是说产生人类需要时间，而时间也是条件之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说在一系列条件下，乾坤产生了人类，有了男女的分别。“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是说乾的所作所为是创始万物，坤的所作所为是养成万物，乾为主，坤为辅。朱熹《周易本义》：“知犹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王念孙《读书杂志》：“知犹为也，为亦作也。乾知大始，万物资始也。坤作成物，万物资生也。”两说大体相同，但以王训知为为，训为为作，更为贴切。“大始”应读为“太始”，创始的意思。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一节讲乾坤具有至高无上的功能，但又易简而易知易行，仍是就天地这个比喻义说，不是就乾坤的本义说。凡宇宙间深奥的哲理，愈发展到最后就愈单纯，所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坦说真理是简单的。《系辞》作者有见于此，认为乾坤的道理简易，这很不容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是互文，即乾坤以易简为其智能，也就是乾坤的道理是宇宙真理的最高概括，平易而简单。由于平易就容易理解，由于简单就容易遵从，这是《系辞》作者在号召大家掌握乾坤之道，掌握宇宙真理，由于容易理解就会有亲切之感，由于容易遵从就会有功业出现。有亲切之感就可以维持关系于长久，有功业出现就可以不断扩大其事业。与真理维持长久关系是贤人的德行，不断扩大其事业是贤人的业绩。这一切都缘于对乾坤那种平易而简单的真理的理解，能这样就算掌握了天下的真理。如果掌握了天下的真理，那一切都会在真理当中得到安排了。《系辞》作者所大声疾呼要人们去掌握的乾坤真理，其实就是天地的真理。其具体内容大体不外明辨道器，认清矛盾，并以占筮处理问题等。

以上第一章。本章以乾坤为天地，由之而产生人类和万物，并号召人类去研究和掌握天地的真理。乍一看来，也很正确，但不是《周易》本义，不能以传代经，更不能以传为经。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这一节是讲以变爻变卦为占筮去明辨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指阳爻（刚）、阴爻（柔）相互推移，或由阳变阴，或由阴变阳，以爻的变化而引起卦的变化。以《周易》为占筮的人，抓住所谓变爻爻辞，任意附会，就是所谓“明吉凶”。变爻、变卦为《周易》所无，是后人要利用《周易》为占筮而搞的外加，最早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遇观之否”，即观卦(䷓)六四变九四，成了否卦(䷋)。周史就是取观卦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向陈厉公说他小儿子的后代将来一定会大有前途的。这完全是迷信，是对《周易》的诬蔑，必须辨明。通观《易

大传》，大讲变爻、变卦的是《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而《说卦》也是为占筮而作。至于《彖传》、《象传》、《文言》、《序卦》、《杂卦》则没有涉及占筮。可见《易大传》作者不是一人，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相信占筮的，但大部分不相信。可惜不相信派对后世竟然不起作用。“系辞”指系于卦下的卦辞和系于爻下的爻辞，不是讲《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这一节先就占筮所出现的各种情况说，再就卦爻的变化说，卦爻辞或吉或凶，是通过占筮所看到的或得或失的卦象所得出的结论。卦爻辞或悔或吝，是通过占筮所看到的或忧或惊的卦象所得出的结论。悔：小不幸，不是追悔。吝：困难。虞：惊恐。“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是说卦爻的变化，象征着事物或前进、或后退的情况。“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说阳刚的爻和阴柔的爻，象征着或光明如白昼，或昏暗如黑夜的情况。“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说一卦之中六爻不断变化，象征着天、地、人的一切。三极：三种至高无上的对象，即天、地、人。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说文》：‘极，栋也。’屋上最高之梁称极，引申为至高之义。《广雅释詁》曰：‘极，至也。’又曰：‘极，高也。’天、地、人乃宇宙万类之至高者，故曰三极。”本节把变爻变卦的结果一一落到实处，是对占筮的进一步宣扬，对《周易》的进一步歪曲。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一节是鼓励人们平日必须谨守卦象，并乐于玩味、研究

变爻之辞，以占筮去争取天的帮助，是对占筮更为努力的宣扬。居：平居，平常，平日。安：“安土重迁”的安，有谨守的意思；或严格遵奉，毫不游移。易之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象原作序，《释文》引虞翻本作象，《集解》本同，今据改。”乐：高兴。玩：研究，读 wòng。“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说“君子”平常就看着卦象去研究卦辞，有行动就看着变爻变卦去研究占筮的结果。“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引自大有上九爻辞，是说相信占筮就会得到有意志的天的帮助。《说文》：“祐、助也。”今字作佑。

以上第二章。本章极力宣扬以虚构的变爻变卦，去论《周易》于占筮，流毒二千余年，至今未已。必须用《周易》没有变爻变卦的事实进行揭露，以恢复《周易》与占筮无关的本来面目。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这一节对卦辞、爻辞加以解释，并说明以变爻为占筮所出现的种种情况。“彖”指卦辞，不是《彖传》。这个“彖”也训断。卦辞根据卦象对一卦进行论断，所以说：“彖者，言乎象者也。”这个解释正确。“爻”指爻画和爻辞。“言乎变”指各个爻都在变化，或由阳变阴，或由阴变阳。这个解释不正确。正确的解释应该是，爻是阐明卦象和卦辞的。“吉凶者”以下三句，说明通过以变爻为占筮所得出的各种结果，或有得有失而或吉或凶，或仅有小疵而止于悔吝，或善于补过而竟然无咎。本节也是为占筮而言的。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这一节谈到了爻的位次，卦的大小，但重点仍然是以变爻为占筮所出现的各种情况，对上一节进行申说。“列贵贱者存乎位”，是说序列一卦之中六爻的或贵或贱在于看取爻位，例如初爻为卑位，上爻为高位，二爻为臣位，五爻为君位等。这是爻位说，《彖传》和《小象》都大讲爻位说。“齐小大者存乎卦”，是说定出一个卦的或小或大要看取这个卦的具体情况。根据《说卦》，几经卦主爻是阳爻为阳卦，为大，例如乾、震、坎、艮；凡经卦主爻是阴爻为阴卦，为小，例如坤、巽、离、兑。六十四别卦都是合两经卦而成，如果内外卦都是阳卦则为大，例如屯（䷂）、蒙（䷃）等；如果内外卦都是阴卦则为小，例如临（䷒）、观（䷓）等。“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说要辨明吉凶在于看取变爻爻辞，遇悔吝而忧愁就得注意小事（“介”，纤介，细小），行动起来没有过失在于能追悔以前的过失，不再重犯（“震”，动，行动）。这三句的重点是“辨吉凶者存乎辞”，要人们在占筮时注意变爻爻辞，做到所谓明辨吉凶。最后几句是总结上文。指出“卦有大小”，足征有阴卦阳卦。“辞有险易”是说变爻爻辞，或危险而凶，或平易而吉，是就着占筮说。“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是说变爻爻辞各指明其所要指明的内容，也是就着占筮说。所之：所往，所要指明的内容。

以上第三章。本章进一步宣扬以变爻变卦为占筮，是对第二章的加强，其迷误后人的坏作用不能低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察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

## 土敦乎仁，故能爱。

这一节前两句指出《易》道与天地等同(准)，能包括(弥纶)天地间的一切。乍一看来，似乎全为虚夸。但结合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看，就觉得很有道理。阴阳是宇宙间的两种基本功能，具备物质性。道能统率阴阳，是物质性功能的矛盾统一，这就赋予道以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性质，成为能集中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从而就能够与天地等同，并包括天地间的一切了。从“仰以观于天文”到“故能爱”，是说精于《易》道的圣人，既能看透宇宙奥秘，又能兼济天下。“仰以观于天文”三句是说圣人精通天文地理，了解宇宙。“原始反终”二句是说圣人掌握事物发展全过程，懂得生和死的原因。原：考察。反：寻求。原始反终：考察开始，寻求结果。“精气为物”三句是说圣人知道宇宙间精粹的气体形成充满天地之间的物体，游离于人身之外的魂灵只是一种变态，于是对于极为隐蔽的情况(鬼神)就弄清楚了。“精气为物”是了不起的朴素唯物主义命题，“游魂为变”是历史局限。与“天地相似”二句是说圣人之德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之道。“知周乎万物”三句是说圣人不但智慧高，能遍知万物，而且本领大，能兼济天下，所以不犯错误。“旁行而不流”三句是说圣人广泛有所作为而不流于邪僻，既乐天，又知命，所以不忧虑。旁：《说文》：“溥也。”广泛的意思。行：行为，作为。旁行：广泛有所作为。“安土敦乎仁”二句是说圣人安于所居之地，还非常仁厚，所以能泛爱一切人。敦乎仁：厚于仁，非常仁厚。敦：厚。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一节是说，《易》道包括天地的变化而恰到好处，普遍生成万物而无遗漏，贯通于阴阳而具有高度智慧，所以神妙的

《易》道没有一定的范围，也不拘于不变的模式。这些把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作了高度概括。昼夜：指阴阳，阳刚阴柔。第二章：“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以上第四章。本章说明了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易》道的种种作用，为《周易》古经所没有。但符合实际，不是虚夸。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这一节着重讲道是阴阳的矛盾统一，是宇宙两种基本功能的矛盾统一。说宇宙基本功能，是朴素唯物论，说矛盾统一，是朴素辩证法。《周易》是以孚明道，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后来《中庸》说“自诚明”，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老子》的道是先于天地的浑成体，其中无矛盾冲突，所谓“有物浑成，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章），后来《庄子·应帝王》说“浑沌”，这是客观唯心主义。而《系辞》的道却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把《周易》和《老子》的道都作了根本改造，而沾溉后人于无穷，是应该大加称道的。道是宇宙两种基本功能的统一，具有规律的性质。顺着规律办事会无往而不利，这就是“继之者，善也”。规律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就是“成之者，性也”。道体广大，规律广泛，从不同立场和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以仁者和智者概括站在不同立场和采取不同角度的杰出人物。“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则是说普通老百姓天天在运用规律办事却全不理解，因此掌握规律的人就少了。以道（规律）归于“君子”，把“百姓”除外，是局限性的表现。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



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这一节主要讲道的作用，规律的作用，同时也拦入了占筮，是精华与糟粕杂揉的。“显诸仁，藏诸用”，是说道显之于仁，藏之于用，即道之明显易见者是生育万物的仁厚，其隐藏难知者是能生育万物的作用。这里的道生万物与《老子》第六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和《庄子·大宗师》的道“生天生地”不同。老庄的万物生于道是万物生于心，这里的万物生于道是万物的出现受制于物质。或唯心、或唯物，是根本不同的。诸：“之于”的合音。“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是说道鼓动万物，产生并成长万物，一概任乎自然，无所容心，与圣人有心于天下而忧虑天下不同，道在圣人之上，比圣人高明得多。唯心主义者把道与圣人等同，认为圣人就是道，道就是圣人，例如庄子齐物于道就是齐物于我，从而也就有了所谓“道人”。这里认为作为物质的道，制约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在圣人之上，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盛德大业至矣哉”，是对道伟大作用的歌颂。“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认定道包括一切，变化发展，无所穷极，以申说“大业”和“盛德”。“生生之谓易”，是说道生万物，生生不已，这就叫做《易》道，这是对《易》道下了一个朴素辩证唯物论的定义。“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是说天成其象，地效其法，天地间的现象都可知，是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乾”指天，“坤”指地。“效”是呈现，“效法”等于说表现出来的种种情况。“极数知来之谓占”，是说穷极数字，筮知未来，这叫做占，是混入了迷信，又在说占筮。“通变之谓事”，是说通晓事物的变化叫事，是承着上面的占筮讲。“阴阳不测之谓神”，是说阴阳变化，不可测识，叫做神妙。也仍然在就占筮讲。把阴阳纳入占筮，是化神奇为腐臭了，并流毒无穷。

以上第五章。本章体现了《系辞》在哲学上的杰出成就，以朴素辩证唯物主义而卓然有以自异于《易》、《老》、《庄》，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这一节歌颂《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是《系辞》就其所提出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而言。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贯穿一切，无往不在。“广”和“大”，是就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所笼罩的范围而言，真理是融合在一切之中的。所以从远处来说，就通而无阻，无所穷极；从近处来说，就精审正确；从天地之间来说，就包罗万象了。御：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御，止也。”“不御”是通而无阻。《说文》：“静，审也。”“静而正”是精审而正确。备：详备，完备，指包罗万象。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这一节是讲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何以能大能广。《系辞》以乾坤拟阴阳，以阴阳言《易》道，于是这里分别就乾和坤如何能使《易》道广大予以申言。“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是说乾在静的时候专一，在动的时候直遂，因此生出了大。“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是说坤在静的时候闭拢，在动的时候张开，因此生出了广。“广大配天地”四句所讲的仍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能与天地配，能与四时配，能与日月配，能与至德配，非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不行。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其“易简”之善，“广大”之体，“变通”之德，而如日月之行天的。

以上第六章。本章言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无往不在，无所不包。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这一章还是在歌颂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但重点都落在“崇德”和“广业”上，是以《易》道言人事的。圣人以《易》道提高其道德，扩大其事业，掌握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圣人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是说圣人其智崇高，其礼谦卑，崇高效天，谦卑法地。效天法地，就是遵循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可以无所往而不可。“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是说天地立其上下之位，《易》道即运行于天地之间，《易》道是以其朴素辩证唯物主义而长悬于天地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说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易》道能成就人的本性，使之正常发展，能保存人所应该保存的美德，使之万古常新，于是人世间的道义就产生了。

以上第七章。本章言人事以《易》道而醇美，与《周易》专注于厉王复国者不同。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这一章讲《周易》以卦爻象征最复杂常运动的事物，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因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四句，是说掌握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圣人看到天下事物的复杂，用卦比拟其

形态,象征其物宜,所以叫卦体作象。贲:复杂。拟:比拟。诸:语助词。物宜:物性之所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功”五句,是说掌握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圣人看到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观察其联系交通,得到启示去推行典章制度,于是在各爻系上爻辞论断吉凶,这就叫做爻。以上说卦象爻象都象征最复杂常运动的事物,可以行典礼而断吉凶,与人事密切相关。“言天下之至贲而不可恶也”,是说论述天下最为复杂的事物不可厌恶。“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是说论述天下最为变动不居的事物不可乱说。这两句是说既要认真,又要持重。“拟之而后言”三句,是说通过研究然后言动,去成就事物的变化。“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是互文,即拟议之而后言动。拟议:研究。所谓成就事物的变化是指施加影响于事物,以促成其变化。

以上第八章。本章把卦象爻象与人事联系,以服务于社会政治,与《周易》古经一致。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这一节引中孚九二爻辞进行解释。“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用白鹤的相互和鸣,人们的欢然畅饮,说明受到“孚”(诚)的感化,无往而不快乐。但这里却说成人应重视其言行是否正确,要力戒错误,求其正确,与原意就相差很远了。违:反对。枢机:指弩弓的枢机。弩弓正中有臂,臂下有机,以铁制成,中有枢柱与其它机件,所以叫枢机。射时

动其枢柱，则箭发出。枢机之发，或中或否，犹言行或得或失。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这一节引同人九五爻辞进行解释。“同人”在《周易》指聚众，即集合人众，“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是说能集合人众，就可以从先前的悲观失望转变到后来的欢欣鼓舞，具体指周厉王如果能取得群众支持，就可以化凶为吉。这里用“同心”讲“同人”，自属错误；但从“同人”一定要“同心”看，也不是渺不相关的。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这一节引大过初六爻辞进行解释。“白茅”比喻国家有良好基础，不会出现问题，用来表示对周厉王复国有充分信心。这里说用茅垫祭品是“慎之至”，并要把“慎”扩而充之，未得爻辞原意。藉：铺垫，指用白茅垫祭品。错：同措。《说文》：“措，置也。”安放的意思。错：同措。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这一节引谦卦九三爻辞进行解释。谦卦的谦，历来多解释为谦虚，也就是本于这里的“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和“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其实从谦卦六五爻辞“利用侵伐，无不利”和上六爻辞“利用行师征国”看，这里的谦分明是一种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手段，去达到伐人邑，灭人国的目的，与谦虚相

去很远，甚至背道而驰。这是读谦卦时所必须弄清楚的。因此，《系辞》在这里借孔子之口对谦卦九三爻辞所作的解释就说不过去。“劳谦”应是劳以谦，即以谦而劳。谦本应出于自然，现在却以此劳累，可见是装模作样。伐：夸张。言：焉，则。致恭：极恭敬。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这一节引乾卦上九爻辞进行解释，所言与乾卦《文言》相同。以居于上九，故曰亢龙。“亢龙”是飞得极高的龙，王肃曰：“穷高曰亢。”龙是用来比喻君的。由于“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所以“有悔”。这一解释是有得爻辞原意的，只是还没有具体到周厉王。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这一节是引节卦初九爻辞进行解释。节卦是讲周厉王对于武人应该进行节制，这就要保密。“不出户庭”，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引“子曰”，大体近是，只是也还没有具体到周厉王。失身：亡身。凡事：机密之事。几读为机。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这一节引解卦六三爻辞进行解释。“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背负着东西却去乘车，这暴露了目标，会招来盗贼劫夺。用

以比喻人如果自我炫耀，就会有恶劣后果，如‘冶容诲淫’等。象这样解释，也抽象地有得于经义，但仍未具体到这是指责武人以自我炫耀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以上第九章。本章引孔子解释《周易》爻辞七条，多不太切合。但不能据此说孔子不懂《周易》，因为是附会于孔子的。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这一节本在第十一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前面，是错简，张载《模稰易说》、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都认为是应该调在这里来。本章讲筮法，移此为是。筮法是一种迷信游戏，姑且解释如下。这里先排出十个数，分为五奇五偶，凡奇数都代表天，凡偶数都代表地，以附会筮法是天地之间的神圣事情、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这一节本在“大衍之数五十”一节之后，朱熹《周易本义》认为应该移到这里来，才合于筮法要求，据以改正。“天数五”，即一三五七九。“地数五”，即二四六八十。“五位相得”，即五奇五偶各累计相加。“各有合”，即累计相加所得出的和。一三五七九累计相加的和是二十五，即“天数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累计相加的和是三十，即“地数三十”“天数二十五和地数三十相加得五十五”。即“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五十五个数代表天地的总数，也叫“大衍之数”。有了“大衍之数”就可以进行推衍变化，神出鬼没，所以说“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五。分而为二以象

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这一节讲筮法的具体方法和步骤。金景芳《易通》：“‘大衍之数五十’有脱文，当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脱‘有五’二字。”从上一节“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看，应脱“有五”二字，因为“大衍之数”就是“天地之数”，就是天数和地数相加而得出的用以进行运算的数字。大衍：“伟大”的运算，指占筮。衍：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曰：“衍，演也”。先秦人称算卦为衍。“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为什么“其用四十有九”，即只取四十九策运算。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姚信、董遇之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省）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行筮时将四十九策（竹签或蓍草）先合拢在一起，信手将四十九策分而为二，分置上下，象征造分了天地。然后从上边那簇策里取出一策放在上下两簇策之间，这叫“挂一以象三”。三为三才，即天地人，象征造分天地之后又产生了人。接着将上下两簇策以四策为一组数之，这叫“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即象征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四时运行。四十九策，“挂一”之后剩四十八策，以四四一组数，结果最后上余一，下必余三；上余二，下必余二；上余三，下必余一；上余四，下也必余四。这些所余的策叫“奇”，即零散的策数。它或四，或八，分置于所挂的一的左右，这叫归奇于扚以象闰”，即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以外还有闰月。古代历法五年之中有两个闰月，而四十八策分上下两簇数的结果，最终必然上簇之“奇”归一次“扚”，下簇之“奇”归一次“扚”，这象征“五岁再闰”。至此，“大衍之数”就完成了—次推衍变化。这一变化中包括“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扚”四个环节，这就是“四营而成易”。这样每三变才能画—爻，—卦有六爻，所以积十八次变化而成—卦。这些



就是行筮法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其为封建迷信并与《周易》风马牛不相及是自明的。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这一节讲得出乾坤两卦的策数和《周易》上下篇的总策数。乾卦六爻,每爻蓍草九揲,每揲四策,共二百一十六策。坤卦六爻,每爻六揲,每揲四策,共一百四十四策。根据前人所言,乾卦六爻皆为可变的老阳爻,坤卦六爻皆为可变的老阴爻,还有所谓不变的少阳爻和不变的少阴爻。这些都纯属迷信,不具论。乾坤两卦的策数加起来“凡三百有六十”,与一年三百六十日(约数)之数相当,即所谓“当期之日”。乾为天,坤为地。天地变化一年一循环,乾坤两卦的策数是象征天地变化一循环的日数。“二篇”指《周易》上下经。《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阳爻和阴爻各为一百九十二爻。一阳爻蓍草九揲,每揲四策,共三十六策,一百九十二阳爻合为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一阴爻蓍草六揲,每揲四策,共二十四策,一百九十二阴爻合为四千六百零八策。两者相加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与万物之数(约数)大体相当。《周易》总策数是象万物之数的。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道显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这一节讲得出八卦和六十四卦,就妙不可言,出神入化了。“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解释见第三节。“八卦而

小成”，八卦指八经卦；以仅象征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简单的物，是《易》的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指六十四别卦，是《易》道的大成。今按：六十四卦都围绕周厉王如何复国展开，只是一个小范围，谈不上“天下之能事毕矣”。“道显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是说《易》道显示出神妙的作用，可以回答占筮者的问题，并可以帮助神灵解决问题。酬酢：本为宾主饮酒相应对，现借用为蓍草与占筮者相应对。“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此句原在第十一章之首，朱熹《周易本义》以为应在此章之末。从上文讲“可与佑神”看，是有道理的。

以上第十章。本章大谈筮法，全是卦建迷信，无一可取。但过去（甚至今天）却有不少人相信，应该一扫而空。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这一节指出《周易》有四种圣人之道；用来说理论事，应重视卦辞爻辞；用来指导行动，应重视刚柔爻画变化；用来制作器物，应重视卦象（如观象制器）；用来进行卜筮，应重视揲蓍占卦。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但着重“尚其变”和“尚其占”，都是就占筮而言。其他两个方面是陪衬。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这一节就占筮申言之。“问”指将疑难之事去询问蓍草，蓍草就“受命如响”。孔颖达《周易正义》：“谓蓍受人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也。”“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是说无论远也好，近也好，幽暗不明也好，深奥难懂也好，蓍草都能知道未来情况，而告人以吉凶。“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是说

不是天下最精妙的东西，谁能达到这一点呢？与：至，达到。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这一节再就占筮申言之。“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说爻画或三或五在变（指变爻），变化错综复杂，这样来进行占筮。“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是说弄通了爻画或三或五在变的所以然，就能断定天下疑难的事情。成：定，断定。文：交错复杂的事情，即疑难的事情。“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是说完全明确了变化的所以然（指爻数的变化），就能认清天下复杂的现象。极：完全明确。数：爻数，指变化着的爻数。定：断定，认清。象：现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是说不是天下最善于变化的东西，谁能达到这一点呢？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这一节复就占筮申言之。“《易》无思无为”四句，是说用来进行占筮的《周易》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可是人用《周易》占事，因与人交感，就能通晓天下的事情。“非天下之至神”二句，是说不是天下最为神奇的东西，谁还能达到这一步？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这一节仍就占筮对《周易》进行概括。“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是说《周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隐、研求几微的凭借，指进行占筮。“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说由于

《易》道深隐，所以能贯通天下人的思想。“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是说《易》道几微，所以能断定天下的事情。成，定，断定。“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说《易》道神奇，所以能响应人的要求，并出于自然，毫不勉强。由于本章全就占筮立言，因此仍用“《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作结语是不太恰当的。

以上第十一章。本章虽然标举《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但实际上只讲占筮。所谓“至精”，至变”，至神”，是对以《周易》为占筮的尽情歌颂。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种，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这一节对用《周易》进行占筮再作歌颂，并肯定能“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这就是说，用《周易》占筮，能揭示事物的隐秘，能确定完成任务的办法，天下事物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了。韩康伯注：“冒，复也。”复是复盖，犹言包括。“冒天下之道”，犹言包括天下事物的道理。“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是说通过占筮，可以沟通天下人的思想，可以决定天下人的事业，可以断定天下人的疑惑，是对占筮的再一次歌颂。“是故蓍之德圆而种”三句，是说蓍草的形体则圆，其性质则神，卦之形体则方，其性质则智。由于蓍与卦能预知未来，所以神智。而六爻之义则是以变化告人的。易：变易，变化。贡：韩康伯注：“告也。”“圣人以此洗心”三句，是说圣人以《周

易》启导其心，即心有所疑，就用《周易》占筮，因以知吉凶，定进退。在占筮之后，就将结果退而藏之于隐秘的地方，以为未来的借鉴。吉不必说，如果是凶，就与民同忧患。陆德明《经典释文》：“洗、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石经同。”李鼎祚《周易集解》本也作先。王引之《经义述闻》：“作先之义为长，盖先犹导也。”吉凶是偏义复词，撇去吉，只取凶。“神以知来”二句，是说，圣人以《周易》成其神，预知来事，以《周易》成其智，记藏往事。“其孰能与于此哉”二句，是就上文作概括，指出能以《周易》成其神和智的人，一定是古代聪明智慧神武而不残暴的人。这是对占筮的极度颂扬。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

这一节讲圣人以占筮神明其德，不仅“知来”和“藏往”，使占筮从事务领域提高到道德领域。“是以明于天之道”四句，是说占筮能明天道而察民情，圣人以蓍草神物，作人民占事之先导。“圣人以此齐戒”二句，是说圣人用《周易》肃敬并警惕自己，以神其德而明其德。齐：《广雅·释诂》：“敬也。”戒：警戒，警惕。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这一节讲占筮的道理在于利用乾坤、阴阳的阖辟变化，把迷信附会于科学。乾：阳；坤：阴。指宇宙两种基本物质功能。阖：闭拢。辟：张开。乾坤的阖辟说明阴阳变化。阖而叫阖户，辟而叫辟户，是为了把话讲得形象些。乾坤阴阳通过阖辟的矛盾发生变化，并往来不穷，日新又新，这就是通。这些都有朴素辩证唯物因素，但却被施之于占筮，让占筮披上科学外衣。“见

乃谓之象”三句，是说出现于宇宙之间的叫做象，具有形体的叫做器，人对象和器加以控制利用叫做法。是认为占筮是在控制利用宇宙，而有所谓法。“利用出入”二句，是说人利用占筮之法，或出或入，不守陈规，让人们都能利用，这就叫做神。

以上第十二章。本章把占筮从事务领域提高到道德领域，并附会于朴素辩证唯物论，是作了无以复加的肯定的。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这一节讲从“太极”生阴阳，阴阳分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由老阴老阳产生八卦；八卦可以定吉凶，吉凶可以生大业。这仍然是在歌颂占筮。“太极”，即第五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称最高之物为“极”，“道”高于天地，是至高无上，所以称为“太极”。前文指出，《系辞》的“道”是物质性的，因而“太极”也是物质性的，不容有后人异说混淆其间，如老阴老阳可变，八卦由老阴老阳组成，也可变，从而就有了变爻变卦和占筮。“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指占筮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三句，是说天地乃伟大法象，四时有变化交通，日月则光照大地，这些与八卦有关的都很值得重视。“崇高莫大乎富贵”，是说通过占筮能猎取富贵功名。“备物致用”四句，是说以观卦象而制器，可以有利于天下人，卦之用不完全是占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功字今本脱。《汉书·货殖传》引《易》曰：‘立功成器’今据增。”“探赜索隐”五句，是说探求天下复杂隐蔽的事物，摸索天下深奥幽远的道理，来决定天下的吉凶，促

成天下人的奋勉前进，没有能超过蓍龟的。仍然折入占筮，并大加歌颂。䷗(Wei):奋勉前进。蓍:蓍草，筮用。龟:龟甲，卜用。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这一节还是以《易》为占筮。“是故天生神物”二句，是说天生蓍龟两种神物，圣人以蓍造筮法，以龟造卜法。“天地变化”二句，是说圣人用卦的变化象征天地万物的变化。其实六十四卦都象征周厉王复国的事，并不象征天地万物的变化。“天垂象”三句，是说上天垂象，有吉有凶，圣人仿效作六十四卦，也有吉有凶。“河出图”三句，是说有龙马负图出于黄河，身有文如八卦，伏牺取法以画八卦；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夏禹取法以作书，即《尚书·洪范》的起源。这些都是荒谬不经的传说，不可信。“《易》有四象”二句，是说《周易》有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爻象，老阴老阳可变，表示事物的变化。今按：少阳、老阳、少阴、老阴之说都出于筮法，与《周易》无关，不可信。“系辞焉”二句，是说在各卦写上卦辞，在各爻写上爻辞，来告诉人以事情。“系辞”指写上卦爻辞，不指《系辞传》。“定之以吉凶”二句，是说定下吉凶，是占筮所进行的判断。

以上第十三章。本章仍然大讲占筮，与《周易》实际不合。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这一节与上下文不相联属，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考定，应是错简。“自天佑之”二句引自大有上九爻辞。“天之所助者，顺也”，是说天帮助顺理而行的人。“人之所助者，信也”，是说人帮助讲信用的人。“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是说既履行信用，又顺理而行，并尊重贤人，所以上天来帮助，就吉祥而没有不吉利的了。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一节讲圣人以卦象表达思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千百年来人们实践的概括，反映了一定的真理。“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是说尽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圣人通过卦象却可以充分说明思想，“尽意”且“尽情伪”。孔颖达《周易正义》：“情谓情实，伪谓虚伪。”情伪即真假。这是讲一切思想都可以得到表达。这两句是互文，即“圣人设立卦象以尽意，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三句，是说写上卦爻辞把所要讲的话讲完，观察卦爻象的变化来尽量取得好处，从而欢呼鼓舞以歌颂《易》的神妙。“变而通之以尽利”是就占筮言。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这一节讲《易》道以乾坤为基础，《易》道是乾阳坤阴的矛盾统一，这就是“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因此，如果没有乾阳坤阴的矛盾统一就不会有《易》道，这就是“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从而“《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没有



《易》道哪还能有乾坤呢？这一节体现了朴素辩证唯物论。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这一节主要讲“道”和“器”。如前所指出，《系辞》的道是唯物主义的，指宇宙万物赖以产生的质素和发展变化的总规律，与老庄唯心主义的道以“神鬼神帝”（《庄子·大宗师》）为特征的完全不同。但后人却往往混淆不分。明确指出有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虽然有取于《老子》的“道常无名朴”，“朴散则为器”，但既有唯物唯心之分，又有是否标举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别，《系辞》对《老子》是加以改造和发展了的。“化而裁之谓之变”三句，是说对事物加以变化改造叫做变，对变化改造了的事物加以推行叫做通，把变通了的事物用之于天下之民叫做事业。这些都只有通过掌握了形而下之器同时也有得于形而上之道的圣人才能做到，是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发挥。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这一节讲卦爻对人的指导作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亨按夫当作爻，形似而误。此乃举爻象二字以起下文。下文正是分释爻象二字，故曰：‘是故谓之象’，‘是故谓之爻’。则夫当作爻明矣。”可备一说，因为讲象也可以包括爻在内。“圣人

有以见天下之赜”几句与第七章开头九句重复，不再申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是说包罗了天下最为复杂事物的在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说鼓动天下人的是卦爻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是说把天下事消化掌握的在于爻的变化。“推而行之存乎通”，是说能付之于推广实行在于精通《易》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说融会贯通爻象所反映道理的在于一定的人。“默而成之”三句，是说默默地完成了对《易》道的理解，不说话也能使别人相信，这就在于德行怎样了。

以上第十四章。本章以乾坤阴阳为《周易》的内涵，有朴素辩证唯物因素。但仍时时在鼓吹占筮的作用。

##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

这一节讲以卦象爻画的变动而产生吉凶悔吝，一切都归结于正确，这仍然是从占筮说。“八卦成列”四句是互文，即“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象爻在其中矣”，因为八卦相重，是既有卦象又有爻画的，象爻不能拆开讲。这是先提出卦和爻。“刚柔相推”四句也是互文，即“刚柔相推，系辞焉而命之，变动在其中矣”，因为刚柔相推，就有变动，不是先变后动。这是接着提

出变爻变卦。“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是说吉凶悔吝产生于卦爻的变动。“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是说卦象爻画是以阴阳刚柔作为根本，其变通(变化)则是顺应着占筮时的需要。趣：急走，这里讲成顺应。时：从上文发展到这里看，应指占筮之时。“吉凶者，贞胜者也”，是说人事的吉凶，在于所作所为的正确与否，如果正确就吉，不然就凶。贞胜：正确胜利。“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是说天地是以正确昭示人的。“日月之道，贞明者也”，是说日月是以正确而明的。“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是说天下事物的变动是要一本于正确的。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夫犹于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这一节讲《周易》以乾坤为主，各卦围绕之而展开，占筮应该重视这一点。“夫乾确然”四句是说乾卦刚劲，示人以平易，坤卦柔顺，示人以简约，“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所以是各卦的基础或中心。“爻也者”四句是说爻画是表现乾坤之道的，卦象也是表现乾坤之道的，都是表现《易》的。“爻象动乎内”三句是说爻画和卦象在卦内变动，吉凶就体现出来，功业也就从变爻变卦中体现出来了。“圣人之情见乎辞”，是说圣人的思想感情也都从卦辞爻辞中表现出来。基于这些，对占筮是应该重视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这一节讲掌握了占筮的圣人就可以为政于天下，把占筮吹嘘到一个新高度。“天地之大德曰生”，是说天地的伟大品德

在于能生长出一切。“圣人之大宝曰位”，是说圣人的伟大宝贝在于能拥有权位，这样就能够把从天地生长出来的一切治理好。“何以守位曰仁”，是说凭什么守住权位，那只有凭仁厚。“仁”有的本子作“人”。从下文提出“义”来看，以作“仁”为好。孔子特别强调“仁”，孟子则“仁义”并举，足证《系辞》政治思想有儒家痕迹。“何以聚人曰财”，是说凭什么把人聚集拢来，那只有凭财富。这也是孔子庶而后富的思想。“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二句是说，管理财物，端正法令，禁止人民作坏事叫义。从商鞅《开塞》说“义者暴之道”看，这里的“义”仍然是儒家的，特别是孟子的。

以上第一章。本章讲了以乾坤两卦为中心的卦爻变化，以之建立功业，而一本于仁义。

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一节讲八卦为包牺所画。包或作伏。陆德明《经典释文》：“包，孟、京作伏。牺字又作羲。”古无轻唇音，伏读如包。包牺画卦在先秦别无记载，只此一见，其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且包牺为附会人物，象征渔猎时代，不能看成一个具体的人。这是近代懂得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事不见于《周易》古经，只好存疑。说画卦是由于得到天地法象的启示，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倒符合于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值得肯定。总之，八卦为何人所画，无法考定，很可能是长期在民间形成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何人重为六十四卦，《系辞》未言。王弼、虞翻、陆德明、孔颖达等皆谓伏羲所重，合于传意。下文谓包牺结绳而为罔罟……盖取诸离（指重卦之离），又曰：‘神

农氏作，斫木为耒，……盖取诸益。日中为市，盖取诸噬嗑。’等语句，足证《系辞》作者认为重卦之人亦是包牺。”包牺画卦已经谈不上，重卦更无从说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说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之后，就可以探索宇宙真理，概括万物情况。这不符合《周易》实际，因为《周易》六十四卦是围绕着如何帮助周厉王复国而展开的。

###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一节与以下十一节都是讲观象制器。器物是历史产物，不能是看到卦象、受到启示制出。更何况严格说来，这十二节所提到的器物（有些不是器物，是某种事件），基本上都应该是出现在卦象之前呢？这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不能信从，并为《周易》所没有。“作结绳而为罔罟”，应是“结绳而为罔罟”，王念孙《读书杂志》：“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罔：古网字。罟：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姚云：“罟犹网也。”佃：陆德明《经典释文》：“佃本亦作田。”李鼎祚《周易集解》作田。田：猎取鸟兽。渔：捕鱼。离：指六十四卦的离卦☲。离卦内外卦中间为阴爻，外面为阳爻，象网罟有目之形。这一节讲网罟是取象于离卦(☲)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这一节讲耜耒是取象于益卦。斲：《说文》：“斲也。”即砍削。耜：锄头。揉：使弯曲。耒：犁头。益卦(䷩)是上巽下震。巽为木，震为动，耜耒是木在地上动，所以说取象于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这一节讲“日中为市”是取象于噬嗑。“日中为市”不是制器，算例外。日中：正午。市：交易，贸易。致：聚集。天下之民；

泛指人，即一般贸易的人。噬嗑(䷔)是上离下震。离为火，为日，震为雷，为动。上离下震象征日下有人动，是“日中为市”之象，所以说取象于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一节讲变化之道，以说明观象制器也不断更新，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是由于“穷则变，变则通”，需要随时改进的缘故。这两句体现了朴素辩证法，为后人所乐道。但“通则久”却是形而上学，因为世界上哪有一种事物一经过更新就永远不变呢？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一节讲衣裳是取象于乾坤。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复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这是以乾为天，以坤为地，衣裳取象于天地。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这一节讲舟楫是取象于涣卦。涣卦(䷺)是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木，是木在水上，为舟楫之象。剡：劈开，挖空。剡：削尖。楫：划船木桨。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这一节说用牛马驾车是取象于随卦。随卦(䷐)是震下兑上，兑前震后。兑为泽，处于卑下。牛马为卑贱之物，所以兑又象征牛马。震为雷，为动，以车声辚辚，又象征车。兑前震后是牛马在车之前，即用牛马驾车之象。服乘：都是驾的意思。引

重致远：拉重物，走远路。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这一节讲关上几重门打更巡夜是取象于豫卦。豫卦(䷏)是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雷，象征雷声响震于地面，与在地面击柝有声相似，因此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重门：关上几层门。重：Chong，层。柝：木柝，打更用的梆子。暴客：盗贼。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这一节讲杵臼是取象于小过。小过(䷛)卦象是艮下震上。艮为山，震为雷，是雷动于山上，或动于土石之上，可以象征以木杵捣物于土臼或石臼之内。所以说，“杵臼之利”，盖取诸小过”。《说文》：“臼，舂也。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这一节讲弓矢是取象于睽。睽(䷥)的卦象是兑下离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离为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兑为小木。”绳在小木之上是“弦木为弧”之象，所以说弧矢是取象于睽。弦木：加弦于木上。弧：弓。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这一节讲宫室是取象于大壮。大壮(䷡)卦象是乾下震上，象征有雷雨起于天上，应该有“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因此出现了宫室。栋：屋梁。宇：屋边。用栋宇指代宫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这一节讲棺槨是取象于大过。大过(䷛)卦象是巽下兑上，巽为木，兑为泽，为坑洼。是大过指木在坑洼之内，犹之棺槨在土穴之中，所以说“棺槨”“盖取诸大过”。厚衣之以薪：厚厚地用柴草包裹。不封不树，不聚土为坟，不种植树木。丧期无数：服丧日期无一定的天数。槨：同槨。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节讲书契是取象于夬卦。夬卦(䷪)卦象是乾下兑上。前引虞翻注“兑为小木”。据《说卦》，乾为天，为金，金可为刀。是夬卦象征刀在小木上刻字，所以说书契是“盖取诸夬”。结绳而治：上古的一种记事方法，最初当用绳结记物的数量，后来还能表示物的性质和关系。后世圣人：与前两节的“后世圣人”都指尧舜后的古代君王。书契：书指文字，契指雕刻。

以上第二章。本章讲包牺画卦和观象制器，是历史唯心主义，为《周易》所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以上第三章。本章讲《周易》用卦象反映问题，用卦辞判断一卦大义，这些都与《周易》情况相合。“彖”指卦辞，不是《彖传》。至于说爻仿效天下事物的变动，从中可以看出吉凶悔吝，则是讲占筮，与《周易》实际不合。占筮者认为《周易》的爻都是变爻，根据的是所谓筮法，是无一而可的。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

这一节讲阳卦和阴卦，都指八经卦而言。阳卦一阳爻，二



阴爻，如震(☳)、坎(☵)、艮(☶)，所以说阳卦多阴。阴卦一阴爻，二阳爻，如巽(☴)、离(☲)、兑(☱)，所以说阴卦多阳。阳卦一阳爻，二阴爻，共五个爻画，所以说“阳卦奇”，“奇”指单数。阴卦一阴爻，二阳爻，共四个爻画，所以说阴卦耦”，“耦”同“偶”，指双数。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阳卦之所以为阳，是由于三爻中有一爻是阳爻，阴卦之所以为阴，是由于三爻中有一爻是阴爻，这一个阳爻或这一个阴爻决定了卦的性质，所以或是阳卦，或是阴卦。《系辞》对八经卦性质的分析极为重要，因为可以从中看出在一个经卦之中，哪一爻是主爻，哪两爻是辅爻。而这对于分析六十四别卦又是极为重要的。当然对于六十四别卦，还得就其实际情况，分出主卦和辅卦。《系辞》阳卦阴卦之说中肯，是因为它符合《周易》卦象的情况。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这一节分析阳卦和阴卦性质，“德行”指性质。其分析正确和错误参半。说阳卦“一君而二民”，即一个阳爻，两个阴爻，阳为君，阴为民，因而阳爻是主爻，阴爻是辅爻，这完全正确。说阴卦“二君而一民”，从而阳爻还是主爻，阴爻还是辅爻，这就不对了。不过从所谓“小人之道”可以看出，还是以“一民”为主，“二君”为辅，这也是“观过知仁”。其所以两阳爻为君，一阴爻为民，是拘泥于阳必贵，阴必贱。这既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即男尊女卑），也是一种把事物性质完全固定下来的形而上学。

以上第四章。本章讲阳卦和阴卦，显示出主爻和辅爻。分析有部分错误，但从“观过知仁”看，仍维持着正确结论。本章所言，对于分析《周易》卦象是十分重要的。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

## 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这一节取“朋从尔思”的“思”字作文章。在《周易》咸卦九四有“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是说朋友往来不绝地跟随着你。憧憧：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肃云：‘往来不绝貌。’”“从”指跟随。尔：你。思：语助词，如同于《诗·汉广》“南有游女，不可求思”的“思”。以“思”为语末助词，《周易》只此一例。这里以思为思想是错误的。“同归而殊涂”三句，是说到达一个地方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取得一种成果可以经过不同的思考，事物总有其发展规律，有什么固定的思虑可言呢？这是要一切顺乎自然，不必强求，以引起下面通过往复循环的矛盾去推陈出新和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去“利用安身以崇德”的两段文字。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这一节讲从循环着的矛盾中不断出现新事物，如“明”，如“岁”，如“利”等。以“利”为高度概括。《周易》已经有循环论，如泰卦卦辞的“小往大来”和否卦卦辞的“大往小来”，以及泰卦九三爻辞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和复卦卦辞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等。《周易》提出循环论是前无古人的发现，但只是循环，还不能是循环过程即是矛盾和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老子继承《周易》，也讲循环，如《老子》第十四章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二十五章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等。老子不但讲循环，还讲循环中有矛盾，比《周易》向前跨进一步，如《老子》第五十八章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说祸福相为倚伏而循环，是循环中有矛盾。但成为问题

的是，正、奇、善、妖等矛盾在循环中，有归于消解的趋势，与相对主义只相差一间。庄子在这种基础上，把循环中的矛盾彻底消解，如《齐物论》先提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以相待成为矛盾。但进入循环后，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就全无矛盾而归于相对主义了。老庄是把循环论引向了错误道路的。《系辞》通过矛盾循环不断产生新事物，如所谓“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已经有了辩证法螺旋式上升的意味，是一种朴素唯物辩证法，把《周易》的循环论作了正确发展，引向了科学道路。这在先秦应首屈一指，值得大书特书。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这一节讲通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变柔弱为刚强，去“精义入神以致用”，最后达到“穷神知化”的境界。《周易》小过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集中反映了必须居于柔弱和落后。到了九四“勿用”，（无为），是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点，于是就“永贞”，（永远正确）了。这些说明用柔退之道能取得重大胜利。到了《老子》，概括为“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比《周易》更明确，更具体了。这里“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也还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并化柔弱为刚强，但还没有达到“勿用，永贞”，更没有接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从这种意义说，《系辞》还不及《周易》在这些方面的造诣高，更不说与《老子》相比了。不过提出“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把以上思想纳入了义和德的范畴，则是言《周易》和《老子》所未言，有了一些儒家的气味。“穷神知化”是说穷究事物

的神妙，认识事物的变化，是把义和德作了升华。

以上第五章。本章所言虽然不是咸卦九四原意，也就是虽然对《周易》的某一点作了错误解释，但在朴素唯物辩证法方面的成就却是卓越的。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这一节引困卦九三加以解释。所释抽象地合于经义。要具体地说，应是说武人如果执迷不悟，不向周厉王投降，就会象被困于乱石堆里，撑拒于蒺藜丛中一样痛苦，而他的家人也会跟着遭殃。这是对武人的严厉警告，不仅如《系辞》所言。宫：家里。“妻其可得见邪”；其同岂，难道，表反诘语气的副词。邪：同耶，表反诘或疑问语气的语末助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这一节引解卦上六加以解释。所释全非经义。本爻是说对于武人中那些凶顽不化的人，应该打击而擒获之，其叛乱问题才会解决，是用比喻在说明问题。但《系辞》却讲成“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认为是说人只要有才能和本领，再加上“待时而动”，就会无往不利，所谓“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其离开经义是遥远的。隼(sǔn)：老鹰一类的鸷鸟。孔颖达《周易正义》：“贪残之鸟，鸱鸢之属。”比喻武人当中那些凶残不化的人。墉：高峻的城墙。括：《广雅释诂》：“塞也。”

“动而不括”，指动而不停，一直干下去。成器：成套的器具，比喻一系列的才能和本领。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这一节引噬嗑初九加以解释。噬嗑是《周易》作者告诉周厉王应以刚柔宽猛相济去治理刑狱的专卦。本爻是说治狱不能过于急迫，必须宽缓，就好象脚上套上木枷，遮住足趾，只有安步徐行，才会无咎。这体现了以柔退为进取的治狱思想。可是《系辞》却认为是“小惩而大诫”，即认为以受小惩罚而警惕于大事，是不合经义的。劝：《说文》：“勉也。”即努力。威：临之以刑威。惩：戒惧。诫：应作戒。李鼎祚《周易集解》本作戒。履校灭趾：鞋子套上木枷，把足趾遮住。履：不能作履。在先秦，履是鞋子，名词。履是行走，动词。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校，木制囚人之刑具，加于颈者谓之枷，加于手者谓之桎，加于足者谓之桎，此校字则是桎。”灭趾：桎遮住足趾，不能疾走，只能缓行，比喻治狱宽松，而不刻深。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这一节引噬嗑上九加以解释。从“善不积”到“罪大而不可解”，是接上一节“子曰”而来。放在整个噬嗑卦中看，本爻是比喻治狱如果太严峻，就不好。“何校灭耳”指颈子套上木枷，甚至遮住耳朵，是太过分了。意思是治狱应宽缓，以刚柔宽猛相济而得其平。《系辞》虽然不能有得于经义，但所论却极有见

地，可为后人作座右铭。掩：同掩，遮住。何：同荷，负荷。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这一节引否卦九五加以解释。爻辞的全文是：“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否”：《文选》李善注引郑玄《易》注：“休，美也。休美其否。”赞美“否”好，是因为“否”是暂时的，“否”去以后，“泰”马上就会到来，“否”是“泰”的先导。如所周知，“否”“泰”是互为循环的。“大人吉”：大人指周厉王。周厉王能化否塞为通泰，所以吉利。“其亡？其亡？”：其表反语语气，相当于今天的难道。亡：丧失。这是说，对于周厉王，通泰难道会丧失吗？通泰难道会丧失吗。迭用反诘，以见必不丧失。“系于苞桑”：指通泰象拴在丛生桑树上那样牢不可变。系：拴。苞桑：丛生的桑树。丁寿昌《读易会通》引孙炎曰：“物丛生曰苞。”这比喻通泰将凝定不移，以后只有“泰”，没有“否”了。本爻说明“否”“泰”循环，终将凝定于“泰”。爻辞的“亡”本指丧失，而《系辞》却讲成兴亡的亡，已大失原意，于是一系列的引申发挥都失所凭依了。不过《系辞》在这里讲了安危、治乱、存亡可以转化，并指出如果有了一定条件，暂时也不会转化。这里不仅向修、齐、治、平者提出告诫，还蕴含着杰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这一节引鼎卦九四加以解释。爻辞是警告周厉王在改

革中如果不小心谨慎，那么即使取得成就也会丧失。“鼎折足，覆公餗”，就是用比喻而言。《系辞》说“不胜其任”，抽象地看还说过得去。要是由于“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就不符合爻辞原意。因为《周易》作者把周厉王看成龙（参看乾卦），论德，论知，论力都绰有余裕，关键在是否慎重。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这一节引豫卦六二加以解释。豫卦(䷏)是疾雷破地而出，象征周厉王大有作为，将击败武人，取得胜利，所以卦辞是“利建侯行师”。雷指周厉王，地指武人，下坤三爻皆就武人而言。“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是说武人如果接受约束，象土块被石头夹住那样伏伏贴贴，还不要一整天（即不要多久）就将以合于正道而吉利。这分明是要武人老实听话，归顺朝廷。要说“见几而作，不俟终日”，那就是指武人应该有的态度。《系辞》抓住一个几字做文章，虽然不能中肯，但论述却颇为精到。特别是要“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以辩证看问题去掌握“动之微”，其教育意义是深刻的。李镜池《周易通义》训“介”为“夹”，可取。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这一节引复卦初九爻辞加以解释。复卦是通过循环讲周

厉王必然要复国的。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就是说循环将会使周厉王有一个美好前途。《周易》作者深信周厉王能起衰为盛，变弱为强，因此要他在遭到打击之后，不久就重振旗鼓，“七日来复”，以循环而中兴。《系辞》用迁善改过解释，是未能得其本义的。颜氏之子：指颜回，孔丘最杰出的弟子，孔丘赞扬他“其心三月不违仁”，即思想经常正确。殆：大概。庶几：犹言差不多，赞美之词。“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与《论语·雍也》记孔丘称赞颜回“不贰过”相同。祇：韩康伯注：“大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说相同。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这一节引损卦六三爻辞加以解释。爻辞是讲损益之道的。“三人行则损一人”，是说益了就会损。“一人行则得其友”，是说损了就会益。合起来是说，只有行抑损之道，才有利于周厉王的中兴；也就是要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去化柔弱为刚强。《系辞》“致一”之说，即合作之义，如天地合作而万物生，男女合作而人类生，都不是爻辞本义。但阴阳二气交感产生万物，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万物生成说，与“精气为物”是一致的。絪縕，陆德明《经典释文》：“#本又作氤，縕本又作氲。”氤氲指阴阳二气交感。化醇：万物之化普遍平均。“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互文，即“天地絪縕，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化醇”。不然，“男女构精”只能产生人，何能“万物化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



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这一节引益卦上九加以解释。益卦(䷩)是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象征雷要飞腾，得到风的助益，越发轰轰烈烈。用以比喻周厉王进行复国，得到贤臣帮助，将大有可为。因此下震指周厉王，上巽指贤臣，上九是就贤臣说的。懂得了这些，就会知道本爻是对贤臣的告诫，是说他们如果不帮助周厉王，反而予以打击，那就是居心不善，结果一定是凶。本爻的本义就是这些。《系辞》所言，去经义太远了。“安其身而后动”：指不行险以徼幸。“易其心而后语”：指说话平心静气。易：平。“定其交而后求”：指有了交情才提出请求。

以上第六章。本章把《周易》的十一条爻辞分别作了解释，绝大多数不合经义。但所论不乏精采，有的甚至可作座右铭，并有朴素辩证唯物的万物生成说。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这一节以乾坤、阴阳、刚柔为《周易》门户，懂得这些，就可以深入《周易》堂奥，是抓住了《周易》要害的。“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是说《周易》能分析天地间一切事物，区别其异，能会通其神妙而明显的性质，综合其同。一句话，《周易》能从现象到本质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对《周易》的虚夸，《周易》只不过是周厉王复国而作，所涉及的范围不能在此以外。后世认为《周易》包罗万象是由《系辞》开其先例的。体：分析，撰：事物。“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是说《周易》卦爻辞颇为复杂，但井然有序，不相逾越。称名：举辞，所作出的卦爻辞。“于稽其类，

其衰世之意邪”，是说考察《周易》的内容，可能反映了衰世的思想。于：爻，语助词。稽：考察。类：事类，内容。说《周易》有衰世之意，很有见地。但衰世何所指，待论及“当文王与纣之事”再作分析。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这一节论卦爻辞的特点和作用。“而微显阐幽”，朱熹《周易本义》：“而微显恐当作微显而。”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亨按此句似当作‘显微而阐幽’。”高氏之说正确。“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是说《周易》能表明以往，观察未来，把细微幽隐的事都加以显示、阐明。这也是虚夸了《周易》的特点和作用。“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是说打开《周易》这本书，可看到对名词和事物有正确的辨别和判断，而且很完备。这也不免有溢美之辞。“当名”和“正言”都指对名词有正确的辨别。“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是说《周易》所讲的事情小，所包含的意义重大。这也不符合《周易》实际，《周易》所讲都是国家大事。“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是说《周易》意义深远，文辞华茂，所论曲折而又中肯，所陈直遂而又隐约。这些基本上符合《周易》实际。“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是说《周易》因人有疑惑就成全其所作所为，并说明或失或得的原因。这是以《周易》为占筮，又是对《周易》的歪曲。

以上第七章。本章分析《周易》有中肯处，但也有虚夸和歪曲，应该分别看。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

乎。

这一节讲《周易》写作时代是在当时的中古，大体上是殷周之际。认为作《易》者有忧患，确实看出了苗头，不过不是写文王被拘于羑里，而是厉王被逐于彘。这些下文将进一步辨明。由于有忧患，就得修德，下三节分别就修德讲。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这一节取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说明修德，但不少与《周易》原意不合。履，《系辞》训礼，也就是《序卦》所说：“履者，礼也。”德以礼为基础，所以说：“履，德之基也。”其实“履”在《周易》，义为践履，卦辞“履虎尾”，是其明证。履卦反对“武人为于大君”（六三爻辞），但办法却是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要周厉王在武人来犯时采取容忍退让态度，即卦辞所谓“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履虎尾，咥人凶”，又从另一方面予以说明。龙和虎在《周易》都比喻周厉王，乾卦的龙，自属明显，本卦和革卦的虎（“大人虎变”），所指相同。因此，履卦是要周厉王充分克制，即使被武人踩上一脚，也要不动声色，与“德之基”是不相干的。谦，《系辞》训谦虚，谦虚才能有德，骄傲则必失德，因此说谦是“德之柄”，即谦才能掌握德。其实《周易》谦卦的基本实质是六五的“利用侵伐，无不利”，和上六的“利用行师，征国”。是用谦作为幌子，来达到“侵伐”和“征国”的目的，仍然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一种表现，与谦虚是两回事，是不能作为“德之柄”的。复，指往复，也就是反复循环，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足以说明。这是从复的基本内容讲。联系政治，则是指周厉王虽然暂时被武人逐出，流放于彘，终将回到故国，有美好前途（“利有攸往”）。是

不能讲成返归善道，如上文释复卦初九“不远复”所说，“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而成为“德之本”的。恒，经久不变，卦义认为武人要老老实实服从周厉王，这才是经久不变的常道，如果“不恒其德”，就“或承之羞”（九三）。因此恒是坚持德操，久而不易，说成“德之固”是符合经义的。损，抑损，就是《史记·老子传》所说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解卦设想周厉王意气发舒，这就要加以抑损，以免走向反面，所以接上损卦，比喻有贤臣正在针砭周厉王，谏其不可志得意满，应该惩忿窒欲以修德。因此说，“损，德之修也”，是符合经义的。益，助益，具体指贤臣对周厉王进行帮助，使之能兴作大事，“利用为大作”（初九），把复国的路子走得越来越宽广，道德品质越来越高，所以说，“益，德之裕也。”也是符合经义的。困，困穷。困卦卦辞“大人吉，无咎”，说明本卦是指周厉王处于困穷之境，但由于发愤为雄，虽然武人猖獗，暂时“困于赤绂”（指武人），但终于“乃徐有说”（九五），定会大兴周道。说“困，德之辨”，而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指出，“人处于穷困之境，则其人或有德，或无德、或德厚，或德薄，可立辨矣”，是不符合经义的。井，水井。卦辞“改邑不改井”，是说就算城邑迁徙，水井也不会改变，比喻就算王位转移，西周王朝的王业也不会受损害。本卦是讲西周王业定会传于无穷的。《系辞》“井，德之地”，是就井水能养活人讲，与经义不合。巽：逊顺服从。本卦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是说武人即使已经前进而“为于大君”（履卦六三），也必须向后退下来，对周厉王逊顺服从，才有利于作为武人的正道。可见巽卦是专讲武人必须谨守臣节，而不是什么“德之制”，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说“退让必以德制裁之”，从而也是不符合经义的。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

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巽，称而隐。

这一节对以上所引九卦作进一步发挥。说“履，和而至”，仍是以礼训履，《礼记·乐记》：“礼至则不争。”“和而至”是以不争施加于人。因此这一发挥不符合经义。说“谦，尊而光”，仍是以谦为谦虚。王引之《经义述闻》：“尊读为搏，自贬损也。”这是以尊为谦虚，可自成一义。其实不破字也行，“尊而光”就是说谦虚值得尊敬，而且伟大。两种解说不同，但以谦为谦虚而加以肯定，则相同。因此这一发挥也不符合经义。说“复，小而辨于物”，根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返归善道，从小事做起，以遍及一切事物。”王引之《经义述闻》：“辨读曰偏。”这一解释不一定就是“复小而辨于物”的原意，也不符合经义。说“恒，杂而不厌”，杂应是复杂或夹杂，厌应是厌足或满足。“杂而不厌”指虽多而不能满足要求，这也与经义不合。说“损，先难而后易”，韩康伯曰：“刻损以修身，故先难也。身修而无患，故后易也。”韩氏解释有得于《系辞》之所言，而《系辞》是抽象地符合经义的。说“益，长裕而不设”，韩康伯曰：“有所兴为，以益于物，故曰长裕，因物兴务，不虚设也。”韩氏解释有得于《系辞》之所言，而《系辞》也是抽象地符合经义的。说“困，穷而通”，韩康伯曰：“处穷而不屈其道也。”韩氏解释有得于《系辞》之所言，而《系辞》也是抽象地符合经义的。说“井，居其所而不迁”，孔颖达《周易正义》：“言井卦居得其所，恒住不移，而能迁其润泽，施惠于外也。”孔氏解释有得于《系辞》之所言，但《系辞》未能具体到周厉王能永保王业，嫌抽象而不具体。说“巽，称而隐”，韩康伯曰：“称扬命令而百姓不知其由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言巽称扬号令，而不自彰伐而幽隐也。”韩、孔二氏都有得于《系辞》之义，但《系辞》不符合经义，因为巽卦是讲武人要驯顺服从于周厉王的。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这一节对以上所引九卦再作发挥。说“履以和行”，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礼之用，和为贵’，故以和行也。”这还是以礼训履，不合于经义。说“谦以制礼”，孔颖达《周易正义》：“性能谦顺，可以制裁于礼。”以谦顺训谦，并能制于礼，仍是不了解谦卦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权术。说“复以自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有不善未尝不知’，故曰自知也。”这还是以认为复是复于善道，也与经义不合。说“恒以一德”，孔颖达《周易正义》：“恒能始终不移，故纯一其德也。”这与上文“德之固”相同，有得于经义。说“损以远害”，韩康伯曰：“止于修身，故可以远害而已。”这与上文“德之修”相同，有得于经义。说“益以兴利”，孔颖达《周易正义》：“既能益物，物亦益己，故‘兴利’也。”这与上文“德之裕也”相同，有得于经义。说“困以寡怨”，孔颖达《周易正义》：“遇困守节不移，不怨天，不尤人，是无怨于物，故‘寡怨’也。”如上文所言，“困”是《周易》作者希望周厉王摆脱困境，因而“寡怨”之说，不合于经义。说“井以辨义”，韩康伯曰：“施而无私，义之方也。”如上文所言，“井”是指周厉王王业将巩固不移，因而“辨义”之说，不合于经义。说“巽以行权”，韩康伯曰：“巽顺而后可以行权也。”如上文所言，“巽”是要武人服从周厉王。因而行权之说，不合于经义。

以上第八章。本章看出作《易》者有忧患，对《易》的基本倾向有认识。由于有忧患就要修德，因此用九个卦说明修德，其中大部分合于经义。大讲仁义道德，体现了儒家思想。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 唯变所适。

这一节讲变爻变卦，为下一节讲占筮作准备。“《易》之为书也不可远”，是说《周易》这本书有用，不能远离，必须放在手边，随时翻检。“为道也屡迁”，是说《周易》所体现的道理在于经常变动。“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是说《周易》的爻变动不停，周遍于六个爻位。居：停止。六虚：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六位也”。“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是说爻的变化或在卦之上，或在卦之下，没有一定，或阳刚之爻变为阴柔之爻，或阴柔之爻变为阳刚之爻。这是明显地讲变爻变卦，为占筮张目。“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是说爻的变化没有固定法则，只是趋向于变罢了。典要：法则。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一节讲以《周易》为占筮，也要有贤明的人研究阐述，否则便难实行，以为占筮涂脂抹粉。“其出入以度”，是说以变爻而出于本卦，入于之卦，有一定的规律。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遇观(䷓)之否(䷋)”，就是观卦六四以变成九四而出于本卦观，入于之卦否。规律是阴阳互变，或阴变阳，或阳变阴。“外内使知惧”，是说观察之卦，联系本卦，从变爻变卦中受到启示，知所惕惧。外：指之卦。内：指本卦。“又明于忧患与故”，是说通过对变爻变卦的观察，可以了然于忧患之所在和许多事情。故：事故，事情。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神以知来，故明忧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说虽然没有师氏和保氏的教诲，也如同面临父母的训示，以言占筮作用之大。《礼记·文王世子》：“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是说研究《周易》卦爻辞而体会其义理，都有经常可行的规律。率：《尔雅释诂》：“循也。”这里是研究的意思。其辞：指卦爻辞。揆：《说文》：“度也。”即体会。方：《广雅释诂》：“义也”。即义理。既：尽，都。典常：经常可行的规律。与“典要”同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是说如果得不到贤明的人，《易》道是不会凭空能实行的。《易》道必通过贤明的人实现，是为占筮吹嘘。孔颖达《周易正义》：“若苟非通圣之人，则不晓达《易》之道理，则《易》之道不虚空得行也。”

以上第九章，本章对通过用变爻变卦所进行的占筮说得很严肃郑重，但在《周易》却没有根据。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这一节讲《周易》的卦象爻象，是研究《周易》的根据，也是用《周易》为占筮的根据。“《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是说《周易》作为一本书，它的每一个卦都是推原事物的开始，探求事物的终了，来形成一个卦的整体的，韩康伯曰：“质，体也。”例如乾卦六龙，从潜龙到亢龙，就是从始到终，形成一个卦的整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是说一卦之中，六爻相互错杂，其所比喻的都是在一定时间内的事物。例如潜龙比喻虽然会做王，但目前却潜伏不动；亢龙比喻已经做了王，但目前却高而必危。“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是说对于一个卦，如果只看到初爻，难知全卦，要看了上爻，才能知道全卦，因为既有本，也有末，表现了一件事的全过程。例如只看到潜龙，还不知其所指；要看了亢龙，才知道乾卦是说周厉王要



怎样才能复国的。“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是说初爻之辞是拟议事物的开始，要到上爻才能决定事物的终了。这两句是对上两句的说明。成：定。“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是说至于错杂其事物，具列其德性，辨别其是非，没有中间四爻就不完备。例如乾六爻，如果只看初上两爻，不看中间四爻，就会片面而难以捉摸。杂：错杂。撰：具列。辩：同辨，辨别。“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是说唉，用《周易》去寻求人事的存亡吉凶，那么坐在那里不动就可以知道了。这是神化占筮的作用。“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是说聪明的人只要看卦辞，所考虑者已过其半。这是指卦辞是一卦思想的概括，符合《周易》实际。今天研究《周易》的人还有把卦辞作为一条爻辞看的，其认识远在《系辞》之下。彖辞：卦辞，不是《彖传》。彖：断。彖辞是断定一卦大旨的。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这一节讲一个卦中间四爻的情况，从爻位进行分析，是机械的爻位说，不足语于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与《易》的本质是变易格格不入。“二与四同功而异位”，是说第二爻和第四爻的爻位都是偶数，同为阴位，同以柔顺为事，是“同功”。《小尔雅广诂》：“功，事也。”第二爻居下卦之中，第四爻居上卦之初，是“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是说第二爻和第四爻情况不同，第二爻居下卦的中位，是为得中，所以多誉。第四爻居上卦的偏位，是为不得中，所以多惧。“近也”指第四爻接近第五爻，爻位说以第五爻为君位，与君接近，也是多惧的原因。“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是说柔

顺不利于干远大事业，但终归无咎，因为它的作用是柔和守中。《周易》的策略思想是以退为进，以后取先，战略思想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说“柔之为道不利远者”，是背戾于《周易》思想的。“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是说第三爻和第五爻同居于阳位（同功），但具体位置是第三爻居下卦之上，第五爻居上卦之中（异位），由于在下卦之上有失于亢，所以多凶，由于在上卦之中得乎君位，所以多功（指功业）。这其间还有贵贱的差别，是第五爻为贵，第三爻为贱。“其柔危，其刚胜邪”，是说阴柔就危险，阳刚就胜利。阴柔指阴爻居于二和四的阴位，阳刚指阳爻居于三和五的阳位。这不仅与《周易》思想相反，而且充分暴露了爻位说的机械性质。

以上第十章。本章指出《周易》的卦象爻象是研究《周易》的根据，这很正确；但同时又认为是占筮的根据，这就不正确。还突出了机械的爻位说，与《彖传》、《象传》应和。至于斥阴柔，贵阳刚，则与《周易》思想相反。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这一节讲《周易》无所不包，全为虚夸之辞。“广大悉备”指既广且大，广大都具备了。三材：李鼎祚《周易集解》本作“三才”，《说卦》也作“三才”，材才古通用。这是说《易》卦六爻取象“三材”，上五两爻象天，四三爻象人，二初两爻象地。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这一节讲爻的变动是缘于天地人三材之道的变动。姑无论无所谓变爻，即使有变爻，又何能象征三材的变动？也全为虚夸之辞。“爻有等，故曰物”，指爻有阴阳两类，象征阴阳两类

事物，于是爻也是物。韩康伯曰：“等，类也。”“物相杂，故曰文”，指阴爻和阳爻相互错杂以成文理，是象征天地间不同事物相互错杂以成文理。“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是说文理有的恰当，有的不恰当，于是吉凶就产生了。这是把人事的吉凶，归于爻象的变化，是占筮的说法。

以上第十一章，本章对《易》加以虚夸，并鼓吹占筮。但“物相杂，故曰文”，却有美学上的价值。

###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这一节推断写作《周易》的时代，与上文“《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基本一致，而更为具体。这一说法历来无异辞，但考之于《周易》本书，却甚不相合，这里只谈两点。其一，履卦六三爻辞“武人为于大君”，不仅为殷周之际所无，就是上溯于殷商整个时期，也没有这种事。只有《史记》“周召共和”或《竹书纪年》“伯和篡位立”，逐周厉王于彘，并取而代之，可以相当。其二，明夷九三爻辞有“于南狩”，升卦卦辞有“南征吉”，都是讲向南方荆楚用兵，这件事也为殷周之际所无。根据《竹书纪年》和《左传》，要到周昭王以后才有，因此《周易》的成书不可能在殷周之际。加上《周易》无阴阳，要到周宣王才有阴阳，因此只能是为周厉王复国而作的。

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这一节实际上是讲《周易》为文王所作，所以“其辞危”而“惧以终始”。但文王作《易》，绝不可能。根据《尚书·大诰》：“宁王惟卜用。”是文王只用卜，不用筮（郑玄谓宁王为文王），自不可能作出与筮书形式相似的《周易》来。（《周易》的卦爻是

借用了筮书形式，但绝非筮书。）“其辞危”，是说《周易》语言表现出栗栗危惧。“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是说知道危惧就会平安，掉以轻心必然倾复。“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是说《周易》之道甚为弘大，一切事物都不能除外。“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说《周易》以危惧贯穿始终，但归于无咎。以上这些话是《系辞》认定《周易》为文王所作的理由，但用来说《周易》作者系心于周厉王将更好。

以上第十二章。本章推断作《易》的时代，大体上认定为文王所作，但不可相信。“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概括了《周易》基本内容，与作者关心厉王情况相合。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这一节讲乾坤的巨大作用。“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是说乾卦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是经常平易，但却知道艰险，是辩证的统一。“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是说坤卦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是经常简约，但却知道险阻，也是辩证的统一。说乾“德行恒易”，说坤“德行恒简”，与《系辞上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一致，都体现了真理愈向前发展愈简单愈具有高度概括力。“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说《周易》能使人心欢悦，能让人研究思考，以之为占筮，就能决定天下的吉凶，促成天下人奋勉前进。说：同悦，用成使动，是使人心欢悦。诸：之于。“能研诸侯之虑”，应作“能研诸虑”，即能让人在思虑上研究。司马光《温公易说》：“王辅嗣《略例》曰‘能研诸虑’，则‘侯之’衍字也。”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

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这一节杂论《周易》的作用，仍以占筮为主。“变化云为，吉事有祥”，是说《周易》以变化而有所作为，好事不断出现。云为：有为。《尔雅释诂》：“云，有也。”祥：作动词，出现。“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是说《周易》取象于事，就知道制作器物，以事为占筮，就知道未来情况。“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是说天地设为上下尊卑之位，这在《周易》有体现，于是圣人就进行比拟，以成其本领。“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是说《周易》或谋于人，或谋于鬼，一般人都能掌握。人谋：指人事。鬼谋：指占筮。“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是说八卦各有其卦象，爻辞卦辞各有其具体内容，通过对阴阳爻错综相杂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人事吉凶。情：实，具体内容。刚柔：指阳爻和阴爻。“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说卦爻的变化是要趋利避害，或吉或凶随着情况转移。“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是说人与人以爱恶之情相攻击，吉凶由此而生，人与人以亲疏远近的关系相争取，悔吝由此而生，人与人以感情和行为相感触，利害由此而生。情，情感。伪，读为，行为。这几句是说纷烦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周易》也有反映。“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是说从《周易》的实际看，两个爻在一起如果不和

谐相得那就会凶，有时甚至进行戕害，而既悔且吝。本节就《周易》立言，应到此为止。以下“将叛者”云云，应是错简，不知从何处窜来，不具论。

以上第十三章。本章以乾坤为《周易》纲领，并各有其辩证统一，持论可取。但又多从占筮立说，远离于经义。

## 《说卦传》

《说卦传》主要讲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八卦有基本卦象，即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讲《周易》的人，对于八卦的这些基本卦象，无不遵奉，从来无异辞。而用来分析六十四卦卦象，也无不相合。只有巽有时又为木，如升卦(䷭)就是木生于地中。《说卦传》所列出的卦象是否可信，只能看它们在构成六十四卦时是否为不可缺少的因素。实践证明，八种基本卦象在构成六十四卦时是不可缺少的，其它引申卦象，如“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就从来都不是构成六十四卦的组成部分；至于“巽，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坎，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对于构成六十四卦就更无从谈起了。要而言之，《说卦传》除了八种基本卦象完全可信以外，其余引申卦象都是为了占筮需要推衍出来的，有的甚至连占筮也用不上，象上面所讲的巽和坎两种引申卦象，简直是不知所云。因此，除了八种基本卦象，《说卦传》可取的极少，除了也讲一点阴阳刚柔；而以八卦配四时及八方，也是筮人常用的巫术，求之《周易》，无一而合，概不可取。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以上第一章。本章讲《周易》是为神所生的蓍草形成，包括

阴阳刚柔之道，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是说蓍草是为神明在暗中赞助产生的，以神化其揲蓍求卦之说。“参天两地而倚数”，是说以三为天数，以二为地数，以奇数为天数，以偶数为地数，建立了以一画为标志的阳爻和以两画为标志的阴爻、及其卦爻之数。倚数：立数，立其卦爻之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说从阴阳的变化当中进行观察，因而建立卦的阴阳两种，以象征事物的阴阳两类。“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是说从万物的刚柔两性发挥之，因而创立刚柔两种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是说《周易》是和顺于道德而董理于义的。即与道义是融为一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周易》是穷尽理性以至于天命的，这当然是虚夸之辞。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以上第二章。本章讲圣人取象于天地人之道以作《易》。“顺性命之理”，是说《周易》是顺着自然的道理创立的。“是以立天之道”六句，是说《周易》是取德于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来进行写定的。“兼三才而两之”以下，大意是说《周易》卦分六画，是取象于天地人而两之，爻也是有阴阳刚柔的。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以上第三章。本章讲八卦的矛盾对立和矛盾统一。八卦所象征的天和地、山和泽、雷和风、水和火，都是矛盾对立。天地高低之位定，就出现了天与地的矛盾。山泽之气通，就出现了山高泽卑的矛盾。雷风相薄（迫也），矛盾可知。水火相射，



矛盾也不待言。帛书《周易》作“水火相射”，“不”应是衍文。“八卦相错”，是说八卦所象之物交错于宇宙之中，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彼此联系，矛盾统一的。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这几句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考定为错简，应在前文“故《易》六位而成章”句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易卦六爻，其顺序如自上而下数之，是顺数也。今自下而上数之，是逆数也。六爻何为逆数哉？因用《易》卦以占知来事也。人之数往者皆自远而近，如云‘夏、商、周、秦、汉’是也。自远而近，是顺数也，故曰：‘数往者顺。’人之知来者皆自近而远，如云‘今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是也。自近而远，是逆数也，故曰：‘知来者逆。’用《易经》占事，在于知来，所以六爻逆数。”高氏解释，得《说卦》原意，《说卦》是从占筮着眼讲的。但《说卦》所言，不一定得《周易》原意。《周易》各卦以下卦为内，以上卦为外，自内而外，所以从下往上数，与占筮是不相干的。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以上第四章。本章承接上一章，又将八卦两两对举，说明其作用不同。“雷以动之”二句，是说雷（震）能振奋鼓动万物，风（巽）能散布流通万物。“雨以润之”二句，是说雨（坎）能滋润万物，日（离）能晒干万物。“艮以止之”二句，是说艮（山）能留住万物，兑（泽）能欣悦万物。“乾以君之”二句，是说乾（天）能君临万物，坤（地）能储藏万物。烜：音 xuān，晒干。说：同悦。前四句用物名，后四句用卦名。孔颖达《周易正义》：“上四举象，下四举卦者，王肃云‘互相备也’。明雷风与震巽同用，乾坤与天地同功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这一节是本章纲要，下一节分句加以申说。“帝出乎震”是说天帝生万物于震，不是天帝自出于震。《说卦传》是相信天帝产生万物的。“齐乎巽”是说万物发展到巽就整齐了。“相见乎离”是说万物发展到离就彼此相见了。“致役乎坤”是说万物发展到坤就各自取得资助了。“说言乎兑”是说万物发展到兑都喜悦了。“战乎乾”是说万物发展到乾都在阴阳搏斗之中了。“劳乎坎”是说万物发展到坎都疲劳了。“成言乎艮”是说万物发展到艮都成长了。言：两言字都读为焉。看下一节对这一节的解释，会懂得更清楚、具体。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这一节就上一节所提出的纲领作出具体解释。“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说卦传》以八卦配四时。古代历法，粗略言之，一年四时共三百六十日，用八除，得四十五日。《说卦传》分一年为八个季节，每卦配一个季节，为四十五日。震为正春四十五日的季节，这个季节万物皆生出，故曰：“万物出乎震。”

《说卦传》又以八卦配八方，故曰：“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说卦传》以八卦配四时，巽为春末夏初四十五日的季节。这时万物上长整齐，故曰：“齐乎巽”。《说卦传》又以八卦配八方，巽为东南方，故曰：“巽，东南也。”《说卦传》又自释齐字，曰：“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絜齐即整齐。“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离为火，火光照耀远近，故曰：“离也者，明也。”《说卦传》以八卦配四时，离为正夏四十五日之季节。此季节草木皆盛长，鸟兽皆出动，昆虫皆生出，万物彼此相见，故曰：“万物皆相见。”《说卦》又以八卦配八方，离为南方，故曰：“南方之卦也。”至于“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离为火，为明），义在政治清明。“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致：得到。“万物皆致养焉”，是说万物从坤得其所养。《广雅·释诂》：“役，助也。”“致役乎坤”，是说从坤得到资助。土地是长养万物的，以八卦配四时，坤为夏末秋初四十五日之季节。以八卦配八方，坤为西南。“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说读为悦，言读为焉。《说卦》以八卦配四时，兑为正秋四十五日之季节，故曰：“兑，正秋也”。此季节万物皆长成而喜悦，故曰：“万物之所说也。”以八卦配八方，兑为西方。“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说卦传》以八卦配八方，乾为西北，故曰：“乾，西北之卦也。”以八卦配四时，乾为秋末冬初四十五日之季节。这一季节阴气与阳气相薄（迫），故曰：“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说卦》以八卦配八方，坎为正北方，故曰：“正北方之卦也。”以八卦配四时，坎为正冬四十五日之季节。这个季节万物在战乎乾之后皆已疲劳，因而坎为劳卦。万物因疲劳而归藏休息，故曰：“万物之所归也。”“艮，东北方之卦也。万物之所成

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说卦》以八卦配八方，艮为东北，故曰：“东北之卦也。”以八卦配四时，艮为冬末春初四十五日之季节。冬末是万物成其终之时，春初是万物成其始之时，故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以上第五章。本章全是筮人为了行其占筮之术所附会出来，与《周易》毫不相干，而流毒无穷，为后世江湖术士所推衍发展。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以上第六章。本章讲除了乾坤两卦以外其余各卦的作用，《说卦传》认为这六个卦的作用都是神妙的。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是说鼓动万物没有比雷更迅猛的。“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是说吹拂万物没有比风更疾速的。“燥万物者莫燥乎火”，是说干燥万物没有比火更炎热的。“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是说欣悦万物没有比泽更和悦的。“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是说滋润万物没有比水更湿润的。“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是说最终成就万物又重新萌生万物的没有比艮更美盛的。“故水火相逮”，是说水火异性而互相济及。“雷风不相悖”，是说雷和风异动但不相违逆。“山泽通气”，是说山泽异处但气息相通。“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是说以上六卦相辅相成，能变化万物，尽成万物。本章不言乾坤，是因为乾坤包括天地间的一切，分别讲了六卦，乾坤的作用自在其中了。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

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以上第七章，讲八卦的基本性质或情况。乾为六龙不停循环，所以为健。坤“利牝马之贞”，所以为顺。震是巨雷，震动四方，所以为动。巽为长风，无孔不入，所以为入。坎为水潭，物进则陷，所以为陷。离为炬火，火必附丽于物，所以为丽。艮是高山，巍然不动，所以为止。兑是大泽，能供养水族和人，使之欢悦，所以为悦。本章所指出的八卦性质或情况，为历来治《易》者所遵奉，无异辞，有极高价值。按之《周易》，无不相合。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以上第八章。本章讲八卦还可以象征如所指出的八种动物。这些在专研究《周易》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时从未触及，不可信。乾为龙，龙行健，马也行健，所以又可以为马。坤为牝马，性柔顺，牛也柔顺，所以又可以为牛。震为雷，雷震动于空中，龙也飞翔于空中，所以又可以为龙。巽为风，风吹而万物动，鸡鸣而人与万物皆起，所以又可以为鸡。坎为水，为坑洼，豕喜有水的坑洼，所以又可以为豕。离为火，有文明之象，雉有鲜明的毛色，所以又可以为雉。艮山巍然而静止，狗守家，忠于职务而不动，所以又可以为狗。兑为喜悦，羊性柔顺，为人喜悦，所以又可以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以上第九章。本章举人体八种器官再说明八卦的取象，但对《周易》进行研究时也从未用过，足以证明其不够恰当和没有实用价值。乾多象天，为宇宙最上部分，人首也是人体最上部分，所以乾又可以为首。坤多象地，地载万物，腹藏食物，所以坤又可以为腹。震为动，足也动，所以震又可以为足。巽为

木，股似木干，所以巽又可以为股。坎为坑洼，耳是人头部的坑洼，所以坎又可以为耳。离为火，为明，目之明能视万物，所以离又可以为目。兑为泽，泽在地如口在身，泽吞吐河流如口吞吐饮食，所以兑又可以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以上第十章。本章通过变爻变卦，使乾卦衍化为巽卦(三)，为离卦(三)，为兑卦(三)，使坤卦衍化为震卦(三)，为坎卦(三)，为艮卦(三)。本来是乾卦(三)，使它第一爻变为阴爻成为巽卦(三)，这就是一索而得女(索、求也)以第一爻变为阴爻，所以叫长女。乾卦第二爻变为阴爻成为离卦(三)，这就是二索而得女，以第二爻变为阴爻，所以叫中女。乾卦第三爻变为阴爻成为兑卦(三)，这就是三索而得女，以第三爻变为阴爻，所以叫少女。本来是坤卦(三)，使它第一爻变为阳爻成为震卦(三)，这就是一索而得男，以第一爻变为阳爻，所以叫长男。坤卦第二爻变为阳爻成为坎卦(三)，这就是再索而得男，以第二爻变为阳爻，所以叫中男。坤卦第三爻变为阳爻成为艮卦(三)，这就是三索而得男，以第三爻变为阳爻，所以叫少男。这些叫乾坤六子，以来于变爻变卦，就不符合《周易》实际，不能信从，《周易》是绝对没有所谓变爻变卦的，认为《周易》各个爻都是可变之爻，是揲蓍求卦说的外加，与《周易》全不相干，《周易》又何来九和六是可变的老阳老阴之爻，七和八是不变的少阳少阴之爻呢？而且为什么《周易》就只有九和六的爻象，没有七和八的爻象呢？取《周易》有关各卦复按之，乾坤六子也

有的相合，有的不相合。例如咸卦(䷞)卦辞是“取女吉”，《彖传》说是“男下女”，从乾坤六子看，下艮为少男，上兑为少女，与“男下女”而“取女吉”相合。但家人卦(䷤)卦辞说“利女贞”，《彖传》说是“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从乾坤六子看，下离为中女，上巽为长女，全为女而无男，又何能成为以“家人”(家长)为主之卦呢？乾坤六子由于不是为《周易》本身所固有，其与《周易》不合就是必然，其相合不过是偶然而已。至于以乾坤为天地，以六子为万物，乾坤六子意味天地产生万物，倒也能自成一说；但不能来于变爻变卦，而考之于《周易》，也并无由乾坤产生万物之说。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这一节列举为乾所派生的卦象，有的可讲出理由，有的讲不出任何理由，不能搞穿凿附会。这是筮人以《周易》为占筮而信口雌黄所导致的结果。朱熹《周易本义》：“此章广八卦之象，其间多不可晓者，求之于经，亦不尽合也。”朱熹十分相信以《周易》为占筮，其《周易本义》卦卦讲占筮，还对于本章所举卦象感到茫然，足征绝大部分是不能相信的。乾的卦象说成君最准确，因为是说周厉王。引申为天或父，也可以。其余就不知所云了。大赤：太阳。瘠马：瘦马。驳马：花马。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这一节列举为坤所派生的卦象。坤六五爻辞“黄裳元吉”，是王后正位之象，即指厉王王后，所以最准确的卦象应该是后，引申为地或母也可以。其余就全都是错误，因为于《周易》无一而合。子母牛：小牛和母牛。其于地也为黑：地象阴暗，黑

是阴暗之色，故曰：“坤，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萁，为大途，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这一节列举为震所派生的卦象。震为雷，非常正确。震卦卦辞有“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足以证明其为雷。其他都难以索解，不能搞穿凿附会。例如“为大途”，有人说“大路为人与车马行动之道，故震为大途”，理由是：“震，动也。”震为雷，诚然是动，也或动于大途之上，但为什么竟成为大途呢？再例如“为苍筤竹”，有人说：“以八卦与八方四时五行五色相配，震为东方，为正春，为木，为青。竹为木类，苍筤为青色，故震为苍筤竹。”这是取术士所为而收进《说卦》的以八卦配四时八方的于《周易》全然无征的话作为根据，来对这一卦象进行解释，又如何能行呢？萁：音 hū，花朵。蕃鲜：草木茂盛，新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这一节列举为巽所派生的卦象。巽为木，完全正确，升卦就是木在地中，不断上升(䷭)，初六有“允升”，九三有“升虚邑”，六五有“升阶”，上六有“冥升”，都说明巽为木。巽为风，也完全正确，《左传》僖公十六年：“蛊之贞，风也”。就是说蛊卦的下卦巽是风(䷴)，是巽为风的很好说明。“为长女”与震卦的“为长子”一样，都是由变爻变卦所产生的乾坤六子说，不能成立。“为绳直”，有人说：“巽为木，匠人制木为器或斲木盖屋，引



绳为准以取直，故巽为绳直。”这是以木为绳直，不能对事物加以混淆。“为臭”，有人说：“臭，气味也。巽为风，风吹则物之气味远闻，故巽为臭。”这是以风为气味，也是对事物加以混淆。至于“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以及“为近利市三倍”，就更不知所云了。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揉，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病，为血卦，为赤，其于弓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这一节列举为坎所派生的卦象，只有水和沟渎二者正确。坎卦初六“入于坎窞”，说明有一个积水的坑洼，九五“坎不盈，祗既平”，说明正在挖沙石填水坑，都证明坎为水，于是也就可以为沟渎了。其它各象一概与坎无关，而为占筮者之所附益。例如“为矫揉”，孔颖达《周易正义》：“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揉。水之流也可直可曲，矫木揉木，亦必须以水浸湿，故坎为矫揉。”这是水有似于矫揉，或可以用于矫揉，何得便为矫揉？再例如“为弓轮”，有人说：“上句曰：‘坎为矫揉。’弓轮皆矫揉而成之物，故坎为弓轮。”这也是把有待于矫揉者说成已成为矫揉者，于理不合。再例如“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有人说：“上文曰：‘坎，陷也。’陷，险也。人在险难，则增加忧虑，增加忧虑，则成心病，故坎为加忧，为心病。”这也是辗转附会，以成其穿凿之说。再例如“为耳病”，有人说：“坎为水，又为耳，耳中有水，则成耳病，故坎为耳病。”坎为耳，已经是占筮者信口开河。“耳中有水，则成耳病”，更是辗转附会。其余多条，无不荒谬，不备举。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

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这一节列举为离所派生的卦象，只有为火，为日，为电正确，其余概属荒谬。噬嗑卦(䷔)可说是火雷的统一，因为有雷才有火；也可以说是电雷的统一，因为有电才有雷；证明离可以为火，也可以为电。明夷卦(䷣)是日入于地中，光明受到损害(夷，伤也)，证明离可以为日。“中女”是原于变爻变卦的乾坤六子说，不足信。“其于人也为大腹”，有人说：“离(☲)之中爻为阴，上下两爻为阳，即中柔而上下刚。腹在人身之中部，无骨而柔。其上为头颈胸臂，其下为股胫足，皆有骨而刚。离之三爻齐均，中爻象腹部，与其上下两部相等，是大腹矣。”这些全部是牵强以为说。按照这种分析原则，坎(☵)中刚而上下柔，且三爻齐均，中爻与上下两爻相等求之于人体，该怎样说？恐怕善为穿凿者也要张口结舌了。至于“其于木也，为科上槁”，有人说：“科借为棵，木干也。棵上槁，木干之上部枯槁也。离是两阳爻在外，一阴爻在内，即外刚而内柔。木干外刚而内柔，则外实而内空，俗谓之空心木。空心木之上部枝叶必枯，故离为木之科上槁。”此说可议之处甚多。一，何以能断定“科借为棵”？二，木干外刚内柔，何以即外实内空？三，何以知“空心木之上部枝叶必枯”？以穿凿为说也全无是处，知以此为离之卦象决不可取。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闾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这一节列举为艮所派生的卦象，只有为山正确，为径路，为小石也说得过去，但于六十四卦无征，还不能正式提出来。

谦卦(䷎)是山在地中，屈己下人之象，足以证明艮为山。其余

例如“为果蓏”，有人说：“《释文》引应劭云：‘木实曰果，草实曰蓏。’《集解》引宋衷曰：‘木实谓之果，草实谓之蓏’。（草实包括谷类瓜类之实）艮为山，山体坚实，（果蓏之体亦较坚实，故艮为果蓏。”何能以“山体坚实，果蓏之体亦较坚实”说“艮为果蓏”，这样一来，岂不凡坚实者都可以为果蓏？何况果蓏也有不坚实的，如柿子之属，该怎么说呢？再例如“为黔喙之属”，有人说：“《集解》引马融曰：‘黔喙，肉食之兽，谓豺狼之属。黔，黑也。’《小尔雅广诂》：‘黔，黑也。’《说文》：‘喙，口也。’《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曰：‘兽口曰喙。’豺狼之属，其口黑色，故称为黔喙之属。艮为山，此类居于山中，故艮为黔喙之属。”不能以居于山中者即为山，故此象也不可取。至于“其于木也，为坚多节”，有人说：“艮为山，山体坚刚，山势一起一伏，以山比木，则是坚而多节，故艮为木之坚多节。”这也只是木的质和态有似于山，不能便为山，故此象也属附会。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这一节列举为兑所派生的卦象，只有“为泽”可取，在六十四卦中兑总是“为泽”，例如随卦(䷐)，就诚如《大象》所指出，是“泽中有雷”，临卦(䷒)，也诚如《大象》所指出，是“泽上有地”。“少女”来自乾坤六子说，不可取。再例如“为巫”，有人说：“古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覡。《国语·楚语》：‘在男曰覡，在女为巫。’《汉书·郊祀志》、《说文》并同。兑为女，为口，女巫恃口取食，故兑为巫。”兑为少女，已不可信，恃口取食，又岂止是巫而已。因此这一卦象不可信。再例如“为毁折，为附决”，有人说：“兑为泽，泽水振荡，冲毁冲断其边岸，故兑为毁折。亦或在附岸之处溃决而流出，故兑又为附决。”“毁折”，“附决”，都不是兑所必有的属性；要说有这些属性，勿宁坎更恰当。因此这两

种卦象也不可信。要而言之，除为泽以外，也全属附会。

以上第十一章。本章列举八卦卦象，于《周易》有征而可信者仅八个卦象，即乾天，坤地，坎水，离火，震雷，巽风，艮山，兑泽，此外无不出于附会，应全在扫荡之列，不能强为之辞，更不能以前人或曾用过其中某些卦象来证明其有存在的权利。

## 《序卦传》

《序卦传》讲六十四卦顺序，即如此排列，其原因、理由安在？经过与各卦核对，多望文生义，难以信从。现在先录原文，再加辨析。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

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以上第一章，释上经三十卦的顺序。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

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以上第二章，释下经三十四卦的顺序。

用“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明乾为天，坤为地。由于天地产生万物，于是乾坤两卦就派生出其余六十二卦。看来似乎可信，其实很不确切。从乾卦看，只是六龙循环，正由亢龙转为潜龙，象征周厉王要逐步起衰为盛，并不象征天。从坤卦看，“黄裳，元吉”，足征为周厉王王后，以“利永贞”随着乾卦循环，也将起衰为盛，并象征地。因此乾坤两卦的本义是周厉王和他的王后将恢复国家，由此推衍出以后的六十二卦，而不是“有天地而后万物生焉”。这从以后六十二卦都是讲事，不是讲物，也能够看出来。当然，把象征周厉王夫妇的乾坤用来象征天地也行，因为厉王夫妇在《周易》作者看来是如同于天地的。但这毕竟不是本义，是引申义。由于不是说天地产生万物，因而“盈天

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这些话就都失去了根据。“屯”应如《说文》训为“难”，指厉王复国十分艰难。但由于“利建侯”（屯卦卦辞和初九爻辞），不惜从头干起，以便从微到显，从小到大，则表现了“潜龙勿用”（乾卦初九爻辞）的暂时受到压抑和“履霜坚冰至”（坤卦初六爻辞）的必然有其美好前途的统一。由于“屯者，物之始生也”没有根据，从而“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也都站不住脚，因为根本不是讲“物生必蒙”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蒙卦与屯卦一样，都是对乾卦“潜龙勿用”和坤卦“履霜坚冰至”的具体发挥，只不过所用的比喻不同，屯卦(䷂)象征雷被压在水底，要冲了出去，蒙卦(䷃)象征水被阻于大山，要流了出去。由于蒙卦不是讲“物之稚”，就不存在“物稚不可不养”，而以“需”为养。从需卦卦象(䷄)看，是水在天上，象征武人对厉王的压抑；而作为厉王象征的天则要逐渐突破限制，以步步为营的策略去击败武人，最后犁庭扫穴，予以全歼（需卦上六“入于穴”）。因此内卦乾三爻，每爻都有一个“需”字，意味不是孟浪冒进，而是徘徊等待，以退为进，以后取先。“需”应如《彖传》训为“须”，或如孔颖达《周易正义》训为“待”，而决不是什么“饮食之道”的。由于需不是“饮食之道”，“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就无从谈起，而且饮食何以一定必有讼呢？讼卦卦象是(䷅)，是水在冲击天空，比喻武人在向周厉王猖狂进犯，必须击退，与需卦上六爻辞“入其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这里把师看成众人，而在《周易》，其义为师旅，这从初六“师出以律”，九二“在师中吉”，六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序卦》把师的意义是弄错了的。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上坤象征地，是水被压抑在地底下，要冲开地面流出去。这表明周厉王对于武人的抑制要予以有力突破，就提出了必须用兵讨伐的主张，把讼卦只对武人进行反



击的思想引向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方面。“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这里把比看成亲比，也就是亲近或亲附，并不错。问题是把比说成是众人自己在比，即“师出以律”的师自己在比，这就不正确。从整个卦的内容看，六二的“比之自内”，六四的“外比之”，分明是说或是厉王从朝廷之内去亲比武人，或是武人从朝廷以外去亲比厉王，而武人从朝廷以外去亲比厉王，又是缘于厉王从朝廷之内去亲比武人，事情是以厉王进行怀柔开始的。讼卦和师卦都强调要用武力对付武人，本卦则突出安抚，体现了《周易》作者要厉王运用两手的策略，而且先讨伐，后怀柔，也是较为可行的。“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小畜”是所畜者还小而不大，孔颖达《周易正义》：“所畜狭小，故名小畜”。从卦象(䷈)看，下乾象征天，上巽象征风，这诚如《象传》所说是“风行天上”，是天在畜风；有了风就会起云，所以卦辞说“密云不雨”；起了云就会下雨，所以上九说“既雨既处”。这些都体现了事物的变化从微小发展到壮大的过程。因此，“小畜”并不是始终所畜者小，而是从所畜者小演化到所畜者大。这说明周厉王的怀柔在开始收获还小，经过一系列工作，就会有较大成绩。本卦与比卦的联系是紧密的。“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这是把履讲成礼。按之本卦，所有履字，无不指践履，即踩着，就如“素履”，也是说象平素那样践履，再如“夬履”，也是说撕碎践履者，都绝对不能训为礼。《序卦传》对履的意义是完全弄错了的。因此，用“物畜然后有礼”做小畜和履卦的联系，也完全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畜已经从所畜者小发展到所畜者大，为了巩固并扩大这一成果，就还得对武人进行怀柔。履卦处处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例如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就是说即使武人进犯，也暂时不反击，前途就会美好；再例如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也是说即使武人进犯，也暂时避开不管，就大为吉利。这些都是

巩固并扩大小畜成果，因此履卦和小畜卦的联系是紧密的。“履而泰然后安”，如果按照《序卦传》理解，是认为凡事都要合礼才好，这当然不正确，因为履不能训礼。要是说用柔退之道去取得通泰和安定，这就对了，但却不是《序卦传》原意。《序卦传》在如何从履卦过渡到泰卦的问题上是没有弄清楚的。“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这句话从道理上看很正确，体现着朴素辩证法。但从《周易》具体情况看，却没有能够阐明其内涵。《周易》讲循环论，泰之后必然是否，但不是因为“物不可以终通”。相反，《周易》作者不但希望周厉王“终通”，如泰卦九三所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永远地“有福”下去；还希望周厉王自否而泰以后，就凝定于泰而不移，如否卦九五爻辞所言：“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通泰的凝定性将如系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周易》不但从泰到否，还从否到泰，并永恒地泰下去。这些就是《周易》从泰到否的实质性内容。“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这是说必须争取众人帮助，才有突破否的可能。“同人”，聚集人，争取众人帮助。从卦象(䷌)看；下离象征火，上乾象征天。火在下，天在上，是爇火与日月争明。是武人觊觎君位。周厉王与武人斗争，必须争取力量，集合人众，这样才可能予武人痛击，从忧患转为安乐，使否塞变为通泰，并凝定于通泰而不移。这些就是“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的内容。“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物归”是说人心归向，同人卦辞“同人于野”，上九“同人于郊”，九五“大师克相遇”，都说明人心归向于周厉王，因此，《序卦传》的这一条是值得肯定的。“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这句话如果孤立地从表面上看，完全正确，问题是没有弄清《周易》的实际。谦卦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利用行师征国”，可见谦在这里并不是一般所谓谦虚或谦逊，而只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后取先

的手段，要用这种手段去消灭武人，达成中兴。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是设想武人已经臣服。但还要用谦作为手段去“侵伐”或“行师征国”，说明对武人是一定要扫荡之而后快的。“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这句话如果孤立地从表面上看，也讲得正确，问题还是没有弄清《周易》的实际。《国语·晋语》：“司空季子曰：‘豫，乐也’。”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震象征雷，是雷破地而出，在天空飞腾，纵横上下，无不如意，真是快乐的很。这是周厉王能荡平武人，将重新君临天下，也是谦卦的“侵伐”和“行师征国”的结果，豫卦以此与谦卦联系起来，而不是如《序卦传》之所言。“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广雅·释诂》：“随，逐也。”即追求的意思。从本卦卦象(䷏)看，下震象征雷，比喻周厉王，上兑象征泽，比喻武人。是武人居于周厉王之上而压抑之，而周厉王则要突破禁锢，求得解脱，“随”就是要求得解脱。豫卦已经“雷出地奋，豫”(《象传》)了，为什么又“泽中有雷，随”(《象传》)呢？这是《周易》作者为周厉王多方考虑，时而这样设想，时而那样设想，都是希望周厉王中兴复国。因此《序卦传》“豫必有随”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以喜随人”指豫卦之后接着随卦。如上文所指出，豫是“雷出地奋”的快乐，随是“泽中有雷”的压抑，是快乐之后又受到压抑，并不是以高兴去跟随别人，因此《序卦传》是随文生训，全不正确。而且“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提得也非常牵强，什么叫做“以喜随人者必有事”呢？随卦六三“随有求，得”，是极力宣扬厉王将无不如意。本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是肯定厉王会大有作为，两卦实质上是相通的。“有事而后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有事而后大，”是一种模糊的提法，因为只有事并不一定可大，还应有必要的条件！“临”有“大”义，如《广雅·释诂》：“临，大也。”但从本卦卦象(䷏)看，下兑为泽，上坤为地，

是一片土地面临着一个湖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泽卑地高，高下相临之象也。”这是原于《象传》的“泽上有地，临。”根据卦象，对“临”的解释以《象传》和荀爽为正确。以高临下，稍一引申，就指执政者对人民的治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本卦临字，皆指临民而言。”李镜池《周易通义》：“《国语·晋语》：‘受职于王，以临其民。’临有治义，卦中指治民之术。”蛊卦讲骨鲠之臣能“干父之蛊”，去掉周厉王的惑乱的错误，本卦讲周厉王能以忠厚和智慧治民，颇得“大君”之所当为，如上六“敦临，吉’无咎”，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都反映了这些情况。因此，用临卦接上蛊卦，道理是充分的，但《序卦传》所言却是不正确的。“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如上所论，临不能训为大，从而《序卦传》的提法就没有根据。细玩观卦卦义，诚如高亨、李镜池所言。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观，卦名，看也，察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观，观察，谈政治上如何观察和观察什么。”临卦讲治民，本卦讲从政治上进行观察，而“利用宾于王”（六四）的则是蛊卦的干蛊大臣，三卦相连，一气贯通；而既提“大君”，又讲“王”，其为服务于周厉王是清楚不过的。“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可观而后有所合”，含义不明，难知所指。根据噬嗑卦辞：“亨，利用狱。”则噬嗑是一个专讲刑狱的卦。从卦象(䷔)看，下震上离，由雷生火，其势威猛，是治狱之象。而噬嗑根据王弼注：“噬，齧也。嗑，合也。”是口中含物咀嚼，用以比喻惩治罪人。《周易》作者主张讨伐武人，安定王室，而且认为乱世贵刑，还应重视刑狱，借以维持社会秩序。基于这种意图，本卦就被提出来了。《序卦传》对这些是不了解的。“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噬嗑是比喻取罪犯而惩治之。以合训嗑，合就是惩治，与相合或苟合之义无关。《序卦传》用“物不可苟合”来联系贲卦于噬嗑卦，也说明对噬嗑的意义是不理解的。而且，退

几步说,就算噬嗑的嗑是彼此相合,“不可苟合”,但受之以贲,加以文饰,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象“不可苟合”这样的正确行为,还非得文饰一番不可吗?《序卦传》对于为什么从噬嗑发展到贲卦是没有弄清楚的。噬嗑讲刑狱,贲卦讲文饰,文饰意味佞巧,与蛊卦干蛊正相反,应该在惩治之列,于是贲卦就接着噬嗑了。“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致饰”:尽可能地文饰。物加文饰,宜恰到好处,如极意文饰,就会失去本质的美,“亨”指本质的美,所以说“致饰然后亨则尽矣”。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用来说明剥卦是如何出现就不行了。《周易》有几对组卦,如乾坤,泰否,剥复,坎离,损益,既济、未济等。每一组卦都说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泰指周厉王以措施得宜而将兴旺发达,否指由于循环,又将自泰而入于否,再自否归于泰,并凝定而不移。这里的剥指周厉王受到武人的包围和攻击,象孤悬的硕果,岌岌可危。但由于循环,又将自剥而入于复,以摆脱武人,走向中兴。剥是周厉王处于武人控制下的必然,与“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是全无关系的。“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亨按尽字疑涉上文‘亨则尽’而衍。传之上下文此类语句皆只用终字,是其证。反借为返,还也。穷上返下,谓穷于上位而剥落,必返自下位而复升也。”高氏解释可取。具体地说,“穷上反下”是循环的表现。剥卦(䷖)上九以循环成为初九,于是剥卦变成复卦(䷗)。这就是“穷于上位而剥落”,又返于下位而复升,《序卦传》对于剥卦如何转为复卦的认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还没有把周厉王在政治上的剥极必复突出起来谈。“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不妄或无妄都是真实而不虚妄,体现于人的主观精神就是“孚”,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是说一个人只要有“孚”就无往而不利。复是从穷于上位而剥落,又返于下位而复升,是否极泰来,前途无量,与“孚”的

联系紧密，所以就接上无妄卦了。“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者即有孚者，从需卦起，《周易》的孚都为厉王所有，所以厉王将无往而不利，坎卦卦辞已提出“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井卦上六也肯定“有孚元吉”。这里可畜者是大畜，即所畜者大，实指厉王将能畜养武人，控制武人。小畜是暂时取得的成绩还小，以后将发展到大，大畜则是成绩已经够大了。从卦象(䷙)看，下乾象征天，比喻君，上艮象征山，比喻臣。浩瀚的天在包容山，比喻权力很大的君在控制臣。武人为周厉王所掌握，是《周易》作者迫切要求实现的大事，所以称为大畜。《序卦传》所言是有道理的。“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朱熹《周易本义》：“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这里指把武人控制以后，还得安排他们出路。考之颐卦(䷚)，卦象是震下艮上，震为雷，艮为山。雷在山下，要破山而出，需要养势蓄锐；而能否飞腾于天，关键还在于有无能力，不能指望外界，存在着侥幸心理。这是比喻周厉王要控制武人，必须自力更生。大畜卦六四“童牛之牯”，六五“豮豕之牙”，都是比喻对武人应严加防范，安抚武人要有足够措施，要以武力作为后盾。大畜卦辞“自求口实”强调的也是自己力量，颐卦与大畜卦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但《序卦传》并没有认识到，因而讲不出两卦之间的有机联系，只好把“物畜然后可养”来搪塞应付了事。“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这两句话语意含糊，难以索解。考之大过卦(䷛)，卦象是巽下兑上，巽为木，兑为泽，是大泽淹着木，即《象传》所谓“泽灭木”。这比喻武人在压迫厉王，并且非常过分，厉王应该坚决顶住，与颐卦要求厉王自力更生的思想相通，并有发展，而《序卦传》对这一点却没有认识，理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物不可以终过”，从《序卦传》语意看，应是说物不可以终于有过，即不犯错误到底，也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就

改正错误，从而不会再有风险。这样，“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就接不上，因为改正了错误就不会再掉进坎陷了。对于这一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不同的讲法：“人不可以终有过行，有过行，则将遇坎坷，遭险难。故大过卦之后继以坎卦。”这是把“终过”撇开，换成“有过行”，于是就“受之以坎”，而“坎者，陷也”了。不管怎样讲，到头来还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因为大过卦的过不指过行或错误，而是指过分（小过卦的过意义相同，与小畜、大畜的畜意义相同一样），而《序卦传》和高亨都讲成过失，所以归根到底都错误了。过既然是过分，不是过失，那么“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就完全谈不上了。坎是险，是陷，是肯定的。其所以列于大过之后，是由于“泽灭木”太过分会出现险，以至于陷，但在乎的化解下终于不会有问题，于是风险被厉王又一次绕开了。“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丽指附丽或依附，但“陷必有所丽”却说不过去，因为陷下去不一定会有所附丽或依附。以此作为全称肯定命题是不恰当的。而且坎险已经化解，陷就谈不上，“陷必有所丽”更谈不上，于是“离者，丽也”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那么以离继坎该怎样理解呢？离卦卦辞“畜牝牛，吉”，王弼注：“外强而内顺，牛之善也。离卦之体，以柔顺为主，故不可畜刚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是离卦总结了《周易》的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策略和战略思想，凭这些将无往而不利，驯“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这与坎卦以孚而“行有尚”若桴鼓之相应，都是周厉王赖以中兴复国的主要条件，于是就先后相次了。

以上辨析《序卦传》第一章。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是接着上经的以乾坤为天

地，由天地产生万物说的，不是《周易》的本义。这里讲咸卦。咸卦卦辞“取女吉”，是讲男子如何娶妻以为配，用来比喻周厉王如何求贤以自辅，不能停留在表面上，如《序卦传》之所言：“有男女然后有夫妇。”随后又引申出“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借用为措）这一系列的话来。离卦以“畜牝牛”的柔退而折首获丑，将荡涤瑕垢清朝班，本卦以“男下女”的柔退而“取女吉”，将得贤臣为辅以为治，手段既然相同，目的又复一致，所以本卦就接上离卦了。“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咸卦是借夫妇讲君臣，借“男下女”讲君应该以柔退之道待臣，《序卦传》认为真是讲“夫妇之道”，这就没有搔着痒处。恒诚然是久，但又是常，本卦的恒久之道或常道，是指臣事奉君或君驾御臣都必须合情合理。臣下要老老实实服从周厉王，如果“不恒其德”，就“或承之羞”（九三）。周厉王尽管要以柔退之道待臣，但也应乾纲独断，如果“恒其德贞”，就“夫子凶”（六五）了。对周厉王来说，本卦与离卦是各明一义的。咸卦得贤臣，为周厉王制服武人提供了条件，所以接着就是恒卦了。“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恒卦讲君待臣的常久不变之道主要是乾纲独断，与“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全无关系，《序卦传》这样提是弄错了对象，下文“受之以遁”就无从谈起了。退几步说，即使是“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只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转移就行，为什么要采取遁逃的方式呢？《序卦传》这一条是全无足取的。本卦卦象（䷞）是艮下乾上，艮为山，乾为天，是山伏处在天之下，天笼罩在山之上。山比喻武人，天比喻周厉王。武人为了摆脱恒卦周厉王乾纲独断的控制，总想逃去才好；但“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同脱，六二），武人想要遁逃是不行的。“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是否不可以终遁，这要看条件，《序卦传》是把话讲死了，即使不可以终遁，但继之而来的情况



也将是复杂的，不见得一定就是大壮，《序卦传》又把话讲死了。这些都不合逻辑，如何能说明问题呢？从卦象(䷗)看，乾为天，比喻厉王，震为雷，比喻武人。雷响震于天上，比喻武人凌驾于厉王之上，作威作福，上震主爻九四说“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意思是所向如意，力量强大)，指的正是这一点。遁卦不是设想武人东奔西突，欲遁逃而不得么？为什么忽然又大壮了呢？原来武人的遁逃无非是作者的设想，而面对现实，武人却是强大可怕的，于是大壮卦就接着遁卦了。“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彖传》曰：‘晋，进也。’物不可终止于壮，壮则前进，壮于羽则飞，壮于足则走，故大壮卦后继以晋卦。”这些是望文生义，未尝不说出一些理由，但与卦义挂不上钩。大壮卦是武人壮盛，跋扈不臣。本卦明出地上，是厉王仍然居于君位，而武人则应以柔顺事之（坤为柔顺），与大壮卦是一个鲜明对比。实际上是讽谕武人，希望他们成为忠顺之臣。“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进为什么必有所伤，也难自圆其说，而成为晋卦之后必然继以明夷卦的理由。从卦象(䷣)看，离为日，坤为地，是日入地中，光明受到损害，比喻周厉王仍然屈抑沉沦，有志难伸。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这分明是指厉王被流放于彘，受到严重压抑。初九爻辞“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不正是指厉王在流放于彘的道途中忍饥挨饿，境遇十分凄苦么？“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伤于外者”为什么“必反于家”？这不是充足理由；而且“家”与“家人”有区别，混而为一，也不恰当。本卦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把“家人”与“妇子”对举，可见“家人”就是家长。《周易》用男女比喻君臣，本卦不例外，作者迫切希望有贤臣作周厉王的辅佐。从卦

象(䷝)看,下离象征火,上巽象征风。风得火而势盛,犹之周厉王得贤臣帮助而处境趋于顺利。明夷卦设想周厉王在颠沛流离中得贤臣相救,本卦寄希望于贤臣,就顺理成章了。“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人卦不是讲家道,因而不存在“家道穷必乖”。《序卦传》没有对家人卦作出应有的理解。“睽训为乖,倒是不错。从本卦卦义并联系家人卦卦义看,乖是指周厉王与贤臣相互乖违,苦于难以相见。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在武人的控制操纵下,贤臣想见到周厉王只能在深宫永巷之中(九二“遇主于巷”),而周厉王想见到贤臣也只能在睽违孤独之际(九四“睽孤,遇元夫”)。想象家人卦那样得贤臣相助而“富家,大吉”,(六四),真是千难万难。本卦是对家人卦作出现实的补充的。“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从辞句表面看,尚无可以议,问题在于究竟何所指,以及蹇如何与睽相接。睽卦写周厉王与贤臣相见十分困难,彼此乖违,难以共图大事,就象溪间之水流经山坡之上,要畅流诚为不易,如本卦卦象之所昭示。本卦卦象(䷦)就是水在山上流,是形象地表明了睽之后而继之以蹇的。“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难可以转化则为解,但不是无条件的,《序卦传》是把这一问题绝对化了。蹇卦写厉王与贤臣共谋复兴,困难重重,因而《周易》作者为厉王设想,必须让武人翻然改图,认罪来归,一再说“往蹇,来誉”(初六),“往蹇,来反”(九三),号召武人只有回到厉王身边才有出路。蹇卦是既写厉王处境之难,又写周厉王对武人进行安抚,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而周厉王的困难也就摆脱了。本卦卦名叫做解,其含意就在于此。“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解卦设想周厉王以安抚武人进而控制武人,使情况缓解,如上六所言:“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骄傲起来,肯定会有损失。这样而“缓必有所失”,还说得过去,从而“受之以损”就是接着会有损

失了。但以损卦之损为损失，诚未得其旨。程颐《易传》：“损，减省也。凡损抑其过，以就义理，皆损之道也。”解卦设想周厉王意气发舒，这就要加以减省或损抑，以免走向反面，于是就接上损卦，损不是讲损失。“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损与益诚然相互转化，但不能没有条件。《序卦传》把它绝对化，说明虽然有辩证法因素，但却不完整。而且这样提也很抽象，没接触损、益两卦的实际。损卦写贤臣对周厉王可能产生的骄盈之气，损之又损，例如初九的“酌损之”，六四的“损其疾”，都说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周厉王就会以柔弱居后，从而刚强得先，如初九所谓“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而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言：“谓可以兴作大事”。这样一来，贤臣对周厉王的帮助就很大。本卦接着解之后，就是要体现贤臣助益的意义之深的。“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益而不已必决”，其失与“缓必有所失”相同，既是不完整的朴素辩证法，又没有接触到益卦转为夬卦的实际。夬(guài)：即履卦九五“夬履”的夬，有冲开和去掉的意思。卦象(䷪)是乾下兑上，乾为天，兑为泽，乾比喻周厉王，兑比喻武人。泽在天上，意味着武人在压抑周厉王，周厉王应当摆脱困难。损卦和益卦既已表明有贤臣在帮助周厉王抑损骄矜之气，并“利用为大作”，为什么又转为夬呢？原来损益两卦都是作者的设想，到本卦才又回到现实，当时武人正压抑周厉王，是必须去之而后快的。“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决必有所遇”，韩康伯注：“以正决邪，必有喜遇也。”这不失为对“遇”的一种解释。但按之《周易》实际，则有未合，因为本卦的遇是天与风相遇。姤卦卦象(䷫)是巽下乾上，巽为风，乾为天。天受到风吹，比喻周厉王受到武人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周易》作者告诫厉王“女壮，勿用取女”(卦辞)，即不能刚强取先，必须柔弱取后，然后才能以柔弱胜刚强。这仍然是夬卦要战胜武人的继续，不过主于用柔

退之道罢了。“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萃不是一般的遇，而是武人迫害厉王，厉王制服武人。因此说“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是不妥当的。本卦接着夬卦和姤卦，夬和姤都说周厉王应该用柔退征服武人，而武人则必须坚定不移地臣服于周厉王。于是这里就用泽在地上(䷬)比喻周厉王已得到武人的拥戴而安于其位，并将无所往而不利，如卦辞所说“利有攸往”。同时严正地警告武人，要真心诚意地做周厉王的忠贞之臣，不然将没有好下场，如初六所说“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这些都是《周易》作者为周厉王所描绘的美好图景。

“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从卦象(䷭)看，下巽象征木，上坤象征地。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犹圣人在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这是指周厉王受压迫很重，象树苗深埋地底，但充满生机，一定会破土而出，不断成长，以至参天拂云，其强盛局面将赶上文武时代，而“王用亨于岐山”(六四)。这正是作者所希望于周厉王的自强不息。萃卦已设想周厉王受到武人拥戴，这里的蓬勃发展，在《周易》作者看来就是势所必然了。“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而不已可能必困，但也可能不困，一切取决于环境条件，《序卦传》的朴素辩证法总是不完整的。升是《周易》作者的设想，困是当时存在的现实。这时候，作者从升的设想，回到困的现实来了。但取本卦而仔细研读之，其写厉王困于武人，自是明显，如九五“困于赤绂”，就是厉王为武人所困，因为诸侯着赤绂，赤绂指代武人。但卦辞“大人吉，无咎”，也说明厉王终将摆脱困境，走向中兴。困的内涵是二重性的。执一而观，还不够妥当。“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卦说明什么？从卦爻辞看，都是指西周王业将永存而不衰。卦辞“改邑不改井”，“往来井井”(时光流驶，井还是井)，固然讲得很清楚；九四“井甃，无咎”，也体现了王业的牢固不移。困

卦说周厉王终将中兴，井卦说王业终将永存，二者的联系是紧密的。《序卦传》“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是穿凿以为说，实难令人置信。“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井年久，则井水浊秽或井壁损毁，必须淘治旧井或别穿新井，故曰：‘井道不可不革’。”高氏解释正确，但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井道不可不革”应是指国家政治必须改革，所以革卦九五有“大人虎变”，上六有“君子豹变”，都指周厉王如果锐意改革，政治上就会有巨大进步，井卦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已经提到了大臣将为周厉王改善政治环境，希望厉王有所作为，于是接上革卦就非常自然了。“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鼎煮生物为熟物，改生为熟，故曰：‘革物者莫若鼎’。”高氏解释正确，但也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从比喻的意义讲，鼎指改革的手段，为周厉王所采取，所以六五说“鼎黄耳，金铉”，上九说“鼎玉铉，大吉”，“黄耳”，“金铉”，“玉铉”都是天子之器，即以代周厉王之所为，并指出改革是会有成果的。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更说明改革大业虽然将受到武人覬觐，但终于破坏不了。“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以震为长男，是《说卦传》谬说，因为是由经卦坤(三)变第一爻而成震(三)。而变爻除了成卦的迷信游戏以外，在《周易》中是不存在的。而且鼎在鼎卦已经成为改革的手段，不能再看成只是一种器物了。《序卦传》之说，全无足取。在革、鼎两卦中，作者设想周厉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使西周王朝逐渐强大。本卦则设想周厉王如同响震于天宇上的疾雷，有无穷的声威，那些一度叛乱的武人都战战兢兢(卦辞和初九“震来虩虩”)，不敢再逞霸道了。“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震是说周厉王声威赫赫，武人震恐，不能训为动，然后再引向艮止。艮有静止不动的意思。震

而继之以艮，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保持声威，永远慑服武人。上九“敦艮，吉”，是说厉王应该努力镇定自己，使声威永存，就会吉利。艮与震是这样联系起来的。“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通观渐卦之义，实为借雄鸿雌鸿相互追求，特别是雄鸿对雌鸿的追求，来比喻周厉王迫切希望得贤臣以为治，而贤臣也愿意归于周厉王。卦辞“女归吉”，则又是借男女的遇合以为喻的。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是周厉王已经得到贤臣帮助进行政治改革，圆满地达到了目的。艮卦希望西周王朝终古隆盛，这必须有贤臣作为辅弼，所以艮卦之后接上渐卦，《序卦传》是不得其解的。“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归妹是一个讲男女关系的卦，也是比喻君臣的遇合。渐卦写周厉王寻求贤臣，经过几度曲折，终于以所得到的贤臣作为辅弼。但这只是《周易》作者的一种设想，本卦又提出另一种设想，这就是厉王登进贤臣，或被坏人占了先着。对此，作者用嫁女作为比喻。古代贵族嫁女，常以妹妹陪嫁。如果不是嫁了姐姐，而是嫁了妹妹，那将不吉利。通观本卦，都说嫁女不是嫁了姐姐，而是嫁了妹妹，说明坏人登进，贤臣却不得入。渐卦对周厉王寻求贤臣设想得那么美满，而本卦则表现为忧心忡忡，这就把寻求贤臣所可能碰上的结果都讲到了。渐与归妹各明一义，以此联系，《序卦传》实为牵强。“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本卦卦象(䷵)是离下震上，离为火。震为雷。雷响震于天宇之上而电火随之，比喻周厉王要扬眉吐气，必须依靠贤臣力量。渐卦设想周厉王得贤臣作为辅佐，归妹卦慨叹与贤臣睽违不通。归结到一点，都是希望周厉王能得到贤臣来共谋恢复，重新君临天下。因此，本卦再就渐卦的内容而申言之，写周厉王与贤臣将如水乳之交融，并取得伟大成果，六五“来章，有庆誉”（达成美好政治，值得庆贺和称赞），就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卦名叫丰，是说王业将发扬光大。

《序卦传》之说，未知所指。“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丰本来指王业昌盛，希望无穷，但《周易》作者也看到了当时的现实，丰卦上六“丰其屋，鄙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就用比喻指出王朝衰败，厉王被逐，驯至朝廷之上，“阒其无人”，久历岁时，也难有复兴之望，因此接着就是旅卦。旅卦写周厉王被逐于彘，其有力证据是“怀其资”（六二）和“得其齐斧”（九四）。经考定，“资”即“齐斧”，“齐斧”即天子用以指挥天下的“黄钺”。《晋书音义》引张晏《汉书》注：“齐斧，黄钺也，所以整齐天下也。”丰卦最后面对现实，反映出西周王朝的衰败情况，本卦接着写厉王流放，就非常自然。《序卦传》是没有看出其中消息的。“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巽在《彖传》训为顺，在《杂卦》训为伏。巽的篆文象二人跪在几上，是顺伏的意思。《序卦传》以巽为入，不及《彖传》和《杂卦》正确。是什么人顺伏什么人呢？从本卦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并联系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看，显然是说已经篡夺了王位的武人必须臣服于周厉王，才会以合于做武人的正道而得到好处。这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严重警告。旅卦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是作者设想周厉王总会有一天荡平武人，那么本卦接着设想武人会向周厉王投降，也就可以理解了。“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借为悦。巽不能训入，则“入而后说之”就无从谈起，《序卦传》这一条也成为问题。本卦接着巽卦。巽卦写武人必将顺伏于周厉王，周厉王一定会有以安抚而怀柔之。这样周厉王和武人必互相怡悦，于是西周王朝的中兴也就指日可待了。“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周厉王与武人相互怡悦，定会努力于西周王朝的复兴，何至于即彼此分散？以此知《序卦传》之不可取。涣：《说文》：“水流散也。”卦象(䷺)是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风。是风吹水流散，比喻周厉王感化武人，使武人顺从。武人顺从

了，不仅不再犯上作乱，还将大力辅佐周厉王。这一卦是《周易》作者对周厉王与武人关系的美好设想。兑卦既然表明周厉王与武人已经相互愉悦，那么武人为周厉王尽力就是可能的了。“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孔颖达《周易正义》：“《彖》曰：‘节以制度。’《杂卦》曰：‘节，止也。’然则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朱熹《周易本义》：“节者，有限而止也。”节有节制或控制的意思。从卦象(䷻)看，下兑象征泽，上坎象征水，是水被容纳在泽之中，受到泽的节制。涣卦设想武人为周厉王作出很大贡献，如初六的“用拯马壮，吉”，九五的“涣王居，无咎”等，这样一来，武人又可能居功骄傲，不受约束，因此，对他们适当地加以节制或控制，就很有必要，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是讲清了这一点的。涣卦写武人为周厉王尽力，《序卦传》认为是“离”，已不可取；而对于“节”，也没有确切说明。“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孚”在《周易》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无妄”辞不同而义同，后来被子思、孟轲换成“诚”。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第二十五章），“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本卦卦辞“豚鱼吉，利涉大川”，也说明“孚”能化及异类，无往不利。《序卦传》仅目之为“信”，是远不足以尽之的。要而言之，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四卦，对《周易》都具有总结性质，“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未得其旨。“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序卦传》这一条问题很多。首先，有孚不能说成“有其信”，从而无所谓“有其信者必行之”。其次，小过不是小有过失，因而不会由于“行之”而“受之以小过”。小过卦象(䷛)是雷仅逾于山，远未至于天。是所过者小而不大，少而不多，是柔弱，不是刚强。作者在卦辞中指出要“可小事，不可大事”，就是要周厉王居于柔弱，不要流于刚强。而“飞鸟遗之音，宜下，不宜上”，则是要周厉王谦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不要事事都抢在前面干。在作者看来，只有柔



弱取后，才能刚强得先，这是他根据周厉王实际情况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定下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本卦是加以总结的。“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既济”是已经成功的意思。周厉王以有“孚”而无不利，又善于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以及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把武人镇压下去，在《周易》作者的设想中，周厉王的中兴大业已经成功了，这就是既济。根据《周易》的循环论，既济必然向未济转化，所以卦辞说“初吉，终乱”。而未济又将成为既济，所以未济九四说“贞吉，悔亡”。既济是《周易》作者最高愿望，又是未济的开始，决不是什么“有过物者必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周易》在全书之末而殿以“未济”，包含着这样的意义，凡是未济都一定会转化成为“既济”。这就是否极必泰，剥极必复，损极必益。作者写作《周易》，目的全在于此，所以作为全书结尾。自从《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后来就有人跟着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以未济终者，亦物不可穷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尽头。”这些都是把“未济”说成宇宙没有穷尽。但按之以本卦卦辞的“亨”，六三的“利涉大川”，六五的“贞吉，无悔”，都是体现未济必将转化为既济的。

以上辨析《序卦传》第二章。《序卦传》的失误在于望卦名而生义，很少能发掘卦与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上对于《序卦传》的辨析，等于重新写了一篇《序卦传》。

## 《杂卦传》

杂取六十四卦，不依原来顺序加以解说，所以叫《杂卦传》。其解释极简单而用韵语，多与本义不合，或只看到表面，没有深入内部，对于研究《周易》帮助不大。只能是前人的信手笔录，略加整理而成的。其说多与《彖传》、《象传》、《序卦传》不同，也足以证明《易大传》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在先录原文，再加辨析。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飭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

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乾刚坤柔”大体近是，但不切贴。严格说，乾以六龙循环而必为君，坤以黄裳元吉而必为后，具体指周厉王与他的王后。凡天地、阴阳、刚柔等义，都是后起的。“比乐师忧”，比卦是写周厉王将亲比武人，加以怀柔，最具体的表现是六二“比之自内，贞吉”，全卦无欢乐之义。师卦是写周厉王将讨伐武人，加以膺惩，最具体的表现是初六“师出以律”。六三“师或舆尸，凶”，确也作了可能遭受挫折的推测，但无忧伤之义。“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临卦是想象中周厉王治民有功，不能谄称“与”。观卦是想象中周厉王用国宾之礼待贤臣，不能只叫“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见应是现，后人多认为屯卦是指万物始生而出现。但按之卦象(䷂)，是雷在水底，将冲决而出，并无万物出现，各居其所之义。“蒙杂而著”。这句含义不明。但蒙卦(䷃)是山下出泉，将破山或绕山而出，与“杂而著”之义不相干。“震，起也。”震为雷，将响震于太空，如震卦六五所谓“震往来厉”，确实有奋起之义。“艮，止也。”艮为山，凝重静止，迨目为止，颇得其旨。损益，盛衰之始也。”损能转为益，可说是盛之始。益能变成损，可说是衰之始。关于损益，抽象地可以这样看。但联系实际，那就是损卦设想周厉王意气发舒，要加以减损；益卦设想周厉王得到贤臣帮助，颇多增益了。“大畜，时也。”大畜是所畜者大。从卦象(䷙)看，是山为天所畜，比喻周厉王能控制武人，成绩突出。“时也”之说，未得其旨。“无妄，灾也。”无妄是不虚妄，就是孚或诚，在《周易》能支配一切。说成是灾，适得其反。“萃聚而升不来也。”萃：王夫之《周易内传》：“草之丛生曰萃。”训为聚，恰当；但没有接触到本卦是告诫武人应做周厉王忠顺之臣的内容。“升不来”，高亨《周易大

传今注》认为“义不可通”。“谦轻而豫怠也。”《周易》的谦是灭人国的手段，所谓“利用行师征国”(上六)，不能看成轻。豫卦卦辞“利建侯行师”，应该是乐，不是怠。《国语·晋语》：司空季子曰：“豫，乐也。”“噬嗑，食也。”噬嗑是齿嚼物而合其口，可以训食。但本卦是借来指治理刑狱，如卦辞“利用狱”，不能只停留在食的意义。上。“贲，无色也。”贲是杂色，不是无色，要贲卦上九的“白贲”，才是无色，因而训释是错误的。“兑见而巽伏也。”兑一般训悦，不训现。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能为他人所喜悦，则能出仕为官，显身扬名，故曰‘兑见’。”实为牵强。巽训伏，得其旨，如九二和上九都有“巽在床下”，即伏在床下。但此伏为武人服从周厉王。却未能指出。“随，无故也。”《广雅·释诂》：“随，逐也。”义为追求。本卦卦象(䷐)是雷在泽下，受到压抑，必奋起追求自由，训为“无故”，远离本旨。“蛊则飭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蛊音古。事也，惑也，乱也。”按本卦的蛊，都指惑乱的事，所以要“干蛊”(去掉惑乱的事)。飭：王弼曰：“整治也。”整治蛊即“干蛊”，因此以飭释蛊是可以的。“剥，烂也。”剥的意义是击。《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毛传》：“击也。”从卦象(䷖)是五阴击一阳，一阳将以循环向下而成为复卦，训烂是不对的。“复，反也。”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说剥卦上九返为复卦初九，以反训复，正确。“晋，昼也。”晋卦卦象(䷢)是日出于地上，到了白天，因此可以训昼。但实际意义是周厉王高出群臣，应受尊奉，却未能指出。“明夷，诛也。”明夷卦卦象(䷣)是日入于地中，受到损害，因此可以训诛。但实际意义是周厉王遭受流放，颠沛流离，却未能指出。“井通而困相遇也。”通应指井水通于地面，可供汲用，未触及以井的不变喻西周王业永恒的含义。困的卦象(䷮)是泽无水，因而泽与水交困。泽与水是相违，不是相遇，《杂卦传》乃适得其反。“咸，速也。”从卦辞“取女吉”看，应是借男女结合指

君臣相得，为周厉王求贤臣之卦，并无速之义。“恒，久也。”以久训恒，很正确，但未能指出周厉王独奋乾纲，制服武人，才是恒久不变之道。“涣，离也。”《说文》：“涣，水流散也。”可以训离，但未能触及厉王感化武人，如风之行于水上，爽然四解。“节，止也。”节可训节制，制止。迳谓为“止”，也行，但周厉王节制武人的内容，却未涉及。“解，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解者，险难解释，物情舒缓，故为解也。”甚得解卦之义，足以证成《杂卦传》之说。“蹇，难也。”蹇卦卦象(䷦)是水在山上流，甚为艰难，训难是正确的。“睽，外也。”睽卦卦象(䷥)是火在泽上，水与火相乖违，用以比喻周厉王难见贤臣，不是外的意思。“家人，内也。”家人卦卦象(䷤)是风在火上，风吹火旺盛，比喻周厉王得贤臣帮助，不是内的意思。“否泰，反其类也。”“反其类”是否变为泰，泰变为否，甚得其旨。“大壮则止。”大壮卦象(䷡)是雷在天宇飞腾，威武雄壮，没有止的意思。“遁则退也。”遁是逃遁。卦象(䷗)是山在天之下，想遁逃而不能，用以比喻武人难以摆脱周厉王控制，迳训为退，诚未为可。“大有，众也。”大有是所有者多。卦象(䷍)是日在天上，临照四海，用以比喻周厉王高居王位，甚得臣民拥护，训为众是可以的。“同人，亲也。”同人是集合人，团结人，说明周厉王要击败武人，必须争取支持，与人民相亲，因此可以训为亲。“革，去故也。”革卦九四爻辞“改命吉”，九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都有变革的意思，训为“去故”，甚为允洽。“鼎，取新也。”鼎卦初六“得妾以其子”，是新有所得，训为“取新”，实为妥贴。“小过，过也。”这是以小过之过为过错，其实小过是小有超过，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足以说明。“中孚，信也。”孚之义，不仅为信，主要应为诚，本卦卦辞“豚鱼吉”和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都足以证明。“丰，多故也。”丰卦写周厉王与贤臣相得，如水乳之交融，不能是“多故”。“亲寡旅也”。这是说亲

人少的是羁旅之人。旅卦写周厉王流放于彘，还拥有用来指挥天下的黄钺（齐斧），只说“亲寡，未得其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亲寡旅也’一句有误，此篇释六十四卦，其六十三卦皆先举卦名，后列解说，此句乃释旅卦，独先列解说，后举卦名，其误显然。何楷引或曰：“‘亲寡旅’当作‘旅寡亲’。于韵亦协。”是也。亲与上文亲、新、信协韵。寡亲与多故相对成文。”可成一说，录以备考。“离上而坎下也”。其意以指火动向上，水动向下，未得离、坎两卦之义。“小畜，寡也。”小畜是畜积者少，可称为寡。“履，不处也。”履是践履，可叫不处。对这两卦只训释卦的词义，未指出小畜终必所畜者大，而履则是周厉王终必以柔弱胜刚强。“需，不进也。”从上九“需于郊”，九二“需于沙”，九三“需于泥”看，需是有需次不进之义。但徘徊不进，正是为了长驱猛进，所以上六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终于达到了犁庭扫穴的目的。《杂卦传》对需卦的认识是肤浅的。“讼，不亲也。”讼是争讼，指周厉王同武人进行斗争，所以“讼，元吉”（九五）“不亲”是说得轻松了。“大过，颠也。”大过与小过相对，小过是稍过，大过就是太过，即太过分了。卦象(䷛)是上兑下巽，兑为泽，巽为木，是泽灭木，水淹舟，所以是太过，用以比喻武人对周厉王施加极大压力，《杂卦传》未得其义。“姤，遇也，柔遇刚也。”本卦卦象(䷫)是巽下乾上，巽为风，乾为天。天受到风吹，比喻周厉王遇到武人冲击，训遇正确。而且巽柔乾刚，说柔遇刚也正确。“渐，女归待男行也。”本卦卦辞“女归吉”，是用女子出嫁做比喻。“女归待男行”是说女子出嫁待男子亲迎而后行，这只说到表面现象。本卦是设想周厉王要借助贤臣以为治的。“颐，养正也。”朱熹《周易本义》：“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卦象(䷚)是震下艮上，震为雷，艮为山，是雷要破山而出，比喻周厉王要突破武人压抑。从卦辞“自求口实”看，《周易》作者是要周厉王自力更生，而不是什么

“养正”的问题。“既济，定也。”《吕氏春秋》高诱注：“定犹成也。”既济是事情已经成功，说“定”可以；但没有认识到《周易》作者是以“既济”指周厉王一切都将成功。“归妹，女之终也。”从表面上看，讲得正确；但没有看到是讲周厉王求贤臣可能被坏人占了先着。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正是说明这一点的。“未济，男之穷也。”《杂卦传》这一解释与《序卦传》“物不可穷”相反。其实既不是“物不可穷”，也不是“男之穷”，而是未济必然会转化成为既济。王弼注：“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也。”说得很正确。“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夬有冲开的意思。本卦卦象(䷪)是泽覆盖在天上，比喻武人压迫周厉王，必须冲开。乾为刚，兑为柔，周厉王为君子，武人为小人，这条《杂卦传》正确。





## 编 后 记

大概从春秋时候起，人们便对《易经》发生了兴趣。当它成为儒家的经典之后，研究它的人更是日益增多，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且自成学派，各持己见，一派百家争鸣的气象。近几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基于探究这部古老经典奥秘的迫切愿望，《易经》再度被重视起来，以至出现了一股“《易经》热”。不仅专家学者在探讨它，大学讲台上在分析它，甚至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平民百姓也在神乎其神地传诵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献上宋祚胤先生的这部大作，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易经》之所以能具有长时期的魅力，之所以能使各个层次上的人都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千百年来有关它的解释、论说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在于它那奇特的形式和极富想象的内容，它以“—”“--”两种基本符号，组成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卦，以象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自然界的八种事物。八卦的相互组合，即成为六十四卦，每卦又按照从下到上的形式，分别有六条爻辞与之相配，故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另加上每卦的卦辞，总计四百四十八条卦爻辞。卦爻辞的文字并不古奥，但涉及到的内容却相当广泛，举凡天文、地理，战争、农业、贸易、婚姻、家庭以及衣食住行在卦爻辞中都有反映。而且每一卦的六条爻辞往往并不拘限于某一个方面的内容，这就给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每一卦的内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之卦爻辞采取的是殷商时常用的卜筮断语形式，从而使《易经》笼罩上一层迷信的色彩。这种奇特的组合形式和多用比喻、漫无边际的卦爻辞内容，的确使人莫辨东西。正因为此，激起了人们

想要弄个究竟的强烈愿望：诸如八卦的符号是怎么来的，这些符号到底表示什么？为什么要用卦象的形式表象征自然界事物的矛盾运动？每一卦为什么要有六条爻辞？这六条爻辞彼此之间有无关联？作者写这部书的用意究竟何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活体验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对《易经》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正是这种解释的随意性，导致了《易经》研究的长盛不衰。如关于“—”“--”两种符号的象征意义，许多人认为“—”代表阳，“--”代表阴，也有人认为“—”代表天，“--”代表地，还有人认为“—”象征男性生殖器，“--”象征女性生殖器。又如：许多人认为八卦是伏羲画的，文王将它演变成六十四卦；也有人说八卦是文王画的，周公将它演变为六十四卦，等等，都似乎有点道理，但又都似乎很难使人确信。当然争论最多的还是《易经》的创作用意和本书的性质。从春秋末年的《左传》开始，即把《易经》看成是算命占卦的书籍，其后《易传》更制造出一整套如何算命占卦的具体方法。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这种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深深地侵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以至民间一些看相算命的江湖术士也都打着文王八卦的旗号欺人惑众。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易经》中的四百四十八条卦爻辞看成如同庙宇庵堂中供人们求神拜佛时占验所求的“灵签符咒”一样，认为这些卦爻辞彼此毫不相干。这种论断自然不能使人满意。首先，《易经》本身并没有变卦，但运用《易经》算卦却必须通过变卦才能完成，变卦的根据是什么？其次，为什么每卦都是六爻？为什么爻与爻之间常常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些都是视《易经》为卜筮之书的人难以回答的。李镜池先生的《周易通义》否定把《易经》看成是卜筮之书，但由于他是孤立地去解释每一条卦爻辞，把一部《易经》割裂得支离破碎，成为一堆毫无统摄的资料大杂烩，使得一卦中的六条爻辞变成六个完全不同方面内容的叙述。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这种方法自然也是窒碍难通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六条爻辞所反映的内容都不相同，为什么要放在一卦之内呢？

同时在训诂上，经常出现在一卦之内同一个字的解释各不相同，这种以意为训、高下在心的做法，恐怕也有悖于训诂通例。除此之外，当今还有从数学的角度说《易》的，有从预测的角度说《易》的，有从风水的角度说《易》的，有从生活教科书的角度说《易》的，还有从物理、中医气的角度说《易》的，都似乎有点道理，但又都似乎没有道理。

宋祚胤先生从七十年代初起即潜心研究《易经》，他不盲从古人，也不随便附和今人。而是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易经》本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以《易经》来研究《易经》，决不搞《易经》以外的主观外加，力求还《易经》的本来面貌。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他不仅对传统的治《易》方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而且对传统的《易》学研究成果也进行了冷静深刻的思考，认为从《左传》开始的把《易经》看成是算命占卦的卜筮之书，完全背离了《易经》的实际，一个十分有力的内证是：《易经》的作者自己不相信占卦，革卦九五爻辞说：“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其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在解说《易经》时，也说“不占而已矣”。荀子说得明白：“善为易者不占”，《易经》是儒家的经典，既然儒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它看成是卜筮之书，我们又怎么能轻易地相信其它人的主观臆测呢？同样，创始于《易传》的爻位说也不可信，虽然历代治《易》大师，如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夫之都对爻位说笃信不疑。但由于爻位说是把一卦中的六爻分成奇次和偶次，以阳爻在奇次、阴爻在偶次为得位而吉，反之就是失位而凶。这不仅经不起《易经》本身的验证，而且还把一个有机的卦分成互不相干的六块，并把吉凶固定下来了。至于由此派生出来的相应说，得中说，互体说就更不可信了，但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方法把读者带入了重重迷雾之中，使人越读越糊涂，的确是“两淡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也更加令人惊奇不已。宋先生认为，要恢复《易经》的本来面貌，

就要扫除以上的烟雾迷离之说。要达此目的，必须明确两点：①必须将《易经》与《易传》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的写作时代、思想方法、和思想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决不能将晚了几百年的《易传》强加给《易经》。②必须对《易经》的卦象、卦辞、爻辞进行整体研究，注重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决不能断章取义，任意发挥。可以说这是宋先生治《易》方法上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他在《易》学研究上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他在对《易经》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所出现的哲学概念进行仔细的考索之后，认为传统的《易经》写于西周初年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那时还没有出现“武人为于大君”的现象，而这正好符合西周末年的情形。同时作为宇宙两种基本功能的“阴阳”概念在周宣王时才明确提出，而《易经》中却还只有“鸣鹤在阴”一个“阴”字，而且这个“阴”字显然没有哲学的意义，只可能是指山北水南，或者是“荫”字的异体。从而论定《易经》不是作于西周初年，也不是作于战国初年，而是作于西周末年。关于《易经》的写作用意，宋先生是从探讨《易经》本身内容入手的。他在对《易经》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进行反复研究之后，不仅发现每一卦都有一个中心思想，集中说明一个问题，而且六十四卦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前后一贯地在论述一个主题，从而做出这样的论断：“卦象是一个卦的基本内容的形象体现，卦名、卦辞和爻辞都是对它依次作出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说明。”（《周易新论》第98页）以此揆之各卦，无一不通。那么《易经》到底在论述一个什么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急剧变化，致使士人学子无暇躲进自己的思维王国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必须面对社会解决现实问题，这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入世精神特别强烈，而且使中国的古书大都负有政治服务的使命。较古的《尚书》自不待言，就是《诗经》亦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那么与之几乎同时的《易经》也一定有着政治教化的目的。从《易经》中多次出现“王”“大人”等概念来看，从书中推重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

处世哲学分析，可以断定此书决不是卜筮记录的汇集，而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揆之当时的史实，完全与周厉王的情形相合，从而明确提出《易经》是为周厉王复兴周王朝出谋划策的政治书。其所以采用占卦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占卦在当时成为风气，借此易于为群众所喜爱；另一方面是以此奇特的形式来隐秘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周厉王并非贤明之主，替这样一位君主出谋划策，作者的压力自然是很大的。作者的这种用意之所以长时期不能为人们所识破，除了它在形式上采用卜筮断语障住了人们的眼睛之外，还由于它的卦爻辞过多地使用了比喻、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如乾卦就是以“龙”为比，描述周王朝的兴盛历史，揭示周王朝未来的发展方向。屯卦以婚姻为喻，说明应该采取婉转的策略。这种观点的提出无异于易学界的一声春雷，给易学界以极大的冲击。所以宋先生的第一本易学专著《周易新论》198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中国书讯》、《中国出版年鉴》、《国内哲学动态》都认为此书是当前研究《易经》的重大成果之一，此书也因此先后两次重印。此后，海内外不少青年同志纷纷来信，希望宋先生运用《周易新论》的观点，对《易经》作出深入浅出的解释，使这一古老的经典能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于是宋先生又致力于撰写《周易译注与考辩》，1987年，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不到一个月，所印的上万册书即销售一空。这以后，不少书刊都引用、介绍了宋先生的观点，也不时有人慕名而来，或拜访，或请教，或请其讲学，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易学大家。

由于传统的治《易》方法和治《易》成果对人们的影响太深，《易》学领域至今仍然迷雾不少，特别是把《易经》看成是算命占卦的卜筮之书还大有人在。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易传》是《易传》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用《易经》算命占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介绍。要读懂《易经》，要不为时论所左右，必须让人们弄清楚《易经》与《易传》到底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特别是

要让人们明白《易传》到底是怎样利用《易经》进行算命占卦的，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宋先生又动手撰写了他的第三部《易》学专著——《周易经传异同》。

刘周堂

1991. 3. 6